

文 學 叢 刊

煙 苗 季

周 文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典藏



煙苗季

周文





857.7

86650-3  
26



國家圖書館



003907222



高大玻璃窗外的太陽偏斜了，透過窗邊倒垂的芭蕉葉叢射進零零碎碎的黃光來，直窺着那板壁上掛的一本日曆。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

十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

白胖的圓臉，有着一對陰銳眼睛和兩撇淺八字鬚的趙軍需官，用手指很凶的揭開這一張日曆，憤憤的扯它下來，便掉過胖臉來粗聲喊道：

「趙得貴！天天叫你記得撕日曆！撕日曆！你看你又忘啦！哼，一天到晚就只曉得去和別的勤務兵又麻將……」

他這宏亮的喊聲，震得屋角都起着回響；在他坐的櫥子旁邊，他那圍着白紗帳的眼床上，擺成一個大字形，橫躺着就睡熟了的陳監印官，也都一驚的睜開他那蒼白瘦臉上的眼睛皮，從兩條眼縫凸出那模糊的網滿紅絲的眼珠，莫明其妙的看一看，立刻又閉攏眼皮，張開死鱷魚似的嘴，現出兩顆黃澄澄的金牙齒尖，「呼——哈」

「呼——哈」地又打起鼾來。

穿着灰布軍服的趙得貴，蹲在床的斜對面，在那靠壁堆了一排銀元箱和煤油箱之間，地上密麻的排着十幾盞紅色圓燈鐺的美孚燈。他正在一盞一盞地灌進煤油去。忽然聽見趙軍需官的喊聲，嚇得拿着油罇的手一抖，一股煤油一偏就潑在地

板上。

「你傻啦！」趙軍需官憤憤的用手掌在面前的眼簿上一拍，就站起來。「你看又把洋油潑滿一地！這麼不小心！雖是公家的東西，也要曉得愛惜！喂，過來，我問你！」

趙得貴不高興的嚙着喇叭管似的嘴站在他面前，忸怩地用兩手的指頭扭弄着胸前灰軍服的銅鈕扣。

「喂，還有一桶洋油哪裏去了？」

趙得貴一驚，知道那件事被發覺了，不由得慌亂了一下；但他鎮靜着，很快掉過臉去伸一根手指指着前面那排煤油箱：

「那不是十箱，通通在這裏。」

「不，我不是問你這十箱。我是問你從前那十箱。」

「軍需官，你不是看見那十箱是一箱一箱用完的？天爺在上，真是！」

「不，我不是問你那十箱。我是問你從那十箱裏一點一點勻出來的那一桶。」

趙軍需官說到這裏，嘴唇惡狠狠的張開，兩隻眼睛却笑着，偏着頭，在審察着趙得貴的臉色。

「沒有。」趙得貴斬截地回答。「真的沒有。」

「哼，說謊！」趙軍需官怒怔一對眼珠了。「在我的面前，你還玩甚麼花頭？把手放下來，別弄着鈕扣！你來了這樣久，還一點規矩都沒有！別人看見了，成甚麼體統！說話的時候要好好立正！你在我的面前甚麼都不要緊，但撒謊可不行的。那桶洋油……我是說你賣給恆豐祥家管賬先生的那桶洋油！」

趙得貴的臉通紅了，紅得就像一塊火磚。他的兩手直直垂着好像沒有地方攔似的，一面扭弄着軍褲的褲縫，一面答道：

「哪裏沒有。」

「你還嘴硬！你賣給那管賬的劉先生是多少錢？我都知道！就是叫你到恆豐祥去送洋油來的那天下午！那天下午你碰見高媽沒有？」趙軍需官的兩眼又含着



笑了，眼光陰銳的緊盯住他，像要直透進他靈魂裏面。

趙得貴的臉更紅了，避開趙軍需官的眼光，頹喪地垂下頭。

「我說給你聽。那天恆豐祥請老太太吃飯，高媽跟隨去的，她就在櫃房碰見你。」趙軍需官說到這裏，立刻拿起一支白金龍香煙來，含在嘴上，用大指捏開打火機，一點純青的火就跳起來。他燃了香煙之後，使勁的吸了一口，把一團白色濃煙吹在趙得貴的臉上。他閒適地鑒賞着他臉色的變化。

趙得貴忽然抬起臉來，臉由紅轉青。

「哦，軍需官，我那天回來的時候有一件事忘了報告了。就是那天軍需官叫我去叫的洋油是十二箱，當時老太太說拿兩箱送到公館裏去。」

趙軍需官的心咚的一跳，趕快瞪他一眼，打斷他的話。接着就慌忙射出眼光向前面門口一掃；幸而門口那兒是空蕩蕩的，透着一片光。眼光收回來的時候，看見陳監印官仍然在床上橫躺着，一點也沒有動，從死鱸魚似的嘴裏「呼——哈——呼

——「哈」地在大聲打鼾。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氣來。

——「哼，這傢伙居然要報復我！——他這麼想着，便圓睜兩眼憤怒了。想拿起手掌來，鐵鐵實實的打他幾耳光。但他立刻記起那兩箱洋油的事情和這傢伙曾經知道的這兩箱洋油以外的許多事情，他又才勉強把鼻孔裏粗大的呼吸和緩下來，但仍然兩眼不瞬的瞪着他的臉。他這樣感慨地覺着：

——以為說用自己人作心腹，誰知自己人竟是他媽的心腹之患！是的，我早遲一定要撤掉他的！

「哈，我也當了禁煙委員了！」忽然旁邊這麼喊了一聲。

兩個嚇一大跳，都趕快嚴重的把臉旋風似的掉過去，一看，門口那兒空蕩蕩的，並沒有別人進來，就只陳監印官仍然橫躺在床上，兩眼閉住，啞啞嘴，又大聲打起鼾來。但隨即鼾聲又停止了，啞啞嘴：

「哈哈，不敢當！不敢當……！」

趙軍需官和趙得貴都皺着眉頭忍不住笑一笑，互相看一眼。

「自然自然！」陳監印官又動着他那死鱧魚似的嘴唇模模糊糊說起來了。

「呃……呃……這雖然可以弄它幾萬，但也……不過……呼——哈……呼——

哈……哪裏哪裏……」

趙軍需官哈哈笑了起來。

「哈哈！」趙得貴也笑了起來。

趙軍需官立刻皺着眉頭，鼓起兩眼瞪着趙得貴。

趙得貴趕快把嘴閉住了，但還是忍不住：

「嘻嘻！」

「有甚麼好笑！」趙軍需官把臉沉了下來。

門口忽然黑了一團，隨即出現一個頭在那兒探一下。

「哪個！」趙軍需官大聲喊道。

陳監印官忽然停止鼾聲，嚇得睜開了眼睛。

門口那一個頭也進來了，是一個小勤務兵，端正地站在門口：

「報告軍需官！監印官在這兒沒有？有公事請他蓋印。」

陳監印官睜大兩眼楞了一下，隨即坐了起來，看了那小勤務兵一會。

「呵呵！」他恍然地說。用手指揉了揉眼睛，站起來就走。但走不兩步，他却又一楞的站住了，向那勤務兵說道：

「你去，我就來！」

隨即他就轉身到趙軍需官面前來了。

「表哥，」他說。「我跑來等你就等睡着了。請你借五十塊錢給我。」

趙軍需官皺緊眉頭：

「你下月份的薪水不是已經支去一半了麼？」

「監印官！」那小勤務兵又喊道。「那公事等着蓋印的。旅長說，那是清理官產。」

的一件，等着就要發出去的。」

「曉得了！就來！」陳監印官憤憤的瞪他一眼，隨即又掉過臉來嘴角含笑地望  
着趙軍需官。

「喏喏，我這算作是私人向你借的好嗎？」

趙軍需官笑了一下：

「我自己哪裏有錢呀！你曉得。」

「那麼你把下個月那一半支給我，好嗎？」

「我算給你聽：現在各營連的伙餉，上個月的還沒有發，徵收局撥來的款子也還沒有提到，太太前天還叫我送三千塊錢去……你看我們這一個月虧空了這許多，現在就只希望那兩筆官產收來救急！這是你也曉得的。好了，你趕快去把那件公事印好發出去吧，我對這正等得急呢！」

「啊呀啊呀，我才向你借幾十塊錢，你就給我報了這許多！我又不是來查你的

眼的！陳監印官有些氣憤了。「自然我知道你等得急！爲那官產的事情，那事主陳大興前天不是提了一包東西到你家裏麼，你還說你沒有錢！」

趙軍需官臉紅了，立刻帶着責備的聲音說道：

「表弟！你別胡說八道！」

「我只要你把那下一半支給我。」

「此刻沒有現錢呀！」

「那麼票子！」

「票子也沒有呀！」

「嘖嘖！你這人，真是！」陳監印官急得臉紅筋脹的跳起來了。

「好了好了，」趙軍需官趕快陪着笑拍拍他的肩頭。「你去把公事辦了來再

說，好吧？你看你那勤務兵還在等你呢！」

陳監印官無可奈何的嘆一口氣，就轉身跟那勤務兵出去了。

「嘻嘻」趙得貴還望着他出去的背影笑了一下。

「有甚麼好笑！」趙軍需官立刻瞪了趙得貴一眼。「哼，一點規矩都沒有！去把洋燈通通上好了來再給你說！」

趙得貴嘟着喇叭管似的嘴向滿地美孚燈那兒走去；但立刻他又站住，遲疑了一下，就轉身走來了。他站在趙軍需官的背後，嘴唇先動兩動，兩手的指頭扭弄着胸前的銅鈕扣，然後說：

「軍需官！我今天遇着我家大伯伯，他是聽見軍需官要放禁煙委員的消息跑來了！」

趙軍需官對着面前攤開的一本流水簿子坐着，只微微偏過半面臉來，挺着頸根，楞着兩眼聽下去。

「他說，給軍需官道喜！他送了四塊臘肉兩支雞來，我都交給老太太了。大伯伯說，他們這些年因爲年成不好，租谷不好收；去年江防軍打來的時候，他又很吃了不

少的虧；並且去年他的佃戶和別的佃戶還鬧了一次抗租的風潮……今年有些數不下去了！他說，一筆也寫不出幾個「趙」字，少不得來求軍需官，將來賞他一個小委員……」

「曉得了！」趙軍需官粗聲的說，心裏却不高興地想：

——哼，你家大伯伯！他大概忘了去年我們打敗仗退走的時候，送幾口箱子到他那裏去寄放都不肯哼，他現在也記起了軍需官……

他一想到這裏，却也覺得很高興：

——他究竟也來找我來了！但他家二伯伯還不敢來找我呢！那一個有着絡鬚鬚的二伯伯，記得當母親守寡的那年，他們在祖墳山辦清明酒的時候，當着那許多人，他是怎樣一手指着天，一手拍着屁股，詛咒地說要怎樣的看見我們「披襟襟，挂柳柳」！呵！好，我將來就要坐着拱竿的綠紗轎，轎後跟着兩個揹盒子砲的勤務兵打他們門口闖過去給他看看……



他興奮了起來，立刻把頸根一挺。他把香煙插在嘴角，半閉着一隻眼睛，挺舒服的吸了一口，讓兩條白色煙龍打鼻孔從容不迫地直爬出來，輕輕飄散。他又想起將來到差以後的計劃來了：

——不錯，將來我的手下至少也要派四個小委員。老婆的弟弟自然是一個。前天恆豐祥老板曾經向我講起他少爺，那恰恰是由他經手幫旅長又買一份水田的。那天講起來的，那自然是不好推脫的囉！還有……

他越想下去，好像覺得自己已不是坐在旅部的軍需室，而是禁煙事務所的委員室了。

⊙ 抬頭一看，在他坐的辦公棹前那明亮亮的玻璃窗外，天井裏的黃色陽光更加明亮起來，好像在發笑。窗邊五株黃了葉尖的芭蕉看來都好像特別光亮。他於是快

● 「披襟襟，掛柳柳」即穿藍襪衣服的意思。

活地摸着自己淺淺的八字鬚喊道：

「趙得貴！去給我喊一個理髮匠來！」

他掉頭來看時，見趙得貴正在給美孚燈們上煤油，他又才恍然地阻止他道：

「哦哦，現在不忙吧！」



陳監印官跌跌撞撞走來了，兩眼慌張地，在門檻上把脚尖踢了一下，他身子一撞，青毛織貫呢馬褂的袖口就掛在門邊的一顆鐵釘上，撕了很大一條口。他皺着眉頭看看，罵一聲「媽的」就進來了。他伸手拍拍趙軍需官的肩頭，很嚴重的把嘴湊到他耳邊，悄悄說：

「喂，表哥！我剛才印公文的時候，又聽見李參謀在隔壁——」

趙軍需官立刻嚴重地給他遞一個眼色，掉轉頭去喊道：

「趙得貴！去給我泡一壺茶來！哪，就拿前天王營長送來的那普洱茶，泡濃點！」

他看見趙得貴拿壺出去了，才望着陳監印官讓他說下去。

陳監印官好像忽然機警了起來似的，跟着趙得貴追到門口，見趙得貴去遠了，

還向外邊的一間房間看一看，只見遠靠那邊窗下的四五個錄事都在靜悄悄的伏在棹上抄公文，他又才轉身走來。

「噯，這傢伙又在那兒發牢騷了！」他臉色很嚴重的說，兩隻好像睡不醒的繃滿紅絲的眼珠竭力睜大着。「我聽見他好像又在向着余參謀和沈軍醫說——余參謀這人倒無所謂；我頂厭惡的就是那「吃洋雜碎」的東西！他是甚麼東西？一個外國醫院當看護出身的，一個吃洋教的傢伙！他給參謀長做過一回媒，媽的就「揚」起來了！那回當着旅長面前他還故意問我：「喂，你那天買了半打香水是送給誰的？」害得我挨了太太的一頓好罵——呵，我又扯遠了，還是說回去吧。我聽見李參謀說，他說媽的，今年的禁煙委員，參謀處竟一個都沒有得到！他說他們這幾年是怎樣跟隨旅長轉戰了幾多地方，每次他們都在前線，上半年趕走江防軍那次

戰爭，他在挖斷山還幾乎受傷！呵哨，醜死了！他受甚麼傷！我從壁縫裏一看，周圍長也在那兒。他向周圍長說，他就要接吳參謀長去了。你知道吳參謀長和周圍長是拜把的弟兄……」

趙軍需官越聽越皺起眉頭，着急地看着他；他說了這一大堆，還摸不清他所要說的要點是甚麼。於是打斷他的話，搶着笑道：

「喂喂，你究竟要說甚麼吓！」

陳監印官被他這突然的一問，說不出來了，好像他的思路被塞住了似的，蒼白的瘦臉急得脹紅起來。

「我……我的意思是，如果參謀長——」

他的話又被打斷了。因為門口忽然閃進一個旅長的馬弁——吳剛——來。吳剛是一個圓圓的小白臉，兩頰紅噴噴地，像一個蘋果，攔腰圍的黃皮子彈帶和掛的盒子砲都在閃光。他一跨進門檻，老遠就伸出手指指着陳監印官喊了起來；他故意

他的胸口忽然被甚麼東西猛撞一下，砰的一聲響。他嚇得倒退一步，看是一個剛跨進門檻的一個馬弁——伍長發。

伍長發是一個油黑臉的大塊頭，他那圍在腰間的黃皮子彈帶和掛的盒子砲在他那龐大的腰圍上鼓了出來，更顯得他的蠻氣。他鉄樁似的站在門口邊，一手摸着胸口被撞痛的地方，圓圓凸出一對眼珠直瞪着吳剛，嘴唇惡狠狠的顫動着，好像要咆哮出來。

吳剛也圓睜一對眼睛瞪着他，側着身子，一溜的跑出去了。

「哼，媽的兔子！」伍長發見他跑遠了才咆哮出來。他走進來，憤憤的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床的木架子都響的一聲。

他伸手在趙軍需官的烟罐子裏抽出一支香烟來。趙軍需官皺一皺眉頭。

「你曉得吧，」伍長發一面吸着烟，一面向趙軍需官說。「這傢伙是甚麼東西！擦雪花膏，在旅長面前獻媚，媽的，所以旅長甚麼都喊：『吳剛，拿烟來！』或者，『吳剛！

拿尿壺來！」你以為他能上火線麼——屁！」他拿着香煙的右手伸出中指就憤憤的在左掌上戳了一下。「就因為他長得漂亮，旅長才向吳參謀長把他要來的，媽的，狗東西就狂了！監印官，你曉得，前天太太還罵他呢！叫他不准妖精妖怪的——哦哦，監印官，太太請你晚飯後去一去。」

「我曉得了。」

伍長發忽然發現棹上那一架明晃晃的鏡子，他便拿了過來照着自己的臉。那雖是常常照的臉，但自己猛然一看時也嚇了一跳。那是怎樣油黑的臉呵，凸出的額頭，粗亂的眉毛，有點向左歪的鼻子，一個大嘴巴。他皺着兩眉就搖一搖頭。

「軍需官，」他掉過頭來笑道。「你是懂相法的。請你幫我看看今年走的眉運倒底好不好？那天一個看相的向我說，一到走眼運就好了，對不對？」

趙軍需官不屑地白他一眼，隨口說道：

「很好，你的眉運。但是我們還有許多公事呢！」

伍長發趕快陪笑道：

「呵呵，對不住，對不住。我改天再來請教你，好嗎？」他紅着臉，一面把鏡子放回桌上，一面自言自語着：「他們說我今年的眉運是桃花運呢！一見沒有人答理他，他於是站了起來，轉動着頭在房間裏四面望望，使勁的吸了一口煙就走出去了。」

「唉，真要命！」趙軍需官皺一皺眉頭，趕快把煙罐關了起來。但他隨即又後悔了，覺得這忽然給伍長發以難堪，似乎不大好，因為對於他將來總有用得着的時。他就這麼惘然地望了那伍長發剛走出的門口一下，想：

——我下回應該要謹慎些才好！



「你剛才的話不是還沒有完嗎？」

「呵呵，」陳監印官見趙軍需官突然問他，立刻又緊張起來了，嚴重的睜大着兩眼說下去：

「我是說，我剛才看見李參謀同周團長到鄭祕書房間去了，旅長正在那房間。我很擔心我們這委任狀還沒有下來的時候，他們會在旅長面前說甚麼呢！」說到這裏停下了，嘴巴張開，現出兩顆黃澄澄的金牙齒，他就這麼呆呆地望着趙軍需官的胖臉，好像說，你看怎麼辦？

趙軍需官也怔住了，呆呆地看了他好一會，不說話。他感到有些焦躁起來，伸手到桌上去拿香煙，但一見陳監印官拿出一盒茄力克香煙來了，他便把手從桌上縮

回，在陳監印官那盒子裏拈出一支香烟來，點燃，含在嘴上，竭力安慰着自己似的說道：

「我想，很難吧。那天太太不是說過，我們這防區內的三縣，旅長已向司令官在電話上說定，決定你，張副官長和我，我們三個大概——」

「不，很難講，」陳監印官把烟從嘴上拿下來，斬然地說。「旅長的脾氣你曉得，比如上半年打回這裏來的時候，他原說把煙酒公賣局給我的，但後來他又讓給周團長兼差去了！他就是二心不定，怕人家說閑話！」

趙軍需官的心這回可着着實實跳了一下，後腦上好像被誰擊了一下似的，有些發昏了。他立刻感到這危險首先就襲到自己身上。——陳監印官和旅長是直接親戚關係，張副官長和旅長從小就一塊長大的，就只有自己是……

想到這裏，全身都發燒起來了。他站了起來，自己都不知道爲甚麼要站起來，立刻又坐下去。他心裏感到非常的慌亂。

「你借五十塊錢給我好嗎？」陳監印官忽然說。

趙軍需官的心裏恍然明亮了一下：

——哦哦，原來爲的這個！

他才寬慰的吐出一口氣來。但他一想起李參謀這傢伙確也活動得最厲害，天天跑到馬團長家去打牌，前天晚上喝醉了回來還大發牢騷地謾罵……他又覺得陳監印官的話不無原因了。他看着陳監印官的臉猶豫了一下。

「真的，今天沒有錢，明天好吧？」

「可是我今天真是等着錢用。請你幫我設設法吧？」

——媽的，這東西今天硬要挾我！趙軍需官憤憤的想，但嘴角却強笑着說

道：

「好吧，晚上怎麼樣？」

「好，就晚上吧。」

「喂喂，」趙軍需官立刻把聲音放低，笑一笑，說：「你晚飯後見着太太的時候試問一問那委任狀，如何？」



「報告！」

一個宏亮的大聲忽然在門口那兒喊了起來，兩個都嚇了一跳。

趙軍需官趕快昂起頭，很神氣的應道：

「可以。」

但一見走進來的是一個高個兒，大腦壳，滿臉放光，一嘴鬍子，笑嘻嘻的張副官長，趙軍需官便不安的跳了起來：

「呵呵，是你呵！別開玩笑，別開玩笑，你進來就是，怎麼喊起「報告」來了？請坐，請坐！」

他慌忙說着，連連點着頭，讓開自己坐的椅子，伸開兩手陪着笑。

「哈哈！」張副官長宏亮的笑了起來，同時舉起穿着灰嗶嘰軍服袖子的手來，手掌在臉前動兩動。「我走到門口的時候，看見就只你們兩個，悄悄的，在耳朵逗耳朵。哈，我想，他們一定有甚麼好事情。甚麼好事情？一定是陳監印官的事情，是嗎？」

他說着，就對陳監印官擠擠眼睛，隨即就把衝着大蔥氣味的嘴湊在陳監印官的臉前，很嚴重地悄悄說：

「是嗎？昨天晚上白玫瑰那兒好吧？」

陳監印官的臉通紅起來，連耳根都紅透。

「哈哈！對啦！一定是白玫瑰了！剛才吳剛跑來向我說，今天早上他在白玫瑰家門口碰見你紅着一對眼睛出來。哈哈，對吧？」他把臉離開陳監印官的臉了，但隨即又湊攏去悄悄說。「那貨兒是小腳，是嗎？」接着他就哈哈大笑起來。

陳監印官帶笑的瞪他一眼，拿出烟盒來，自己拿起一支煙，就把煙盒送到張副官長面前笑一笑：

「副官長，請抽一支煙呵！」

「哈哈！」趙軍需官也跟着笑了起來。「原來你已經上手了嗎？唉，甚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

看見張副官長拿起一支煙來，趙軍需官便捏燃打火機湊到張副官長的煙頭上去。張副官長點點頭說：

「磕頭磕頭。」便把煙抽燃起來。

趙軍需官見趙得貴把泡好的一壺濃茶拿了進來，他便趕快倒一盃，放到張副官長面前。

「副官長！你嘗嘗看這茶好嗎？這是王營長這次保送那批鴉片煙到省城去了回來的時候帶來的。你看還不錯吧？」

「磕頭磕頭。」張副官長又對着他放下的盃子點點頭說，趕快把嘴唇湊到盃子邊去，但他渾身一抖，趕快又把嘴離開盃子了，吹了一下，啞啞嘴，然後點頭說：

「呃，還不錯。軍需官，旅長問你，由王營長經手的那些剛招來的新兵餉冊送來沒有？」

「已經送來了。」

「還有，」張副官伸手到灰嘩嘩軍服袋子裏掏出一張藍格電報紙來，臉色嚴重地說：「這是旅長剛才交給我的。一個電報。哪，你看。旅長這次新買的五百支步槍，大概後天就要運到了。只是劃撥的這一筆款，旅長問你準備好了沒有？旅長說，外國人那方面是絕對不能失一天信用的！這是最後付的一部份餘款，他們已對我們很通融了！」

「准是準備好了！」趙軍需官說，忽然皺着眉頭，掉過臉來給趙得貴做一個臉色，叫他出去了之後才說：「只是周團長的煙酒公賣局還有三千塊錢沒有繳來呀！有人說他扯去買手槍去了呢。」他把「買手槍」三個字說得特別重，故意嚴重地，看着張副官長的臉，覺得這就給周團長報復了一下。



張副官立刻跳了起來：

「那怎麼行？那怎麼行？」他也嚴重地圓睜兩眼，緊緊盯住趙軍需官。一會兒他又伸起一隻手掌，攔在生滿一圈鬍子的嘴邊，悄聲對着趙軍需官的耳朵說：

「我早就知道他有野心的！我早就向你說過，是吧？我們看看吧。」

他憤憤的坐了下來，手在桌上一拍。

「哼，其實從前他那團長的位置還該我的！他是甚麼？他不過是從敵人部隊裏拖了一營多人來的營長！」

他把手又向前一舉，更興奮地：

「說起來，這又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從前我和旅長還是小孩子的時候……」

「副官長！」陳監印官插嘴道。「這回的五百支槍運來的時候，旅長不是又要成立一個補充團了麼？我想大概是該你的了！」

張副官長鄭重的看了他一眼，隨即嘆一口氣：

「很難說，」他想說：恐怕是該王營長的吧？但他竭力抑制着，把話轉到另一方而去。「吳參謀長不是今天要到了嗎？這就不知道他要搗些甚麼鬼呢！從旅長的口氣裏，似乎也在詫異着，怎麼吳參謀長的假期還沒有滿，就忽然回來了呢？不過旅長有許多事常常二心不定的，假使吳參謀長一回來，他和他一商量，事情又不曉得會怎樣變化呢！」隨即他又把一隻手掌擱在嘴邊悄聲說：「我們這裏都不是外人。照我看來，旅長應該要趕快抓些實力在手上才好！不要光是顧面子，怕人家說閑話。甚麼私人不私人，實力抓在自己人手上就是自己的。」吳參謀長這人很難說，上半年的那次戰爭以後，旅長不是知道他同周團長在和江防軍私通消息？雖是還沒有證據，但終是靠不住的！對吧？」他說到這裏，就伸出食指在空中一點：「而且這回吳參謀長請假回家去買了一座大洋房，還有幾百畝田，請問這些錢是從哪裏來的？而且他買的這些財產就在江防軍的防區內呢！如何？」他興奮的向前攤開兩手，偏着頭直看着趙軍需官。他看見趙軍需官也嚴重着臉色點了點頭。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氣來，

他想：

——這些話給趙軍需官說了是再妥當不過的。

「其實呢，」他息一會又說。「旅長雖是很英明，但有許多事情總得我們大家替他想想才好。人家說，「親戚」不錯，親戚怎麼樣呢？難道親戚不對麼？其實現在的世事只有親戚才靠得住！照我看，現在這拖隊伍的風氣是很不好的，有許多人在這個部隊當連長，一拖過去就是營長，再拖到別的部隊去是團長，再拖，旅長，再拖，師長，真是誰都想幹！所以我敢說只有親戚才靠得住！」他說完，覺得很痛快，於是射出明亮的眼光掃了面前兩個人一眼。

「啊呀！」他忽然詫異的叫起來了，伸一根手指指着這所謂親戚的陳監印官那撕破了的袖口。「你那是怎麼弄的？」

陳監印官臉紅一下，但爲了表示自己的慷慨，他便抓住那毛織質呢馬褂袖口「噤」的一聲索性把它撕了下來，丟了開去。

「這是剛才掛破的！反正我打算重新做它一件！」

趙軍需官見正經話要岔開了，趕快搶着說：

「副官長！你聽見李參謀又在罵我們嗎？他又在說今年禁煙的事情……」

「甚麼？」張副官長立刻跳了起來。「這傢伙如果再搗蛋，我說過，我的拳頭是不認人的！說起來，我同旅長年青的時候就一道拖辮子，我還怕他甚麼嗎？而且我聽說這回的清理官產，那吃洋教的宋保羅還送了他一筆不小的數目呢！怕我不知道麼？那天晚上他那樣子裝瘋發脾氣，我真想捶他一下！他算甚麼東西？他不過是從前吳參謀長當團長時候的一個馬弁媽的，他竟當了少校參謀！」

趙軍需官淫猥地笑一笑，悄聲說：

「副官長，他們說他和吳參謀長一床睡過呢！」

「哈哈，那真才他媽的丟——」張副官長忽然把下面的話打住了，因為門口那兒正送來一個喊聲：

「趙軍需官！」

他便很嚴厲地望着門口。

趙軍需官也嚴重的向門口望着，隨即搶過去幾步喊道：

「呵呵，余參謀麼？」



五

門口一黑，余參謀就走了進來。這是一個瘦瘦的尖下巴的長條子。他一看見張副官長和陳監印官都在那兒，便遲疑地在門檻邊站住了，帶着一種抱歉的臉相，伸手抓抓後腦勺。

「呵呵你們有事，我回頭再來。」他說着，就趕快轉身。

趙軍需官搶着喊道：

「呵呵，我們沒有甚麼事情。余參謀，你是不是來拿你支的錢？」

「是的是的。」余參謀就又停住脚步，轉過身來。

「對不住得很，我這兒的零錢沒有了。晚上你再來拿好嗎？哦，余參謀，我請你在這兒談幾句話，好嗎？」他邊說，就邊向余參謀點頭向門外走。

就在這當兒，忽然聽見隔壁那面的大天井中起了一陣騷動，接着就聽見吳剛大大的喊了一聲：

「旅長下來啦！」

接着就聽見許多很熟悉的馬弁們的脚步聲都向着天井那方跑，跑得轟隆隆地響。在這些脚步聲中，還夾着一羣洋狗的叫聲，「旺旺旺」地好像在爭先恐後一連串跑了出去。越跑越遠，聲音也越叫越小。

「呵，旅長走了！我去！」張副官長慌忙站起來，搶在趙軍需官之前就跑出去了。陳監印官一聽見旅長走了，好像鬆了一口氣，立刻就打起呵欠來了，眼眶滾出來兩顆淚水。

「我也過癮去！」他自言自語地，也跟着跑了出去。

趙軍需官見房裏空了，就又把手一伸，讓余參謀回進房間來。

余參謀不高興地想：

——唉，真氣派！把人家這麼帶出帶進的，難道我是你的甚麼東西嗎？

但他勉強使嘴角強笑着，抬起臉來望着趙軍需官。

趙軍需官從袋子裏拿出一包銀元來，放到余參謀手上：

「這裏是三十塊。」他的臉紅了一紅，說：「剛才我說沒有零錢，是因為陳監印官在這裏的緣故。請你先拿着這，好吧？其餘的今晚上再拿，好嗎？」他覺得自己的臉這一紅，雖然很討厭，但又覺得這也好，因為這使余參謀看來是一種真誠的表示。

余參謀好像很感激似的笑了起來，但他立刻又不笑了，因為張副官長正一路喊着闖了進來：

「唉，我真糊塗！趙軍需官，我的那張電報呢？快些！旅長在營門口等着我呢！」他慌慌張張搶上前，拿起那張電報，又慌慌張張跑出去了。

趙軍需官又估量了面前的余參謀一下，就大着膽子說道：

「余參謀，聽說李參謀剛才又在罵我，是嗎？」



余參謀嚇了一跳，目怔口呆地看了趙軍需官好一會兒，才搖一搖手說：

「呵呵，我不曉得，我不曉得。」

「不，我聽見的。他不只罵我一個，他是在罵我們許多人呢！」他把「我們」兩字着重說了出來，顯然是把張副官長和陳監印官等人也包括在裏面了，他覺得這更顯出自己說話的力量。

余參謀覺得爲難起來了：

——我自己究竟應該站在哪一邊才好呢？

他遲疑着，最後是採取一種折中的辦法，模糊說道：

「我真沒有聽見甚麼，不過，像李參謀那樣一個草包，說話是很隨便的，我想他難免有時傷着人的地方。」他說到這裏就停住了，見趙軍需官只是笑望着他，不開口，而那笑簡直是一種深不可測的笑。他心裏有點遲疑起來了。

——怎麼辦呢？——他想。要走開又不便馬上走開。他於是把自己立在一種調

人的地位又說下去：

「比如那天他喝醉了回來，拍着桌子罵，那的確確是在罵勤務兵，但恰巧你進我們房間來，那……那……這個……那的確是你，不，那的確是大家的誤會。其實這些小事都見不得許多淨……至於他剛才，只是向我說他今天要接參謀長去。」

趙軍需官覺得從他口裏得到的話已很夠了，見他把話轉開去，也就順着他轉開去：

「哦哦，參謀長今天回來了？糟糕，我今天簡直沒有一點空。請你見着參謀長的時候，順便幫我問候一下吧。對不住。我今晚上一定在這兒等你。」

他把余參謀送出門口，看見那又白又紅的瓜子臉兒的李參謀，穿着一套青呢嘜的軍服站在走廊下天井邊的階沿上，左手叉腰，右手拿着一根馬鞭在指着遠遠的一個馬伕喊道：

「馬還沒有配好麼？媽的，你在幹甚麼的！」

趙軍需官於是故意拍拍余參謀的肩頭，裝作和余參謀很親密樣子。余參謀便站住了。趙軍需官的手就在他的肩上不放下來，用着使李參謀大致可以聽見的聲音說道：

「很好。你的話很好。禮拜天請到舍下去打牌好吧？我還想同你談談。」

余參謀開始很感動，但一聽他說下去，心裏有些慌亂了：

——媽的，可惡這傢伙在利用我！——他想着，從眼角看了李參謀一眼，見李參謀也在憤憤的看他。他又覺得爲難起來了：

——媽的，干我屁事就把我夾在中間！

但他不得不笑着向趙軍需官點點頭道：

「很好，很好。」

「李參謀」趙軍需官大聲喊道。「你要接參謀長去麼？」

李參謀把拿鞭子的手揣在背後，掉過那又紅又白的臉來沒有表情地答道：

「不，我不去。」

一個勤務兵跑到李參謀的面前立正，兩手垂下，說：

「報告參謀官！參謀長恐怕就要到了！馬還沒有配好！」

李參謀的臉紅了起來，右手把鞭子舉了起來喊道：

「胡說！」他憤怒的把臉掉開，就腰骨筆直的搖着鞭子跑出去了。

趙軍需官惡笑地望着他那消失了的背影就擠一下眼睛。





李參謀右手搖着鞭子走出大堂外。他直着腰，昂着頭，兩隻釘了鐵圈的皮鞋後跟，在石板路上，嗒嗒嗒地直向外邊走來。他全身都感到緊張，兩頰都好像緊繃繃的發燙。恨不得馬上就飛到吳參謀長的面前去。他想：

——唉，參謀長如果今天還不來，簡直不行了！媽的，我一定向他說去，那禁煙的事情……

他的腦裏就閃現出郊外的景象：一乘四個轎夫抬的綠紗窗的轎子，後面跟着三四個穿灰軍服的勤務兵，正打那太陽黃光晒着的紅崖旁邊樹蔭下經過。他全身的血都更加熱湧起來，手指都發脹了。

一根柱頭撞了他的胸口一下，他才吃驚的醒了，愕然的看一看，又走起來。想：

——我一定要一個人接着他才好。我要先向他說，他二太太的病已經全好了，當那天她忽然厲害起來的晚上，是我親自去找了沈軍醫官去請那教堂裏的外國醫生給她施手術的。那天晚上我真是全身都跑得是汗！呵呵，前天晚上我拍着桌子大罵的事情，我確是有些魯莽，怎麼我不早看清楚一下老趙回來了沒有？但我一定要向參謀長說，只說我罵的是勤務兵，而且是喝得濫醉了以後。不然的話，老趙這傢伙散佈的謠言，參謀長雖不致相信，可是我在參謀長的信任上難保不受影響……

前面，那兩個小方天井之間的甬道前面，張副官長在那兒的門口出現了。他手上拿着一張電報紙，一搖一搖地走了進來，心裏正在不高興——旅長怎麼叫王營長任補充團長而不是我呢？我比他的經驗豐富得多！雖然他是旅長的姪兒子……

兩個穿灰布軍服光了頭頭的兵士正坐在那太陽晒不着的天井邊，憤慨的談論着，沒有發覺他進來。尖下巴的一個用手掌在裸露出的黑毛大腿上一拍，噴濺着唾沫，沫星子說道：



「媽的，我們上個月的餉還不發下來！難道要把我們餓死嗎？一頓也是稀飯，兩頓也是稀飯！」

他旁邊的，那塌鼻子凸眼珠的一個，呸的吐出一口口水到天井去，冷笑地接着：「哼，還是他們第一連舒服，這回同着營長保送鴉片煙到省城去來，都分了幾個了！」

「媽的，這樣不行的！」尖下巴又搶着，「拿錢的時候就是他們，打仗的時候，他們就調到後方去了！」

「你們在這裏幹甚麼唔？」

聽見這粗大的吼聲，兩個都嚇一大跳，趕快站起來，垂着雙手站在旁邊，才認清逼到面前來的是張副官長。兩個都一下子呆了，嚇得趕快站直，等待着一頓照例要來的大罵。

張副官長把他兩個左胸前的一塊長方白布寫的符號看一看。（尖下巴是王

金玉。塌鼻子是杜占熬。他逼着他們的臉孔就咆哮起來，唾沫星子都濺到他們的鼻尖上和嘴唇上：

「哼，這是甚麼地方！你們知道嗎？你們知道旅長的命令嗎？唔！凡是連上的士兵，不准進來一步！」

兩個嚇得把頭直向後躲，蒼白着臉，趕快異口同聲的說：

「報告副官長，我們錯了！」

張副官長舉起手來了。「哼，錯了！」他就給尖下巴一個嘴巴。「哼，錯了！」又給了塌鼻子一個嘴巴。

兩個都被打得後退了一步，又筆挺地站直，各自紅着半邊臉，用恐怖的眼睛望着張副官長那發怒的臉；幸而隨即也就看見那臉上的嘴巴大喊一聲：

「給我滾出去！」

兩個才好像得到大赦一般，趕快把胸口向前一挺做一個立正姿式，然後向後

轉，擠擁着跑了出去。

「哼，這真不成樣子！」張副官長憤憤的說；轉過身來的時候，就和李參謀打一個照面。他那張憤怒的臉更顯得莊嚴了。他感到剛才的威風被別人看見了的愉快。隨就向李參謀莊嚴地笑一笑。

李參謀匆匆的走着，仍然一直搖着鞭子走，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打他的身邊擦過去。

張副官長一怔，想起剛才趙軍需官說的話來，不禁在肚裏冷笑一下，但口上却笑道：

「李參謀，請你等一等，我想同你談幾句話。」

李參謀一面不停的走，一面掉過半邊臉來，笑道：

「呵呵，副官長麼？」隨即他就搖着一片手掌。「對不住，我此刻有點要緊事情，改天再談吧。」他說完，就掉過頭走去。

張副官長的心裏很高興了：

——「哼，你甚麼東西……還是我看見你從當兵一步步爬起來的。媽的，現在也居然在我面前裝腔作勢了麼？」

他這麼想着，更加憤怒了；但嘴上仍然笑道：

「李參謀，請你不忙走，我也有點要緊事。」

李參謀只得很高興的站住了，嘴角強笑着，在皺着的眉頭下面，眼光詫異的望着張副官長。他並不移動脚步，心裏着急地希望他把甚麼要緊話扼要的說完，馬上就走。

張副官長立刻把頭在肩上一歪，嘲笑地看了看他這側身扭腦站着的姿式，然後走上前，用一隻手掌攔在嘴唇邊，嚴重地把嘴湊到他耳邊去：

「你此刻又是忙着到宋保羅那裏去，是吧？」

李參謀的臉通紅了。同時覺得自己目前非常忙着要接參謀長去，他却來這麼

開玩笑，心裏不由地憤怒了，但他竭力按捺着，滿臉堆下笑來，道：

「哪裏哪裏。副官長，我有點要緊事情到別的地方去。」

「宋保羅家那個拖着長辮子的，漂亮吧？是吧？啊？那個常常去做禮拜的？」

李參謀的臉更紅了，把眼珠怒瞪了一下。

「哈哈，是了，是了。」張副官長張開嘴大聲的笑了起來。把手離開嘴，嘴離開了

李參謀的耳朵，兩眼睜斜地看了他一看，隨即他又把嘴巴湊攏去：

「前天你同沈軍醫官在他家打牌，是吧？」

「副官長，你有甚麼要緊事情請你快說了呀！我等着要走了呢！」

「哦哦。」張副官長的臉立刻又正經起來了，微彎了腰說：「喔，我聽見說，關於

禁煙的事情，有人又在罵我，是吧。你聽見過吧？」

李參謀全身都戰慄了。這禁煙兩個字，簡直好像針尖似的直刺他的心。他馬上

就想到趙軍需官。但他忍耐住，拿手拍拍張副官長的肩頭，嘲笑的說道：

「這大概是謠言，謠言。我沒聽見過。不過這類謠言趙軍需官倒常常聽見的，副官長，對嗎？」他說完，感到自己這句話的巧妙，既刺了趙軍需，同時也直攻到張副官長的心病上去。心裏感到一種發洩出去的痛快。

張副官長怔了一下，但他很快就笑了起來。把右手又舉到臉前：

「李參謀，我說句笑話，我們這部裏有些人真也是糊塗得很。比如我是我，趙軍需是趙軍需。但是有些人說話總喜歡把我同趙軍需一道提起，其實是耳朵歸耳朵，角歸角的。是吧？這種人真是殊屬……殊屬已極，哈哈，對吧？」

余參謀匆匆忙忙的走出來了，微笑地向他們點點頭，就匆匆忙忙的擦過他們的身邊走出去了。

李參謀的心跳了一下，直急得暗暗咒罵起來：

——媽的，你要把老子幹麼呀！余參謀若是搶到我的前面去接參謀長，那簡直糟透了！

他恨不得劈臉打這傢伙一鞭子，轉身就走。

「報告參謀官，」一個小勤務兵拿着一張名片站到旁邊來喊道。「宋先生家打發人來說，明天請參謀官過去吃午飯。」

李參謀紅着臉一把就從勤務兵的手上趕快把那張名片拖了過來。

「哈哈，是啦！」張副官長笑了起來。「是宋保羅吧？」

李參謀急得臉發脹了。

「是的，副官長，」勤務兵端正的回答。「就是那宋先生，副官長！」

李參謀掉轉頭就向勤務兵圓睜眼珠大喝起來了：

「混蛋滾開去！你不見我此刻有要緊事情嗎？你的眼睛瞎了嗎？你究竟來瞎纏

些甚麼！」

張副官長的臉立刻脹得通紅，知道他是在罵自己，也兩眼圓睜的憤怒起來。

趙軍需官出來了，老遠就喊：

「副官長！王營長等着你有事情呢！」

他跑了過來，見李參謀那怒衝衝的青臉，和張副官長那圓睜兩眼的紅臉，不由得怔了一下——精透精透！張副官長一定把我剛才和他講的謊話向他講了！吵起來了！——他着急的想着，趕快搶步上前拍拍李參謀的肩頭笑道：

「算了算了。」

之後，就趕快避開李參謀那發怒的眼光，對着張副官長的臉一面擠眼睛，做一個歪嘴，一面笑着說：

「副官長，王營長在等着你呢，就是那五百支槍的事情。算了算了，何必呢，給勤務兵看見了究竟……」他掉過頭去喊道：

「勤務兵！你站在這裏幹甚麼！」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張副官長推開了他，哈哈笑起來了。

「那就很好，那就很好，走吧。」



他拉着張副官長就走。張副官長還向李參謀點點頭笑一笑，才向裏面走去。趙軍需官一面走，一面悄聲地向張副官長說：

「算了吧，這種人你何必同他吵。你看這傢伙爲了禁煙的事情簡直想瘋了，就像瘋狗一樣，到處都要咬人一口。副官長犯不上和他計較。」



李參謀看着他兩個的背影向裏而走，氣得好像要爆炸，兩隻眼睛都在噴火似的。真想追上前去對着那可惡的老趙給他一耳光。最後他喃喃地罵着：

「媽的，你甚麼東西！我怕我不曉得你們這些鬼把戲！好吧，我們等着看吧！」

他氣衝衝的轉過身，拿鞭子很凶的在一根柱頭上打了一下，就囊囊地走出來了。一條橫在面前的門檻把他的脚尖一掛，他便踉蹌的跳了起來，幾乎跌下地去。他更憤怒了，舉起馬鞭來就向門檻狠命的打了兩下，口裏罵着：「我臊你奶奶！我臊你奶奶！」這才又走起來了。一出了甬道，遠遠就看見外面大天井邊走廊下的一隻黑色柱子那兒正拴着一匹有着黑玻璃球般眼珠的高大黃馬。斜晒着的金黃陽光直照着牠，更顯得毛光閃閃。一個穿了一件很髒的灰軍服的小馬伕正拿着一付黃

製皮的有着四個很好看的皮包的鞍子搭在馬背上，那勒着馬尾根的黃銅後轍，就在那鼓壯的馬屁股上面閃亮着兩條金光。他知道這是小馬伏拿錯了，是旅長專用的鞍韉。他又要咆哮起來。但那製皮鞍韉實在黃得可愛，他就又忍耐着了，心裏很願意就這麼將錯就錯，即使旅長知道了，那也該小馬伏挨揍去。他挺着頸根很神氣地走到馬旁邊來，伸着臉去看看馬嘴含的槓子，又看看那馬鞍上盤有金色線的皮包，都很滿意：是一匹很威武的馬。他的腦子裏忽然掠過這樣的念頭了：回頭高高地昂頭騎在那馬鞍上面經過營門的時候，兩旁的衛兵們會如何筆直地舉槍；跑在街上的時候，兩旁的人們會如何地用敬畏的眼光看着他飛跑過去的英武的背影；到了郊外的接官廳那兒，除了自己和這匹馬以外，沒有另外的人和馬，一直等着參謀長的轎子到了，剛剛從轎門踏出一隻腳來，參謀長就一把抓住他的手熱烈地握着：

「呵，還是只有你想得到。」

太陽晒着他的臉，好像熱烘烘的。他就躲開，搖着鞭子退回到天井邊階沿上來，

遠遠緊盯着那小馬伏在拴束着那匹黃馬。

拍肩頭忽然被一隻手掌打了一下。他吃驚的掉過頭來一看，這站在他旁邊笑嘻嘻的是尖鼻子大眼睛黑紅瘦臉的孫連長。

「噲，李參謀，你去接參謀長，是哇？」

李參謀隨意點點頭答道：

「呃，呃——喂，馬伏！你看你那肚帶拴得太鬆了！」

他立刻跳下天井，把馬肚帶拉起來緊了一緊。之後，又走回階沿邊上來。

就在這時候，一個麻臉的大馬伏兩手在胸前抱着一付黑漆木鞍子向着那黃馬走去了，一路走，那吊在馬伏兩腿前的兩個鐵腳鐙磕撞得叮叮咚咚價響。

李參謀的心也咚咚的跳了：

——唉，難道還有誰也要接參謀長去麼？

他還沒有掉頭去問，孫連長又向他肩頭拍一掌問起來了。

「噲，李參謀，今天哪些人去接參謀長？」

「呃呃，我還不大清——喂喂，馬伏幹嗎？你幹嗎要把鞍子調過？」他吼着，就搖着鞭子向着這大馬伏正在解下黃皮鞍子的這兒奔來了。

「報告參謀官！」大馬伏答道。「這是旅長用的鞍子，調一調。」

「胡說！」他一把就抓住馬背上的皮鞍子。

大馬伏苦皺着臉哀求道：

「參謀官真的，旅長前天還說過——」

「胡說！你撒謊！旅長說過甚麼難道我都不知道嗎？別再耽擱我的時間，給我滾開！」

他大聲的吼着，伸手就去拴馬肚帶。

大馬伏無可奈何地搖搖頭，嘆一口氣，又只得把木鞍子拿着走去了。

李參謀轉過身來的時候，忽然看見一個背影向外一晃就不見了。那背影很熟

悉。他想：

——這一定是余參謀，唉，一定是他接參謀長去了！他是甚麼不過是一個上尉參謀！

他追過去幾步，只見外面那更大的，一個閃映着陽光的天井有許多灰色的兵士正在那兒成堆的擁擠着，有戴軍帽的，有光頭的，把大堆黑影子投在地面。他們在談論着，爭論着，有些在揮動着手臂，却不見了剛才看見的那熟悉的影子。他皺着眉頭站一站，又才走回孫連長的身邊來。

「噲，你等我一等好不好？」孫連長笑着向他說。「我也配一匹馬同你接參謀長去。」

李參謀的心又咚的跳一下，圓睜兩眼看着他的瘦臉。他不知道應該要怎麼回答才好。

幸而有一個連上的勤務兵跑來了，端正地把腳跟一碰，兩手垂下，說道：

「報告連長，營長傳下話來說，請連長把士兵趕快集合起來，他馬上就要來講。」

話。」

李參謀這才吐出一口氣，高興起來。

「報告連長，」那勤務兵又說。「營長這回來大概是發那欠餉吧？」

「曉得了！」孫連長立刻把剛才向着李參謀的笑臉收了起來，對着勤務兵嚴厲地說道。「去叫王連附準備着就是，我就來！」

他說完，隨即又掉過臉來，拍拍李參謀的肩頭，臉色嚴重地：

「喂，聽說你們這十月份的薪水都拿清了，是哇？媽的，我們上個月的餉還沒有着落呢！怎麼樣？」

李參謀這回才把自己的注意集中到孫連長的臉上來了。而且同時記起孫連長也和自己一樣是吳參謀長一手提拔起來的人物，頓時覺得親密了起來。他把兩手向兩邊一分，叫道：

「誰叫你不問老趙要呢？你簡直傻瓜！我們不但十月份的，有些人是連十一

月份的都支過了！他忽然把聲音放低下來。『喂，我告訴你，這裙帶軍需要當禁煙委員了！你曉得哇？』他又碰碰他的肘拐，更小聲地。『哼，我最近聽說他們買了不少的田呢！你們的餉，說是要等那兩筆官產拿來填補。其實從前陸續收到的別的那些官產的款子那兒去了？現在就說這兩筆吧，一筆是劉大興綢緞莊的地基，款子還沒有拿到，但那裙帶軍需已得到了不少的油水呢，我告訴你。一筆是宋保羅以前買的廟田，但是照沈軍醫告訴我，宋保羅是教徒，他的背後有外國人撐腰！要等那兩筆款拿來時，都天亮了！但是難道除此以外就沒有錢了嗎？』他張開着嘴巴望着孫連長，立刻他又舉起手來自己回答：『有的，恆豐祥那雜貨店的生意就是！』

他說完，覺得非常痛快，並且用着同情的眼光激動地望着孫連長。

孫連長也憤怒了，臉孔脹得通紅，圓圓的睜大兩眼。停了一會，他說：

『我好像聽見說，團長不是叫營長拿他們這次保商到省城去得來的錢暫時墊一墊？』



「屁！你想你們營長肯麼？他就爲了這事和你們團長頂了呢！你曉得他和老趙他們是打成一片的！」

孫連長見他對營長刺了一下，心裏覺得非常痛快。這營長就好像黑影似的老是擋在自己的前面，阻住了自己上升的路。他於是放膽地攀着李參謀的肩頭向他耳邊說了：

「有人說，營長在運動擠掉團長呢！」

「他敢！」李參謀突然吼出這一聲，自己都好像覺得這不知是從哪裏來的一股力量，一種好像非人的聲音，連孫連長都嚇得倒退一步。隨後，他冷笑一聲，但更堅決的說：

「哼！自從參謀長走了以後，許多事都弄得混亂了！他還回回來，一定要都重新來過的，你等着看吧。」

最後，他帶着很關心的臉相向孫連長說：

「你好好幹吧。前次參謀長來信還問到你，我給你看過沒有？」

「呵呵，那封信我看過了。」

「那就是了。我去見着參謀長的時候，幫你問候就是了！」

「好。」孫連長離開他一面走，一面把手掌舉到頭頂以上說：「那麼請你無論

如何說，我剛要同你來接他的，但是營長叫我去。但我馬上就要來的。」

「好，就是了。」

吳剛跑來了，他的那一個綉花香囊在軍服下面褲腰邊左蕩右蕩的。他一看見那天井旁邊走廊下，一匹剛配好鞍子的黃馬，在金黃的陽光下光閃閃的。他高興的跳了起來，一面用手護着腰間的盒子砲，一面跑着喊：

「哈哈！你們真好，好像猜得着我正要馬似的，居然已給我配好了！」

他跑到馬頭前就去柱子上解馬韁繩。

「幹甚麼！」李參謀咆哮一聲，搖着鞭子就跑過來了。

「吳剛！幹甚麼！」

吳剛見是李參謀，以為是他父來和自己開玩笑來了，他一面解着韁繩，一面抬起臉來笑道：

「李參謀，你看我今天的運氣真好，我來牽馬，馬居然已經配好了，免得我耽擱時間。媽的，伍長發他們正在那兒喝酒呢，如果我去遲一步，那就完全給他們受用了！你看，今天恆興祥老板還特別給我弄了幾樣菜呢！有炒子雞，有炒腰花……」

李參謀氣得臉色眼紅，闖過馬伕的肩旁，一把就抓住吳剛手上的韁繩一扯，嚇得那黃馬甩起尾巴毛跳了起來。

「給我！」李參謀這嚴厲的一聲，臉色由紅變白，吳剛吃驚的倒退了一步。

「你昏了嗎？這是我叫配的！」

吳剛隨即笑嘻嘻地說：

「參謀，別開玩笑，他們在等着我呢！」

「誰給你開玩笑！」他嚴厲的把韁繩拖了過來。他覺得這吳剛今天太不成話了。當着馬伕的面前，是開玩笑的地方嗎？「我給你說，這是我配起來去接你家叔父

的！」

吳剛見他的臉色一直是那麼嚴重，自己不禁呆了一下。隨即他又笑嘻嘻的說：「參謀，這不是我要的，是旅長叫我來牽去的。」

李參謀這一下也呆了，捏着韁繩的五指頓時無力地鬆了開來。馬乘着勢子掉轉頭拖着韁繩就跑。嚇得李參謀和吳剛都跳到兩邊，馬仗跳出去一把就把韁繩抓住了。

李參謀羞得滿面通紅，就像一塊火磚。他不服氣地嚴厲問道：

「旅長要馬幹甚麼呀？」

「旅長要同恆豐祥老板去看鵝毛山的水田去的。」

「哼，你跑來的時候幹嗎不先給我說明呢？」

吳剛喘喘地用手捏弄着褲腰邊的香囊，半認錯似地笑着說：

「真的，參謀，我沒看見你。我慌慌張張的……」

「哼，慌慌張張！」李參謀把這話一說完，也覺得無話可說了。但心裏却像壓了

一塊石頭似的。非常的不高興。自己等着配好的馬，然而旅長要牽去了；自己等着要用的，然而旅長要牽去了！有甚麼辦法呢？他在這時，很感到一種那無形的力量的橫暴了，就好像石碑似的壓着他，而且不敢透一口氣。想起了旅長是在恆豐祥，就不由得連想起趙軍需官那胖臉和張副官長那發光的臉。他覺得周圍的一切，今天都和他特別爲難起來了。他憤憤的看了吳剛好久。吳剛丟開手上捏的香囊，牽着馬韁繩要跳上馬背的時候，他忽然嚴厲的喊住他：

「吳剛！過來我問你！」

吳剛走過來，他就帶着父執輩的口吻，拿起馬鞭子指着他嚴厲的說道：

「喂，我給你說，你別這麼狂頭狂腦的！我聽見說你在同旅長的秋香吊膀子，是嗎？我說給你聽，當心你的腦袋！旅長的丫頭你都可以亂想的？你叔父往常是怎樣給你交代的唔？」

吳剛的臉通紅了，頹喪地垂了頭。他想這一定是陳監印官向他告發了。心就卜

卜的直衝喉頭亂跳。他惱惱的抬起臉來說：

「那是別人造我的謠。參謀我告訴你，今天我在軍需官的門口偷聽了好半天，聽見陳監印官他們在講你呢！」

李參謀很詫異了，趕快湊進一步悄悄問：

「他們在講我甚麼？」

「他們講你同周團長怎樣怎樣。又說禁煙怎樣怎樣。」

李參謀的臉紅一陣白一陣。

吳剛又把頭伸到李參謀的臉旁去悄悄說：

「太太叫陳監印官今天晚上吃了晚飯後到公館去說話呢！」

「啊？」李參謀的兩眼頓時發光了，感到像捉着了重要的秘密似的，全身都緊

張了起來。「你們晚邊的時候是不是能回來？」

「聽說旅長先要到鵝毛山去看那新買的水田，如果還不晚，他打算經過我們

上半年打仗的地方，挖斷山，去看看那些從前作的工事。我想晚邊大概回來的。」

「那就好。」李參謀說着，機警地抬起兩眼來四周看看，見那馬伕牽着馬站得遠遠的，他於是又悄聲的說下去：

「我今晚上就在你叔父那兒等你，如果聽見甚麼，你就跑來向我說吧。」

忽然，那穿得整整齊齊的一身黃哩噠軍服的王營長，屁股後面跟着一個掛盒子砲的弁兵從裏面走出來了，一看就知道他是到連上去訓話的。李參謀趕快退後兩步，又裝着嚴厲的正經臉相，拿起鞭子指着吳剛喊道：

「吳剛！快去哇！你還看着幹甚麼！」

吳剛忍不住笑了笑，轉過身就跳上馬背去。



李參謀吩咐了馬伕，趕快另外再配一匹馬之後，就向着裏面走來了。他搖着鞭子走着，心頭非常不高興。今天甚麼事都不順，胸口好像有一塊甚麼東西塞在那兒，脹得滿滿的，連手指也發脹。恨不得要拿起一隻手槍，見着人就打，打出一些透明的窟窿，打出一些鮮紅的血流，才覺得痛快似的。想起這，他的腦子裏忽然閃現出上半年在挖斷山衝鋒的景像來了，山壩口是敵人江防軍的密集的散兵線，長個子的旅長，頭戴一頂撕去了金線的軍帽，帶着十幾個弁兵，拿着一挺手提機關槍，督促着孫連長的一連兵士，吶一聲喊就衝殺過壩口去。他自己同着吳參謀長跟上去的時候，只見遍壩口的亂石地上，橫呀順的都躺的是屍體，有的是酒盃大的窟窿，有的是盤口大的窟窿，有的半個臉沒有了，有的半個後腦勺沒有了，白色的腦漿，紅色的鮮血，

一翻一翻的眼睛。他當時會感到吃驚，心跳，身上發冷，但同時也感到痛快，因為他覺得也只有這才是最合理的解決。現在他竭力使自己相信這些都是自己和參謀長他們的功績。他喃喃的說道：

「媽的，我們是曾經在前線衝鋒了的，現在吃這盤飯，是完全用性命拚來的呀！」

他一路走來，手癢癢地見着柱頭就打它一鞭子。見着一個勤務兵站在路旁邊，他也打他一鞭子：

「讓開！」他喊道。

他經過副官處的時候，只見那裏面的辦公桌邊趙軍需官正站在張副官長的面前談話，張副官長拿起一支香煙含在嘴上，趙軍需官就拿起打火機湊上去。

「媽的，卑鄙！」李參謀看了一眼，又憤恨了，昂着頭，一衝就打副官處門外邊跑過去。他想，他們一定在看他了，一定在對着他的背裝鬼臉，擠眼睛，戴着指頭又在談

論他的甚麼。他憤恨這些東西簡直混蛋，當面敷敷衍衍不敢講甚麼，就只在背地裏鬼鬼祟祟，挑撥離間，沒有他李參謀光明正大，說來就來他一下！他越走越覺得他想像中的那射到背上來的眼光簡直像針刺。他忍不住了，憤怒的挑戰似的圓睜兩眼掉過頭去一看，但副官處那兒的門口却又並不見一個人影。可是就在他掉過頭去的這一瞬間，胸口突然砰的一聲被撞了一下，撞得他倒退了兩步。他更憤怒了，捏起拳頭就要打人。但一看，面前站的却是穿着一套灰呢洋服，頸下掛有一條紅緞子領帶的沈軍醫官。一股石炭酸和碘酒之類的氣味直向李參謀的鼻孔撲來。

沈軍醫官也正用一隻手掌摸着自己的胸口，皺着眉頭喊道：

「啊呀，你撞得我好痛呵！咄咄！」

兩個怔了一下。沈軍醫官拍拍身上的洋服，拿起一張白手巾來蒙着鼻尖就像柯牧師那種很神氣的勢子使鼻孔「嘩」的響一聲，才向他說：

「我正要來找你呢！」

「甚麼事？」

「就是宋保羅的那事情呀！」

「你同老趙講了怎麼樣？是不是可以減少一點？」

沈軍醫官拿一隻手掌攔在嘴角邊，湊到李參謀的耳朵上悄聲說：

「這傢伙說他沒有辦法，他說：旅長怎麼說他就怎麼辦。」

「鷄巴！」李參謀憤憤的喊出來了。隨後他拉了拉沈軍醫官的袖口，走到旁邊

悄聲說：

「甚麼東西！別人可以少，劉大興的也可以少，宋保羅就不行嗎？他得了劉大興的花邊怕我們不曉得嗎？你沒有向他說那是柯牧師請你來說的嗎？」

沈軍醫官嘆一口氣，用手整整他的紅緞子領帶，用指尖輕輕彈一彈那燙得筆直的神縫上的一點灰，又拿起白手巾蒙着鼻尖「嘩」的響一聲，然後說：

「Yes, 我說了呀，可是他總是和我開玩笑，敷敷衍衍，說些俏皮話，那口氣總好

像說我們得過宋保羅的 Collar 似的。」他說完，兩眼就現出張惶的神色。

「大勒不大勒，那怕甚麼？沒有證據？那怕甚麼？你看你就那樣慌張了！」

「no, no, no,」沈軍醫官連連的說，隨即嘻嘻的一笑。「我——」

「算了吧！」李參謀打斷他的話。「我剛才不是給你說過了嗎？別再找他了，等參謀長回來再說。你去叫宋保羅明天直接找參謀長去就是！我們幫他說就是了，喂，我問你團長還在鄭秘書的房間沒有？」

沈軍醫官覺得他此刻對自己的這態度簡直太不成話了，好像長官對下屬似的心裏有些不高興起來。爲了抗議他這舉動，他就挺着腰，把左手插在褲袋裏，把右手拿起白手巾來蒙着鼻尖，很神氣地「嘩嘩」響了兩聲，然後慢吞吞的說：

「在的。」

李參謀憤憤的離開他，就向鄭秘書的房間走進去了。

天空一朵烏雲溜走着，遮蔽了太陽，玻璃窗上的陽光一收了去，屋子裏就黯了下來，那床中央的銅煙盤上的煙燈火光倒因此明亮起來了，火焰尖一搖一搖的。鄭秘書正躺在煙盤右邊拿着杆子裏煙，周團長則坐在左邊，手上拿起一個豬肝色的扁圓煙斗，用指頭不斷的摸弄着。

李參謀走到床邊來，向周團長點點頭，但周團長恰巧掉過頭去，兩眼出神地看着手上的煙斗。李參謀一肚子的話直朝上湧，但他又覺得不能太鹵莽，也只得跟着他看着煙斗。

「這是「潘允香」，」鄭秘書在煙燈上停了裏煙，說：「是真貨。你看這土色多麼不同，細膩。起碼也有二十年。你看這斗子已經都變成了寶色。」他隔着煙燈伸

出一根指頭來點着，長指甲在煙斗上發出輕微的括聲。

周圍長很佩服地點了幾點頭，見那煙斗上粘了一點灰，他便拿起自己的白綢手巾來很小心的揩着。

「喏，我這裏還有幾對真正的雲南「思茅」斗子。」鄭秘書就伸手在枕頭邊的一隻很精緻的小洋鐵箱裏取出六個煙斗來，有黃的，有豬肝色的。

李參謀也睜大一對眼睛跟着又看「思茅」斗子。其實那是已經都看見過幾次的。但他仍然屏息地看着。鄭秘書拿起那最大的一個豬肝色的來湊到周圍長的面前：

「喏，這就是在民國二年的那一場軍務，王統帥在前綫上得到的。那時我就在他那裏入幕，他把這東西轉贈我了。真是難得的紀念品。」

● 「潘允香」是煙斗中的一種，很有名的。

周團長只是看了看那斗子，沒有接過來，點點頭之後，依然又看着自己手上摸弄着的「潘允香」烟斗。

鄭秘書向着自己手上的「思茅」斗子夢幻似的看了好一會，好像看出了那

些過去了的值得戀念的景象，微笑地喃喃着：

「記得那時王統帥也喜歡做做詩，我們曾經互相唱和。那個人真是好天分，英俊，聰明。他也是行伍出身，真想不到他居然能學會做詩……」

他愕然地望着周團長的臉，見他那看着「潘允香」出神的樣子，不禁笑一笑。

「唉，真是不堪回首，不堪回首。」

鄭秘書又拿起一對黃色扁圓烟斗來了，用右手的長指甲點着：

「你看，這兩個也很不錯。這是趙軍需官送我的……」

他抬起眼來一看，却見周團長只是點點頭，仍然撫摸着那「潘允香」烟斗。

「團長如果喜歡，」他遲疑了一下，說。「我回頭就叫勤務兵給你送去，這「潘



允香」……」

「呵呵，」周團長這才好像從夢境裏拖了出來似的，一條晶亮的口涎忽然從嘴角吊了下來。他拿手巾揩了口涎，笑一笑，然後說：

「那何必，那何必也好，那……」

「這烟斗倒確是不错的，」旁邊忽然有人插進來一句。

鄭秘書和周團長都嚇了一跳，兩個都旋風似的掉過頭來一看，是站在旁邊的李參謀。

鄭秘書哈哈的笑了起來：

「呵呵，你真嚇了我一跳，你甚麼時候進來的，我都不曉得。幸好我們沒有講你的壞話呢，真是所謂「牆有風，壁有耳，」「壁有耳，」哈哈！」

「你還沒有走麼？」周團長問。

這時天空的烏雲溜開了，太陽的黃光直照在玻璃窗上，房間裏頓時又明亮起

來。

李參謀皺了皺眉頭：

「馬還沒有配好呀！」

「你進來多久了麼？」鄭秘書又笑嘻嘻的說。「哈哈，怎麼我沒有發覺呢！」

「團長，」李參謀把臉嚴重地向着周團長。「請你借一步，我有兩句話。」

周團長看了他一會之後，就站起來向玻璃窗下的辦公桌邊走去。李參謀跟在他的後面。他把臉湊在周團長的臉旁邊，使自己的鼻孔呼出的氣不要衝着周團長，然後悄聲說：

「團長，趙軍需又在說你那三千塊錢的事情了！」

「怎麼？」周團長的臉色頓時嚴重了起來。

「我剛才聽見吳剛說，他聽見趙軍需官又在向別人講起這事情……」

周團長的臉色更嚴重了，兩隻眼珠挺了起來。李參謀於是痛快的說下去：

「他還說我們怎麼怎麼樣……」

「混蛋！」周團長的臉脹紅着，捏着一個拳頭就在辦公桌上砰的捶了下去，連桌上的一個茶盤都噹的跳了一下。



趙軍需官手上拿着一包用白紙包裹着的銀元，掀開白布門簾把頭伸進來了。李參謀吃驚地離開周團長退後兩步，全身都緊張了起來，頭上的血劇烈地上湧，圓睜一對眼珠望着趙軍需官。

周團長楞着兩眼看了趙軍需官一眼，立刻就把手掉開去。

趙軍需官在門檻邊不由的遲疑地站住了。三個人間的空氣頓時在非常可怕的沉默中緊張起來。緊張得好像一根纏得太緊了的絃，誰一彈它就要斷了似的。他鎮靜地很快估計一下當前的情勢和怎樣應付，馬上笑道：「呵，團長在這裏麼？」周團長沒有理他。鄭秘書一翻身起來：

「趙軍需官麼？呵，請進來哇！」

「呵呵，」他滿臉堆下笑來說。向周團長點點頭就走到床邊來了。他把一包銀元送到鄭秘書的手上，一面還拿眼角向周團長李參謀那面偷瞟一下，一面說：

「秘書官，這是你要的壹百塊，這裏包的是九十九塊半，我都看了又看的，不過請你點點數，看一看。」

鄭秘書皺着眉頭微笑道：「怎麼是九十九塊半？」

「是這樣的，前天你喊理髮匠來修面的時候，賞了他半塊錢，是你的勤務兵在我那兒借的。請你點點數吧。」

鄭秘書哈哈笑了起來，一面接過去在手上掂一掂擱在枕頭邊，一面說：

「呵呀，你真多心，難道我們還相信不過麼？請坐請坐，你要來一口麼？」他用手指指着燈旁邊的烟槍。

周團長走過來了，坐回烟盤的左邊。

「團長來了好一會了吧？」趙軍需官乘勢就笑嘻嘻的說。

周團長只是睜大一對眼睛出神的望着燈火。

「你要抽一口嗎？」鄭秘書又說。

趙軍需官趕快向鄭秘書掉過臉來，雙手捏起一個拳頭打拱笑道：

「呵呵，不客氣，不客氣。」他偷瞟了周團長和李參謀一眼，又一面說：

「唉，今天的天氣好熱呀！」

「是呀，就是囉。」鄭秘書說。

「其實今天一點也不熱！」李參謀插嘴說。

趙軍需官怔了一下，決定要走開了。但忽然看見周團長抬起臉來望了他一望，

他於是決定再敷衍幾句：

「團長，」他微笑的說。「聽說這幾天——」

「馬弁！」周團長立刻又把臉掉開，拿起身邊的一根湘妃竹白銅斗綠玉嘴的煙杆來，喊道。

房間裏又立刻是一片靜，只有辦公桌上的一架鬧鐘在響着的打打的聲音。大家都聽見它響了幾十下。

「馬弁拿煙來！」周團長又大喊起來了。「媽的，又是到哪裏去造謠去了！」李參謀忍不住笑一笑，搶到門口去喊：

「周子明團長在喊啦！」

隔了好一會，揣着盒子砲的周子明才跑進來了，周團長拿起煙杆來劈面就向他頭上打了一下。周子明咬了咬牙，趕快站直，垂着雙手。周團長又一腳尖向他站得筆挺的兩膝蓋踢去。他的背脊在壁頭上砰的撞一下彈了回來，又趕快筆挺地站直。

「媽的，你又是到哪裏去搬弄是非去啦！拿飯給你吃飽啦！你知道你吃的是甚麼飯？你以為你是甚麼東西？你就狂啦！」

趙軍需官的臉紅得就像一把紅銅火壺，暗暗咬着牙齒。

「報告團長！」周子明帶着要哭出來的聲音端正地說。「部下沒有……」

「拿煙來！」

鄭祕書拿着烟槍在煙燈旁邊半張開着嘴巴呆了。李參謀在趙軍需官的背後抿着嘴笑，忽見沈軍醫官在門簾縫那兒探一下頭，他便向他招招手。沈軍醫官就進來了，走到趙軍需官的旁邊；李參謀趕快站起來，用肩膀闖了他的肩膀一下，丟一個眼色。兩個就坐到一邊去。

「趙軍需官，」周圍長「嘖嘖嘖嘖」地吸燃旱煙之後，嘴角嘲笑地說起來了，「我那裏的三千塊錢，我剛才對旅長說過了，我還得等幾天……」

「嚇嚇，團長，」趙軍需官趕快滿臉堆下笑來。「那就是了，那就是了。無所謂，既然旅長說過……」

「我這人說話從來就是這樣的，嘖嘖，嘖嘖……」

「是的是的……」

「嘖嘖，嘖嘖，我和旅長你知道……」



「團長，請抽這口煙呵！」鄭秘書恐怕有甚麼事要發生了，趕快把煙槍嘴送過來搶着說。

「至於我的煙酒公賣局……」

「請抽喔，這口煙要冷了！團長——軍需官，你看你的勤務兵在門口那兒是在請你的吧？喂，勤務兵！你是請你們軍需官的麼？」他抬起臉來向着門口那兒喊。

那勤務兵就走進門檻來了，筆直地立正答道：

「報告秘書官，我是來請參謀官的。那馬已經配好了！」

趙軍需官這才感到輕鬆了一些，好像背後就要撤去了一門大砲似的。但立刻却聽見李參謀說道：

「你出去叫他等着，我就來！」

他心裏冷笑了一下，「哼，你狗東西今天硬要和我搗蛋！」他就乘勢伸起一隻手掌拍拍前額，轉過身來笑道：

「哦哦，沈軍醫官，你剛才向我講的，你那藥品費，我已經結好了，馬上到我那裏去拿？」

「哦哦，好。」沈軍醫官說着就要站起來，李參謀却擠着他扯了他的袖子一下，但沈軍醫官已站起來了。

「團長，」趙軍需官說。「你請在這裏坐坐，我去。」他強笑着向他點點頭就走出去了。

李參謀帶着嘲笑的眼光直看着他在門廳那兒消失了，才把眼光收回來，立刻碰着周團長的眼光，兩個就對射了一個會心的注視。





趙軍需官走出鄧祕書的房門，頓時胖臉發紫，兩撇淺淺的八字鬚也抖動了兩動。他緊緊咬着牙關，憤憤的想道：

——哼，此仇不報非丈夫！媽的，你狗東西侮辱我，你同江防軍私通消息怕我不知道嗎！好的，我們看罷！

在拐彎過去的天井邊，周子明正坐在一條凳子上，右手拿起一張手巾在擦眼眶邊的淚水，鼻子紅脹着；左手掌則在揉搓着膝蓋。他見趙軍需官走了過來，就趕快站了起來，忸怩地喊了一聲：

「軍需官。」

趙軍需官看也不看他就走了過去。但立刻趙軍需官又警告着自己：「這樣的

人在必要時也是有用的！」他便停住步，掉過臉來，皺着兩眉，帶着同情的眼光說道：

「呵，你坐在這裏麼？」

「是的，軍需官。」

趙軍需官伸出一根手指指着他的膝蓋，顯出認真的臉相說：

「呵，你那裏踢傷了麼？」

周子明非常感動了，伸手拉起褲管來，多毛的腿子上面的膝蓋上黑了腳掌那麼大一塊，還擦破一網皮，紅血正泛了出來。

「呵呀，這踢得好凶呵！」趙軍需官驚異的睜大兩眼說。「唉，你們團長太粗暴了！你這要趕快弄點藥才行，如果有罇東西鑽進去會爛的，從前有一個伙伙也就是這樣爛掉的，後來還割去一隻腿，弄得只好爬着走路呢！我那裏有些藥膏，你趕快去叫我那趙得貴給你敷上去！」

「謝謝軍需官！」周子明立一個正，感動地帶着顫聲說。

「那有甚麼。我真沒有想到你們團長會這樣對你們的！好了好了，你同我來，我給你吧！這還是踢得太凶了！」

他把周子明帶進自己的房間，拿出一個小小的扁圓盒子給他：

「你擦吧！」

周子明一面揭開藥盒，一面說：

「這好像是兜甚麼的藥膏吧？我前天看見錢秘書的勤務兵拿這來擦楊梅瘡。」

趙軍需官立刻眉毛一揚，發現了甚麼秘密似的，笑道：

「哦，就是司令部來的錢秘書麼？聽說前天在你們團長那裏，是麼哪？你看，你那流血的地方要多搽點。」

「是的，」周子明一面搽，一面說。「他那天和團長兩個在房間裏談了好半天。」

「你再多搽點呀！不要緊的。他和你們團長談些甚麼？」

「不曉得。這已經搽得很多了。那天團長叫我們不准進去。」

「你就把這盒藥膏帶去吧！你這要天天搽才行的。他們談了好久？」

「謝謝軍需官。他們談了好久，我已記不清了。」

「是很祕密的吧？」

「大概——」周子明忽然發覺趙軍需官一步一步的在追問他，同時記起團長平時在家裏罵趙軍需官的情形來，有些吃驚了。好像感到大禍臨頭似的，慌張地掉過頭去，向背後門口那兒望望，然後悄聲地帶着懇求的眼光說：

「軍需官，我剛才講的話，請你不要向團長說啊，如果團長知道了，我又會挨揍的！」

「我向誰說？」趙軍需官笑着說。「你剛才說「大概」是甚麼？」

但他忽然慌張一下，趕快說：



「好了好了，你聽，那老沈來了，你趕快出去吧！你藥用完了再來拿吧！」  
他心裏却冷笑道：

——好，我又知道了你們的一件秘密好的，我終有一天要知道你們的祕密！



趙軍需官迎着沈軍醫官，滿臉堆下笑來：

「呵呵，沈軍醫官，請坐請坐，你的錢我已結算在這裏了。」

沈軍醫官左手插在褲袋裏，右手拿起手巾蒙着鼻尖，很神氣地「嚇」了一聲，才把手伸了出來，擺在趙軍需官胸前笑一笑：

「你不是開玩笑的麼？」

趙軍需官立刻正色道：

「誰給你開玩笑！隨就笑了起來，『開玩笑是開玩笑的時候呀！』」

他立刻走到箱子去取出一包銀元來，送到沈軍醫官的手上。沈軍醫官才要打開，趙軍需官馬上又拖了下來，擺在桌上：

「不要忙呀！坐一坐，喝一盃茶，你看我這裏有一種新從省城帶來的普洱茶。你嚐嚐看。」

他拿起茶壺倒出一盃茶來，擺到沈軍醫官面前。沈軍醫官詫異的望着他，肚子裏面却在暗笑着：「哈，這傢伙今天又在和我玩甚麼花頭了！」他笑道：

「老趙，你和老李的衝突好像很那個吧？What right？」

「哪裏哪裏。」趙軍需官笑一笑說。「其實我對他毫沒有一點意思。比如那天晚上他拍着桌子大罵，我一點也沒有和他計較。一口冷水，我吞了就是了！你也是跑過江湖的，你知道，大家都是在外邊幹事情，混飯吃。難道誰是怕誰的？我這人頂受得氣，頂忍得氣——」

「所謂和氣才能生財呀！哈哈！」

「我爲甚麼不忍氣呢？」趙軍需官看了他一眼，又說。「我這人頂怕人家說閑話，好像說我是旅長的親戚，就倚勢凌人！其實說起來，我們是憑本事吃飯，我對人講

話就頂不願提這甚麼「親戚」兩個字……」

「對呀，對呀！你老哥還有甚麼說的？」沈軍醫官笑嘻嘻的說，拿手掌拍了他的背一下。「老李這人有時候的確有些使人難受，他不管人家的面子下得去，下不去，就像放拍擊砲似的，砰砰訇訇就給你放出來！」他記起剛才李參謀對他那種態度來，有些憤怒了。隨即他又湊近臉來，一手攀着趙軍需官的肩頭笑道：

「不過，老哥，那宋保羅的事情究竟怎麼樣？」

趙軍需官忽然皺着眉頭看着他的臉，不說話，一直看了十幾秒鐘。沈軍醫官莫名其妙地臉紅起來了。

「喂喂，那事情究竟怎麼樣？」

趙軍需官仍然嚴重的看着他的臉，眼睛在一映一映地。

沈軍醫官也忽然覺得嚴重起來了，伸手到桌上去把那一方鏡子拿了過來，照自己的臉：臉白白的，油晃晃的，兩道劍眉，兩隻三角眼，一個尖鼻子，一張薄嘴巴。他

又看看趙軍需官的臉笑道：

「你在看甚麼呀！」

「你這印堂！」趙軍需官伸一根手指指着他那鼻根以上兩眉之間的那一塊皮肉，說。「你這印堂的確很不錯：開闊，明亮。」

沈軍醫官拿起鏡子來照一照，「印堂」那兒也果然開闊，油光光地，白皮膚下面隱隱露着紅色。他自己也覺得很可愛，有些莫明其妙的感動了。他張開嘴巴望着趙軍需官。

「你這兩道劍眉和印堂是一步很好的運，起碼也可以做一任縣知事。」

沈軍醫官忍不住微笑了，很感動地又拿起鏡子看看他的「劍眉」。

「你伸起手來我看看。」

沈軍醫官把右手伸出去。

趙軍需官哈哈笑起來了：

「是左手呀！男左女右，你都不曉得麼？」

沈軍醫官紅着臉把左手伸出去。趙軍需官一把就抓着捏一捏，皺着眉頭笑道：

「你有梅毒吧？你的手心這樣熱。」

沈軍醫官立刻就把自己的手拖回去，不好意思地也笑了起來。

「別開玩笑，別開玩笑。」

「誰給你開玩笑，拿出來呀，我要看你的手指。」趙軍需官帶着正經的臉相說。

沈軍醫官又伸出左手來了。趙軍需官用自己的大姆指的指甲按一按他中指

的指甲，那肉紅的指甲白了一下。

「你的指甲很好，」他說。「你將來一定是可以獨立發展的人物，比我們這批

人都有希望，比李參謀都有希望而且在他之上。照你這指甲看來，你應該有些剛性

才好。可是你在李參謀的面前就那麼柔了呀！」說到這裏，他就哈哈大笑起來了。

「你看我這要到甚麼時候才上運？」

「明年，起碼明年。」

「好啦，好啦，宋保羅那事情怎麼樣？」

「甚麼呀！」趙軍需官裝作驚愕的臉相望着他說。「我不是已經給你說過麼？  
旅長已經決定了。」

「唉，你這人真是，你只消同太太說一句就成了！」

趙軍需官怒睨一對眼珠了：

「老沈，你怎麼這樣給我說？太太是太太，我是我，你怎麼……太太雖是我的親戚，我從來不向她說這類話的。可是你也何必？我問你，宋保羅家那大辮子是你的，還是老李的？難道你們是「同靴」嗎？」

●「同靴」是共同「嫖」一個女人的意思。大概是一個男的靴子在床前，另一個男的在下床時也穿它。

「哪裏哪裏。」沈軍醫官的臉通紅了，趕快拿起手巾來蒙着鼻尖。「嘩嘩」了兩聲。「你別亂說呀！」

「可是你被老李把你愚弄了！」

沈軍醫官不服氣的：

「老李管老李的，我受他甚麼愚弄？」

「你不受他愚弄，可是他說一句你就像捧聖旨似的算一句！」

「笑話笑話！我捧他的「聖旨」麼？我捧他的甚麼「聖旨」……哼，笑話，我自

有我的人格！」

「那當然好極！」趙軍需官再激動他一句：「可是你那天被他罵得就像乾兒子似的！」

沈軍醫官憤憤的在他背上拍了一掌笑道：

「你哥子總是喜歡和我開這樣大的玩笑！不同你說了吧！」他站起來就數銀



元，忽然記起李參謀馬上要走，在等着他有要緊話，他於是趕快包好銀元馬上就走。  
了。

「忙甚麼呀！」趙軍需官嘲笑的說。「老李在等着你麼？」

「哪裏哪裏。不是的。」沈軍醫官臉紅着，趕快避開趙軍需官的眼光就走出去

趙軍需官憤憤的在桌上一拳罵道：

「豬媽的，簡直是他媽的一條豬！」



晚飯過後，太陽收了它最後的一道光線，玻璃窗暗了下來。床上的白紗帳也漸漸失了光彩，變成了模糊的灰色。

陳監印官笑嘻嘻的跑進來了。他邊跑邊喊：

「表哥，表哥，我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趙軍需官高興的站起來迎着他笑道：

「甚麼好消息？」

陳監印官拍手道：

「甚麼好消息！哈，真是快活的消息！」

「那麼甚麼呀！」

陳監印官伸出一隻手掌來：

「你把答應我的五十塊錢先給我，我馬上就告訴你。」

趙軍需官皺着眉頭：

「我不是給你說等晚上麼？」

「難道這是早晨麼？」

「那末，你到太太那兒去了麼？」

「你趕快給了我，我就給你說！」

「好的好的，給你就是。你說呀，甚麼好消息？」

陳監印官只是看着他，不說話。他只得走到箱子去取出五十塊錢，一面高興的

想：

——一定是那禁烟的事情成功了！這好了，即使吳參謀長今天來了也不怕了！

陳監印官接過錢數了一數，之後，拍拍趙軍需官的肩頭笑嘻嘻說：

「對咯對咯，你這才真是好人。我告訴你，李參謀今天騎馬出去，在街上很凶的打着馬跑，踢倒一個人了！」

趙軍需官好像感到受騙似的，立刻說：

「這算甚麼好消息呀！我倒以為你是到太太那兒去來了呢！」

「難道這不是好消息麼？」陳監印官也不服氣地紅着臉說。「李參謀闖了禍，難道不算好消息麼？」

趙軍需官退一步想，也覺得這倒也算得是一件好消息，頓時又忍不住微笑起來了，趕快問：

「那人死了沒有？」

「我聽見講是這樣的，他打着馬在街上跑，嚇得街上的人亂竄起來，有一個人來不及躲開，他就把他撞翻了，馬從那人身上跑過去，許多人就圍着看，真是鬧得滿城風雨的！」

「死了吧？」趙軍需官立刻緊張的問。

陳監印官把右手在左手拿着的銀元上一拍：

「我也以為踢死了呢！真是唯願他踢死才好！可惜只是撞倒一下，沒有死，可是頭上碰了一個疱了呢，有烟盒子那樣大，不，有我那一個煙斗子那樣大，一個青疱。這是魏副官回來向我講的。」

趙軍需官又感到一點輕微的失望，但隨即又覺得這也好！總算聊甚於無。心裏漸漸也就覺得痛快起來了，他揭開烟罐，拿起一支煙來，按燃打火機，使緊的吸了一口，痛快的吐出一大團白色的濃烟來。他把煙罐遞給陳監印官：

「你抽麼？」

「呵呵，我有我有。我不高興抽你這種煙。」

「你現在就到太太那裏去麼？我想同你一道去。」

「你去有甚麼事？」

趙軍需官伸起一隻手掌拍拍額頭笑道：

「哦，我幫太太送一筆利錢去。」

「那麼走吧。」陳監印官很高興的喊道；因為他記起往常自己獨個人走出營門口的時候，自己老遠就準備着要點頭了，但是兩邊站着的衛兵好像沒有看見他似的，懶懶的抱着槍桿。他紅着臉走了過去之後掉回頭來一看，却發現他們正在指着他的背嘲笑，有時還聽見誰輕輕的罵了一聲：「舅子！」

他這回同着趙軍需官一道出來了，遠遠就看見那高大的營門左邊一字兒坐着的十來個灰色全武裝衛兵，頓時振起精神站了起來，拿好槍站成稍息的姿式。備着。門外階沿兩邊的兩個站着的衛兵也把駝下的背伸直起來，也把槍枝傾斜地握着做着稍息姿式。他於是靠緊趙軍需官的身邊走，昂着頭，挺着頸，準備着。到了門口，只聽見一個班長大喊一聲：

「敬禮！」

衛兵們立刻一斬齊地立正，把槍靠攏身邊去，站在階沿兩邊的兩個，則在胸前舉起槍來。

他跟着趙軍需官點了點頭，兩眼一望着街心，只見許多過路人都帶着敬畏的眼光望着他兩個。他忍不住抿嘴笑一笑。

「表哥，」他說。「你這管錢的究竟比我這管印的舒服得多。」

「別講話。」趙軍需官打斷他的話。「聽，他們在說甚麼？」接着就聽見了：

「媽的，我們的餉通通拿去買田去了！」

「哼，我禽他的舅子！」

「嘻，他們在說甚麼？」陳監印官詫異的張着耳朵問。趙軍需官臉色嚴重地拖

他一把：

「別管他，走吧！」

趙軍需官感到了一種緊張，脊梁上的每根汗毛都倒豎起來。他覺得這又一定

是李參謀搗的鬼了。在街心的人叢中走着的時候，他沉着臉，咬緊着牙關，憤憤的想：  
——哼，好的，李參謀，只怕你有一天要認得我！





他兩個向着旅長的公館走來。

公館是一座高大房屋，兩邊是八字形的很高的灰色磚牆，當中是很寬大的黑漆大龍門。門旁邊站着一個武裝的衛兵，見他兩個進來，馬上就把握着的槍收攏去行一個敬禮。他兩個點頭就進來了。一個花白鬍子的老頭子門房垂手站在旁邊。他們又點了點頭。進到第三個天井的時候，只見王媽拐着一雙小腳兒笑着在一旁站一站就走了出去。秋香則正站在天井旁邊的一張方桌邊擦着玻璃燈鐔的煤油燈。

秋香是一個十八九歲的丫頭，臉子圓胖胖的，兩腮脹着健康的血紅，背後拖着一根大黑辮子。一見他兩個進來，便轉過身來笑道：

「監印官太太正在生氣呢！」

陳監印官跑上前去，皺着眉頭抓着秋香的袖口急問：

「甚麼事？」

秋香羞得滿臉脹紅，馬上甩脫陳監印官的手，就向裏面跑，喊道：

「太太，監印官來啦！」

太太正橫躺在床上，兩手按着肚子，口裏發着酸嘔。一聽見喊聲，她便一翻站了起來。秋香已打起繡花軟簾。她一走到門口邊，便倒豎兩彎細眉，蒼白的瓜子臉沉了下來，兩眼陰淒淒的，伸出食指向着陳監印官一指，但她的話還沒有說出，就嘔出一口清水。

「明弟！」她吐了清水之後，憤憤的說。「你怎麼這麼不爭氣！竟這麼大膽的去嫖娼宿妓！害得我替你們受氣……！」

陳監印官的臉通紅起來，憤憤的說：

「啊呀！這不知是誰又造我的謠！你不信，你問趙軍需官看，我在外邊嫖過沒有？」他一把抓住趙軍需官的左手，掉過臉去。「表哥，我在外邊嫖過嗎？」

「哼，像你這樣的不爭氣，還想當禁煙委員嗎？旅長說，不給……不給不給……」

陳監印官嚇了一大跳，全身都緊張了。他拉着趙軍需官湊到太太的面前兩步，憤憤的說：

「啊呀！姊姊，你看這不是多麼明顯，就爲那禁煙的事情不是有人造我的謠嗎？你一天到晚都在公館裏關住，哪裏曉得我們旅部的人些爲了這事情的明爭暗鬥呀！李參謀想得最厲害！沈軍醫也想，余參謀也想……許多人都想，你看這不是人家造我的謠嗎？你問趙軍需官，只有他才是真正知道我的，我在甚麼地方嫖過呢——表哥，你說？」

「可是無風不起浪。」太太有點懷疑起來了。

「啊呀，無風不起浪。誰來向姊姊說的？」

「哼，誰說的，今天上午吳參謀長家二太太來看我，她向我說的。難道人家還來害你嗎？旅長氣得直罵我，說我一點也不管你，說我護短，說我簡直拖累了他，哼，你們簡直給我氣受！」

「表哥，你看你看，這真是天曉得！吳參謀長家二太太，這是一個多麼好的好人呵！姊姊，我告訴你，吳參謀長和周團長在上半年打仗的時候，和江防軍私通消息，你曉得嗎？李參謀，他們說他和吳參謀長一床睡過，你曉得嗎……」

太太一下子嚴重了臉色，伸手就去蒙他的嘴：

「你怎麼這麼不知輕重，胡說八道！」她還沒有說完，就嘔出一口清水。

陳監印官氣得直發戰，仍然不斷的說下去：

「前幾天李參謀爲了禁烟的事情，拍着桌子大罵表哥和我，說我們甚麼甚麼的，你曉得嗎？今天他還慫恿周團長指桑罵槐的當着鄭秘書他們發表哥的脾氣，你曉得嗎……」他越說，越覺得自己非常委屈，憤怒着，像要哭出來似的。「表哥，怎麼

你不講話？」他抓着趙軍需官的手就搖了幾搖。

太太沉靜下來了，呆呆的望着他弟弟。覺得弟弟那樣子也可憐，人年輕，自然難免人家欺負他。他想：「難道我才一個弟弟都容不得嗎？那些狠心的人？」她忽然記起吳參謀長在兩月前和旅長玩笑似的說：

「旅長甚麼時候去把太太接來也？許能夠快一點抱一個少爺吧！」

一直到今天旅長還在提起太太還說要把她接來！她不由得怒了，她想他們排擠她的弟弟，不明是排擠她自己嗎？她堅決的想：

——我不怕的，只要我這生下來的是兒子！

「表哥，」她按下怒氣說，「那都是真的嗎？」

「如果不真，你砍了我的頭去！」陳監印官搶着說。

趙軍需官笑一笑，不說話，只向門旁邊那打起簾子的秋香看了一眼。太太怔了一下，掉轉頭，用食指在秋香的額上一點，憤憤的說：

「你在這裏看着做甚麼？軍需官來了，還不去倒茶嗎？旅長這兩天把你一誇，你就狂啦！你這小蹄子去把你的洋燈擦好來！」

秋香趕快垂下頭，放下簾子，給趙軍需官倒一杯茶，嘟着嘴就走了。



五

「一切都是真的，太太！」趙軍需官微笑的說。

「難道他們造我的謠也是真的嗎？」陳監印官又搖了他的手拐肘一下。

趙軍需官笑一笑，看他一眼，然後說：

「太太，我想關於禁煙的事情，也只怪我們的防區太小了一點，如果多得一兩縣的話……」

太太皺起眉頭：

「你明白點說吧。」

「李參謀他們最近確是活動得最厲害。他要排擠我們，有甚麼謠言造不出來的？所以我說那一切都是可能的。當然他們也不只對監印官和我……」他微笑着

吞吞吐吐的說。

太太見他話裏還有話，於是拉起簾子來說：

「軍需官，你進來。」

趙軍需官跟着太太就向房間走去，陳監印官趕快拉着他的手，嘴唇湊到他耳邊去悄悄說：

「你要對我說話呵！」

趙軍需官點頭笑一笑就進來了。他走到長窗邊的一張擺着一個花瓶的半圓桌邊，見太太嚴重着臉色站在面前，他於是嘆一口氣道：

「太太，我真怕，真怕有一天被人家暗地裏打了我的靶。我想，我給旅長效的力，給太太效的力，幸好還問心無愧。我想等旅長哪天有空，我要向他請一下假休息休息一下了！」

「爲甚麼？」太太更加莫明其妙了，嚴重地說。「你給我說，有甚麼危險？」



「我也勸太太和旅長留心一點……」

太太的心咚咚咚的直衝喉頭跳起來了，臉色蒼白了起來，她急得埋怨地說：

「你說呀！」

「太太該曉得連上上個月的餉還沒有發吧。」他鎮靜的開始了，「但這不能是我們的過，是司令部老不發下來的緣故呀。其實別的地方有些部隊何祇才欠餉兩月！可是我們才欠兩月，周團長下面的各連在醞釀着可怕的危險呢！我剛才出營門來的時候，就親耳聽見那些兵在罵着說：『媽的，通通把我們的餉拿去買田去了！』看吧，我認得你，我的槍子認不得你！……」

太太蒼白的嘴唇嚇得張了開來，慌忙的說：

「誰把這買田的事情傳出去的？」

「太太，據我看，你們這裏的吳剛得留心他一下才好，他是和李參謀他們是很密切的……」他說到這裏不說了，緊張的看着太太的臉。

「吳剛？」太太一提到這名字就憤怒了起來。「哼，這鬼東西妖精妖怪的滿臉擦得白白的，沒有事就在旅長的面前幌來幌去，那真是不要臉！我那天同旅長說，你把他收上房來算了！哼，這鬼東西，我早就要提防他的！他做了些甚麼？你說？」趙軍需官忍不住笑起來了，他還沒有說出來，太太又接下去：「哼，那李參謀？那輕狂的樣子，我第一眼看見他就討厭！他敢？」

「諒他一個人倒不敢。」趙軍需官微笑地但鐵實地說。「可是他的後面有周團長和吳參謀長……」

太太此刻一聽見吳參謀長這幾個字就非常刺耳。她憤怒的說道：

「哼，你怎麼不早給我說？」

「我不敢，太太！我就頂怕人家說我播弄是非。」

「哼，旅長本來早都忘了太太的，就是前兩月他給旅長一提，旅長又說要去接了！害得我和他吵了幾次。他說我不會生兒！哼，不會生兒！」她又嘔了一下，吐出一

口清水，同時拿一隻手掌拍拍自己肚皮憤憤的說：「我就生一個給他看！表哥，你看我一個弟弟咧，不爭氣。外邊許多事，我也不曉得。我只有希望你了！你怕甚麼？放心做下去！他們有甚麼，你只管來告訴我。你看這些事，要不是你來說，連旅長都蒙在鼓裏。真是上半年那一次知道了他私通消息，旅長把他趕了就好了……留下這樣的禍根……」

前：  
趙軍需官伸手到懷裏掏出一張二百元的紅票來了，雙手捧着送到太太的面

「這是鼎泰綢緞莊的利錢。太太還是要現錢，還是一起放到恆豐祥去？」  
太太拿起票子來看看，仍然遞回趙軍需官的手上：

「你給我放到恆豐祥去就是了。還有隆盛和陳大興的利錢呢？」

趙軍需官笑一笑，一面把紅票裝進懷裏一面說：

「太太，那隆盛的我今天去過，說下鄉收錢去了，我打算晚上再去一下。至於那

陳大興的，他說，請太太減輕一點他的利息，他實在付不起……」

太太兩眼圓睜的怒了：

「胡說！三分半的利，難道還虧了他？他不就把本錢通通給我收回來好了，我又不是靠利錢吃飯的！」

趙軍需趕快陪笑道：

「太太，我看他最近的確也有些難，他這回的官產就要付一筆大款子出來。」

「不行，他這回的官產的事，我已經幫他說了好話了，他倒想在我的利錢上刮油啊？真是人不宜好，狗不宜飽，你給他說，他再不拿來我就要派人去關他的店門！」

「好好，那就是了，我再去催他就是。不過我想問問太太，那禁煙委員的委任狀……」

「那委任狀？」太太被他這突然一問，怔了一下，因為她的腦裏正集中在利錢上。好一會，她才恍然地笑了起來。「呵呵，我已經給旅長說過了。我再幫你催催好了，」

可是你一定要去把陳大興的錢給我來呀！你給他說，先把我的錢付了，再繳那官產……」

「是，是。」趙軍需官連連的說；最後忽然笑道：「太太聽見講，今天下午李參謀在街上騎着馬跑衝倒一個人嗎？」

「啊？」太太吃驚的圓睜兩眼望着他。「阿呀，踢死人沒有？」

「沒有。太太說是傷得很凶呢！」

「哼，真是太狂得太不像樣子了！我要給旅長說的，看他狂到哪裏去！」

忽然，遠遠的，在大門口那方起着洋狗的吠聲，旺旺地。起頭是聽見一個狗叫，接着就聽見幾個合叫，聲音漸漸近來了。

「旅長來了！」太太緊張了起來說。

趙軍需官趕快把想起的話簡捷的說道：

「太太，你們這秋香也要注意一下才好。」

太太怔了一下，張開了嘴巴。但那羣狗叫的聲音越近來了，她的心咚咚咚的跳了起來，來不及再問，趕快拉開門簾說：

「軍需官，你趕快出去，趕快到那邊的一間房間去！」



六

太太走出門簾來喊：

「秋香！你這小蹄子，還不快把洋燈拿來！旅長回來了！」

她又趕快走進房間，左手拿起一方鏡子來照着臉，右手拈起粉撲子來在臉上慌慌忙忙的撲了幾撲，又用手指掠掠耳鬢邊的髮絲，之後，就趕快走出來了。

就在這時，前面的門檻那兒，首先跳進兩條高大的黃洋狗，一進門就直向太太的腿前跑來，接着門檻那裏又跳進五六條黃色和白黑花的洋狗來，跑得地板轟隆轟隆價響。圍繞着太太跑一圈，就在窗邊分散開來了，站住，抖着舌條，望着前面。前面，旅長在天井那兒出現了。他的背後簇擁着十幾個掛盒子礮的弁兵。旅長是一個高個兒，油黑的圓臉，兩道濃黑眉毛，一個端正的鼻子，兩隻發出射人的光的眼睛，頭戴

呢博士帽，身穿灰織貢呢的長袍，緩緩地走了進來。旅長一進了門檻，那十幾個弁兵就分散開來，各自走進天井兩邊的臥房裏去。就只吳剛一人手上拿着一根全象牙的煙杆跟了進來。

旅長很響亮地從喉管底裏呼一聲痰，屋角都起着回響，但在這響聲裏更顯得一片非常嚴肅的靜。最大的一條黃狗搖着尾巴跑過來了，提起前兩腳向他直立了起來。他伸手捏着牠的嘴巴，隨着又把牠向着旁邊一甩：

「走開，唉，我已經疲倦了！」

狗就四脚朝天地翻一個滾走開了。

他走到太太面前：太太就用手拉起簾子來，笑道：

「鵝毛山那田還好麼？」

旅長一直走進房，一面喊：

「吳剛！拿煙來！」



太太陪着旅長走進房間，一手取下旅長的帽子，一手搭在旅長的肩頭。就在這時候，從門簾縫那兒射進兩條燈光來了，太太又趕快把手縮回來。秋香拉開門簾，拿着一盞煤油燈進來了，放在桌上。

旅長坐在一張躺椅上，吳剛拿着烟杆站在旁邊。旅長接過了煙杆，含在嘴上，對着吳剛手上拿的火吸燃，「嘸啾嘸啾」地叭了幾口，吹出白烟，然後說：

「田還好，是在山腳邊。唉，我好久沒有騎馬，今天簡直疲倦得了不得，在恆豐祥家莊子上休息了好半天。」隨即他抽出烟杆，吐一口口水笑道：「呵，我今天在他莊子上遇着一個瞎子，看摸骨相的。他摸了我的手，說，照我的這骨相看來，是一個做大官，有福相的，只是皮子粗一點，免不了要奔波。他說他也看過周團長的，也和我差不多……」他拿起一隻手掌來，在燈下微笑的看。

太太見吳剛還在那兒給旅長倒茶，她就偏要在他面前抓起旅長的手來，披了一下嘴唇笑道：

「周團長哪裏及得你的！」

旅長掉過臉來滿意的向她看看，覺得這究竟是永遠附和自己的太太。但隨即他憤憤的說：

「唉，今天周團長爲了那三千塊錢的事情，簡直使我不舒服了好半天！」

「哼，恐怕他還有使你不舒服的事情呢！那真是你的好部下！」

旅長聽見她又攻擊起自己部隊裏的人來了，心裏有些不舒服。他忽然想起一件可以塞着她的嘴的事情來，嚴厲的問道：

「你家明弟來過了？我在路上看見他。哼，年輕輕的就嫖娼！」他楞着白眼看了太太一眼。

太太頓時兩眼圓睜，憤怒起來，先看了吳剛一眼。吳剛退了出去之後，她便嚙着嘴說：

「那都是人家造他的謠，那些想擠掉他的！」

「哼！造他的謠！誰造他的謠？」旅長含着煙杆說着，沉着臉掉了過來。

「唔，你還在鼓裏呢！」太太披一披嘴唇，用右手的食指點着左手的指頭說。  
「哼，李參謀他們就想擠他。你不記得上半年吳參謀長同周團長他們的事？最近他們還向那些兵散佈謠言，說你把餉銀拿去買田呢！」

旅長憤怒的瞪着兩眼說：

「誰說！你從哪裏聽來的？」

「一定要誰說？我知道就是了。」

旅長剛剛把煙杆嘴含到嘴上，立刻又抽了出來停在嘴邊，從鼻孔冷笑一聲：

「哼，知道就是了！婆婆經！你們這些女人曉得甚麼！」

秋香雙手捧着一張騰着白氣的熱手巾進來了，站在旁邊。旅長用空着的右手接過手巾來拿到臉上去，但他又在半路停住，說道：

「我今天上午已給你說過，女人家就管管家裏事就是了，你別管我軍隊裏的

事！事！你們女人！

「好吧，我們「女人」就是了！可是不給你說，你還蒙在鼓裏！」

「別管我的事！旅長嚴厲地：『你還要嚼嘴些甚麼？』」

「隨你拿氣給我受就是了！」太太顫聲的說，兩隻眼圈發了紅，濕潤的淚水在眼眶邊湧了起來。她呆了一會，一翻身就倒上床去。不一會，她的肩頭就抽搐起來了，發出輕微的稀呼稀呼的泣聲。

旅長也氣憤憤的躺在椅上。但漸漸地，剛才太太說的那些話：甚麼向着士兵們散佈謠言這一點就像鐵丸似的在他的腦子裏轉動起來了，他皺着眉頭推測着：

——誰散佈的？

但隨即他又冷笑了一下：

——哪裏的話！人家會笑我聽女人的話的！

他覺得那稀呼稀呼的聲音有些討厭起來。

「秋香來把我這襪子脫下來看看，脚拐子那裏大概給足鎧括脫一網皮了！」  
秋香走過來，伸手輕輕的給他脫襪子，襪子被脚踝上的一塊血粘住了，就像貼緊了一塊象皮膏藥似的，扯得痛了一下。但他咬着牙，只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秋香的臉上。秋香那圓胖胖的臉子，血紅的兩頰，從頭後彎到肩旁來的粗黑辮子，從燈光下看來，覺得那畏怯的樣子另是一番嫵媚。他右手拿着煙杆子，張開嘴巴就呆了。  
太太斜躺在床上抽搐着肩頭，拿眼睛偷偷的望着他那樣子，不由得憤怒了他。於是大聲的嘔一聲，向着床邊的痰盂裏嘔吐出一口酸清水，同時又偷偷的看他一眼，看他知道自己懷兒子的苦處否。但旅長仍然張着嘴巴呆呆地看着秋香。她於是扒伏在枕上哼起來了：

「呵唷，痛啊，肚子痛啊！」

張着耳朵一聽，却聽見旅長在向秋香說道：

「你輕輕搽。對咯對咯，來，把你的手拿來。」她於是氣得發昏的站起來了，走到

秋香面前，劈手奪下她剛拿起的一盒藥膏來說道：

「去，去把我的藥熬來呀！我來給旅長搽。」

旅長厲聲的喝道：

「拿來！」這聲音震得房間都發抖。隨即他又楞着兩眼說道：「我要不要你搽？」

我不見你們女人就是這樣大的醋勁！」

太太嚇得肩頭一抖，趕快把藥膏盒放在躺椅邊，又倒上床去了。

秋香把藥罐放在火爐上，呆呆地看着那舐着罐底的紅綠火簇，她那胖圓臉都映得通紅，兩隻水汪汪的眼睛就像兩顆星。

「秋香，你……」吳剛越看越覺得忍不住了，就一把抓住她的肩膀。

秋香却很凶的抽出自己的肩膀向旁邊躲開了。

吳剛只得垂着雙手呆呆的站着。

好久好久，秋香才輕微地嘆一口氣，這嘆息聲彈動了廚房的黑暗和靜默，爐子上舐着藥罐的火簇都抖了一下。

「唉，這就是我們這當丫頭的命！」秋香的眼淚水從眼角滾了出來，喃喃的說。

「唉，我的好秋香，你哭甚麼呢？」

「呵，拿給你們一口一口的啃死算了！就跟那啃羅布似的……」她傷心地拿起袖口來擦着眼睛。

「秋香，你說我嗎？」吳剛感到非常的難過，顫聲的說。

「哼，這些做官的，我真是看得夠了，口上含一個，筷子上夾一個，眼睛還瞧着一個！我們是甚麼？丫頭！給人家做出氣的！」

「唉，秋香，你摸摸我這兒看，你看我的心真痛呵！」

他一把就捉住秋香的左手，拉來按在自己的胸口上。那兒有一顆卜卜跳動的心。秋香並沒有拖回去的意思，他於是用手撫摸着她的手指悄聲說：

「秋香，我說過的，我把錢弄到的時候，我們一起逃吧！」

「哈，好傢伙！」廚房門口旁邊忽然發出這樣一個輕輕的然而像鐵似的喊聲。兩個都嚇一大跳。秋香慌忙抓起藥罐就要走。吳剛給她一攔，意思叫她不忙。她又沒有了主意似的站住了。但就在這很快的一刹那，只聽見一個人在門外邊頓腳的聲音，隨着這腳聲是一條狗站了起來，跑了開去的聲音。

「嚇，媽的，差點絆了我一跤！」是那人的聲音。

兩個才放心的透出一口氣來。吳剛趕快跑到水缸邊，拿盃去舀水。那人就在廚



房門出現了，是高大的伍長發。

伍長發走到吳剛的身邊，一把抓住他的左臂輕聲喝道：

「媽的，你在這裏幹甚麼！？」

吳剛從缸子裏拿出一盃水來：

「幹甚麼！口渴了，喝水。」

「哼，喝水！」伍長發盯了秋香一眼。

秋香垂下頭，紅着臉，她爲要竭力遮去自己的羞，就竭力把臉湊到火爐口去。

伍長發微微的點點頭，隨即掉過頭來向着吳剛，嚴厲地：

「哼，今天是你的運氣！媽的，我給你說，你當心點！」

吳剛忽然聽見旅長的喊聲，放下盃抽出自己的手來就跑。

「媽的，你有天總要遇着老子的時候！」伍長發說着，見他跑了出去，自己就向

秋香面前走去。

是一翻身坐起來了。他緊緊的閉住嘴唇，兩眼圓睜的盯着窗子，那照在方棹上的月光反映在他的臉上，就好像一尊石像似的。

他站起來了，拿起煙杆來，擦燃火，屋子裏頓時亮了起來。他把火柴放在棹邊，遠遠把含着的煙竿子那頭的煙捲湊上去，但那火馬上戩熄了。他憤憤的丟下煙杆，索性伸手到月光下拿起酒瓶，拔下塞子，倒進一個玻璃杯裏，那酒黑汪汪地就在那杯口閃光。他端了起來，一口就吞下一半，肚子裏一股熱熱的，才覺得舒服了些。

他石像似的一手執着盃子望着窗外，只見那一輪明月正在遠遠的那黑越越的像躺着許多駱駝似的山巔之上，看來不過才相離兩丈似的。隱約的可以想見那在月光籠罩下山腳邊的田野和村莊，在隔林兩三點的燈火裏，還夾着村犬的吠聲。一簇半白半烏的雲絮向着明月包圍了來，遮蔽着，眼前的許多人家屋頂都黯了下去，成了一片模糊，但那月兒隨即又在那烏煙瘴氣的雲團空處掙出臉來，又洒出比先前更加明亮的光輝。

這情景，使他記起在外省的家鄉來了，那曾經少年時候住過的家，就像今天在鵝毛山下看見過的，靠着山脚邊，一條潺潺流水的小河，河彎處一叢森森的樹林邊，便是自己曾經住過的八字粉牆黑漆龍門上面釘有一塊「拔貢」的木匾的家。那時候曾經和拖着一條辮子的張副官長他們幾個少年拿起網兜一道踏着草地上的月光下河去，河水泛着鱗鱗的銀色的光，兩岸閃着輕綃似的霧氣。可是那屋子在一次的軍隊混戰中破毀了一下，後來竟給土匪燒去了。但他總覺得像恆豐祥老板他們那種生活是舒服的，在鵝毛山脚有一間依山傍水的瓦屋，而且有三個兒子……

他忽然聽見門外邊有一個唏呼唏呼的抽搦聲，和發嘔的聲音。

——這一定是她來了！是的，我對她太狠了，她肚子裏還懷着一個小孩子……

他想着，轉過身去想給她開門。但他立刻又站住了：

——笑話！我一個堂堂的旅長竟爲兒女柔情所屈服麼？

他把盃子擱到嘴唇邊，吞完了那半盃，立刻又倒上床去了。





一

吳參謀長躺在客廳裏的煙榻上，煙盤上的玻璃罩燈光照着他那兩鬢翹起八字鬍的方臉。他用手拈拈着鬍子尾巴，兩道濃眉下的兩隻眼睛愉快地看着面前。今天曾經去接了自己來的五個——那曾經是自己一手提拔起來的五個。他愉快地慢條斯理地談講着。

沈軍醫官躺在煙盤右邊，右手捏着鐵釘子，左手的指頭靠進燈罩口很熟練地在裏釘子上的煙泡。

在煙榻的兩旁坐着的四個是：李參謀，余參謀，孫連長，劉連長。

劉連長是一個矮個子，甲子臉，右眉平直，左眉斜上，兩眼閃着光芒。他把兩手擱在膝蓋上，挺胸坐在椅子上。



孫連長用半邊屁股坐在椅子邊沿，挺直的身子則採取半面向左的姿式對着吳參謀長。他故意移坐前一點，把劉連長遮在背後。劉連長見他把自己遮住了，便不高興的把椅子朝前移一移，又把自己在吳參謀長的眼前顯露着。他想：

——你怎麼可以遮住我？我是參謀長的學生！

李參謀今天一直還沒有講到自己要講的話，都是因為這些傢伙們也去接參謀長阻礙了自己。他不高興地一時看看對面的兩個連長，一時又楞着眼睛看看坐在他稍後一點的余參謀。他煩燥地用手抓抓頸項，一時又把架在左腿上的右腿放下來，把左腿換架到右腿上。

余參謀一見李參謀看他，就趕快把自己的眼光避開，身子就更向後移一移，躲在茶几後。他冷笑着想：

——參謀長就讓你一個人獨佔去了吧！媽的，多麼卑鄙！

沈軍醫官把煙槍遞過來了。吳參謀長一接到手上，就停了講話，坐了起來。見面



前的四個人也都立刻停止了聲響，屏着呼吸緊張地望着他。吊掛在天花板下的一盞煤油燈光直照在那四張流着油汗的臉。那種對他起着尊敬的样子，覺得很滿意。他一面高興地想：

——這回司令官打電去催我回來，一定是他前回允許過我的事，那麼這批忠實的人是用得着的時候了！

他拿起煙盤前的一把茶壺。李參謀立刻就在自己旁邊的茶几上拿一個杯子送過來了。吳參謀長向他點點頭，見他那仍然還是那麼很結實精悍的样子和又紅又白的臉，在燈光下仍然和兩個月以前沒有兩樣，覺得很愉快。但他仍然臉色嚴正地喝了一口茶之後又躺下去了，對着火吱吱地抽起煙來。煙槍裏的「煙油」太飽了，忽然射出一股到他嘴裏去，苦得要命，他立刻皺着兩道濃眉，又坐起來。但一見面前的五個都也立刻皺着兩眉，緊張的把他望着。他心裏又才覺得非常愉快：

——這些人都仍然是能和我共患難，同憂喜的！

他同地上吐了一口，笑道：

「呵呀！好苦，這煙油！」

五個人都忍不住撲哧地笑了。他立刻嚴正地抬起臉來，大家又不笑了。他於是解釋似的笑道：

「這槍是太飽了！」

他嗽了嘴之後，就在身邊拿起一根湘妃竹煙杆來。

李參謀站起來了。同一個時候，孫連長也站起來了。兩個都匆忙的搶着向門口走去。

李參謀趕快伸手一攔孫連長：

「你坐着吧。」

孫連長也同時伸手攔他一掌：

「我去叫，好啦。」

但兩個已搶到門簾邊，李參謀搶着大聲喊道：

「勤務兵！給參謀長拿煙來！」

孫連長見勤務兵走了進來，口裏還在嚼着飯。他就從他手上把煙盒拿了下來：「你交給我吧。你還是去趕快吃你的飯好了。」

李參謀就鄙夷地看了孫連長一眼。

吳參謀長看着這兩個爲自己的事這麼爭先恐後，覺得非常的愉快，他微笑說道：

「我自己來吧。你們都坐下吧。」

他含着烟杆叭燃烟捲之後，就挺起頸根，輪着兩眼向周圍看了一眼；大家又準備要講話了。

劉連長站起來了，孫連長沒有看見，在同一個時候，也站起來了。劉連長皺一皺眉頭；但他覺得既然站起來了，不管他，還是說起來吧：

「參謀長！學生那一連……」

孫連長吃了一驚，掉過臉來不高興的看他一眼，立刻又回過頭去搶着說：

「參謀長，我那裏……」

劉連長就氣憤憤的不說了，愕然的把他望着。

李參謀和余參謀都笑了一下，覺得那種爭奪的神氣，實在是可笑的。吳參謀長立刻皺着眉頭看了他們一眼，他兩個立刻又閉住嘴了。

「坐着談吧。」吳參謀長把拈扯着鬍子尾巴的手向前一伸，微笑着說：「我覺得大家還是不必這麼拘泥着好些。」

孫連長和劉連長又坐下了。

吳參謀長嘴上含着右手拿的煙杆，左手又拈扯着翹起的鬍子尾巴，兩眼緊緊盯住他兩個。

「參謀長，」孫連長搶先說：「自從參謀長請假去了以後，我那一連的餉就都

沒有拿着了……」

「參謀長，」劉連長有些不服氣，覺得剛才才是自己先開口的，也搶着說。「學生那一連九月份的伙餉到現在還沒有拿着……」

孫連長偏了臉瞪劉連長一眼，又搶着說：

「參謀長，你看第一連王連長保商就保了兩次！營長這些地方簡直私心得很！王連長他們簡直腰包都脹滿了……」

「參謀長，學生那一連的兵士們最近跑到我的連長室門口來問了幾次。他們私下裏噁哩咕嚕的。那天我捉住一個兵在那裏罵長官，真是有些不像樣了！我就罰了他的跑步，跑了一點鐘，我……」

孫連長又皺着眉頭看了他一眼，又搶着：

「參謀長，我連上的兵士沒有一個不在鬧閒話，今天王金玉和杜占鰲挨了張副官長的耳光下來簡直吵得全連都鬧動了。營長跑出來訓話，他們還噁哩咕嚕」

的……」

吳參謀長仍然嘴角含着煙杆，手指拈扯着鬍子尾巴，兩眼緊緊盯住他們搶着的講話。他一面愉快地覺着自己有「耳聽八方」的能力，一面竭力捕捉着他們那些話裏的要點。到了這裏，他忽然把煙杆抽出嘴來，吐一口口水到地上，然後緊盯着孫連長說：

「喂喂，不忙。王營長講了些甚麼？」

劉連長就趕快閉住嘴了，紅着一張臉。

孫連長被他這突然一問，怔了一下，但覺得參謀長先問了他，就又非常高興的說道：

「參謀長，他來是這樣講的：他說，這不能怪旅長或趙軍需，是司令部的錢還沒有發下來——」

他正講得高興的時候，吳參謀長突然吃驚的打斷他的話：

「是司令部沒有發下來麼？」

孫連長弄得怔了一下。

吳參謀長見他那窘了的樣子，趕快又向他點點頭道：

「好，你說吧。」

孫連長就又說下去。完了之後，吳參謀長又才掉過臉來望着劉連長：

「你說吧。」

劉連長立刻把胸脯一挺，覺得自己應該要顯得有教養，在說話方面對辭句要選擇一下，要顯得和孫連長不同才好。他於是用着很準確的聲音說道：

「學生那一連，對於他們的軍風紀，學生是隨時都在留意的。我常常都記着參謀長從前在學校時向我們說的話：軍風紀第一。可是最近因為兩個月的餉拿不着，士兵們對於這方面究竟有些懈怠起來了。可是我仍然要竭力保持着，加以糾正。不過如果餉還不發下來，究竟還是不大好。學生的話就是這樣。」他說完，又向吳參謀

長挺一挺胸脯。

吳參謀長微笑了一下，嘉獎地點一點頭。





「參謀長，」余參謀含笑的說。「我們很久就希望參謀長回來了。」

李參謀愕然地張開嘴巴看了余參謀一眼，說：

「余參謀，請你等一等。」

他就向床邊走來了，在沈軍醫官的腿旁邊坐了下來，把臉向着吳參謀長。

余參謀滿臉羞得通紅，憤憤的想：

——哼，這簡直多麼卑鄙呀！好，就讓你們爭寵去吧！這裏既然沒有我的地方，我倒莫如走了的好！

他忽然記起趙軍需官說的在這個時候等他，頓時覺得那和李參謀他們處在敵對地位的趙軍需官對自己究竟也還不錯！他想站起來了，但又猶豫着，覺得就這

麼突然走了似乎不太好。最後他採取了一種折中的辦法，把自己挺直着的腰背駝了下來，作為報復。憤憤的看著李參謀那很覺得討厭的嘴臉。

李參謀正在高興的說着：

「參謀長，你如果今天再不到，我們真要急死了！你去了兩個月，我們旅部裏弄得簡直不像話。聽說連司令官都知道了，非常的不滿意。第一是趙軍需官，這傢伙簡直越來越厲害，可以說要爬到我們的頭上來屙屎了！比如各營連的伙餉，何嘗沒有！許多人都曉得他拿到一些商家去放大利。這回的官產清理，有幾家是早收過了的——但是弄得滿城天怒人怨——這些錢是哪裏去了？還有兩筆，那宋保羅家的一筆，請他援別人的例也減少一點，他却一口咬定說，旅長是要那麼辦的！」

「哪個宋保羅？」吳參謀長忽然把煙杆抽出嘴來，偏着臉問。

「呵呵，」李參謀怔了一下，然後說。「同參謀長的二太太也認識的那個吧？」

「唔唔，你說吧。」吳參謀長說着，同時想：

——他那嘴唇動得還和從前一樣好看。

「參謀長，這宋保羅說他也要來看參謀長呢！這官產的事情，他想請參謀長幫他的忙……」他說到這裏，停了停，看着吳參謀長的臉。

沈軍醫官突然停止了裏煙，抬起上半身來說：

「他說他明天就要來看參謀長呢！我今天向我說的……」

李參謀愕然的看了沈軍醫官一眼，生怕他把話搶了去，趕快說：

「他說他明天就要來看參謀長呢！他今天向我說的，他說……」

沈軍醫官就不高興的躺下去了。

余參謀冷眼看着在肚子裏發笑：

——哼，多麼好看的爭寵呵！

「這趙軍需官最近簡直專權極了！李參謀仍然不斷的說，『他和張副官長和幾個營長勾結得密密的，他們對參謀長在外面還說了許多不利的話……』」

吳參謀長心裏大吃一驚：

——甚麼不利的話？難道我這回買田買房子的事他也知道了麼？那可精透了！

——他想着，嚴厲地問道：

「甚麼話？」

「那當然是說參謀長和敵軍江防軍怎樣囉，這回又買了多少田地囉，這些。」

一股寒噤在吳參謀長身上掠過，汗毛都倒豎起來。但他竭力不要使面前的這幾個手下人看出自己的失態，於是鎮靜地保持着嚴正的態度，單是在鼻孔裏冷笑一聲：

「哼！」仍然不動的望着李參謀。

李參謀就痛快的說了下去。最後他望了周圍的人一圈，憤憤的說：

「我們在坐的這些人，簡直成了他們的眼中釘，他們在排擠我們呢！」

「甚麼？」孫連長首先跳了起來。

「甚麼？」劉連長也跟着跳了起來。「他們要排擠參謀長嗎？」

「甚麼東西！」孫連長捏起一個拳頭到胸前。「他敢擠參謀長？那我的槍就是他的對頭！」

「他敢！」劉連長也憤激的說。「這江山是我們在槍林彈雨裏辛辛苦苦掙來

的！」

余參謀只是在肚子裏暗暗冷笑着：

——啊啊！多好看呵！

吳參謀長放下煙杆，用手掌向前一按：

「你們坐下吧！用不着這樣的激動。」他一面說，心裏却暗暗覺得好笑：

——這些年青人的火氣倒是蠻好的！

最後，他掉過臉來望着余參謀：

「余參謀，你剛才要說甚麼？」

李參謀跟着緊張地望着余參謀，生怕他就先提起關於要求禁煙委任的事來。

余參謀的臉紅了一紅：

「嚇嚇，」他慘笑着說。「參謀長，沒有甚麼。」

吳參謀長躺下去了，兩眼緊緊盯着天花板。他把今天這些所有的情報在腦子裏展了開來，加以比較，分析，整理。最後他皺一皺眉頭，坐了起來，沉毅的問：

「你這兩天看見周團長沒有？」

「看見的。」李參謀趕快高興的說。「今天還看見的。他說他等一一下就要看參謀長來了。那些事我今天曾向他說過，他當着趙軍需就大發一陣脾氣。」

「啊？」吳參謀長忽然吃驚了，兩眼圓睜的望着李參謀。好一會兒，他才嘆一口氣：

「唉，你們是太年青了！周團長那樣的火性，還禁得起你去給他加油麼？事情是，不能這麼毛糙的！」

他覺得有些懊惱起來：

——誰都知道我和周團長是拜把弟兄！過去已經弄得夠麻煩了，使得許多事情都受了影響！現在忽然還再增加上這一個麻煩，那我這回的，司令官電召我回來的那事情，又會……唉，唉，究竟是太年青了！

但他竭力鎮靜着，站了起來，拍拍身上的煙灰，就向外出去小便去。

李參謀抓住這個機會，追出門外，悄聲說：

「參謀長！那禁煙的事情已經完了！」

「怎麼樣？」

「參謀長從前不是曾經向旅長提過？但是這回他向司令官提出的是趙軍需官，張副官長和陳監印官！幸好委任狀還沒有下來。但假使參謀長遲來幾天，就簡直一點希望都沒有了！這簡直是太欺負人了！」

吳參謀長看了他好一會，點點頭道：

「好，我知道了！」轉身就走。

李參謀又追上兩步悄聲說：

「參謀長——我看這余參謀恐怕靠不住。他和趙軍需他們的關係……」

「甚麼？」吳參謀長這才大大的吃驚了，頭上好像被甚麼東西重重的一擊，昏

了一下。但他生怕李參謀看見自己會這樣失態，趕快竭力鎮靜着帶着責備的口氣

說道：

「你爲甚麼不早給我說？你怎麼剛才哇啦哇啦的說了那樣多？真是太年青

了！」

李參謀嚇得倒退一步，趕快回進客廳裏，跑到余參謀面前拍拍他的肩頭：

「余參謀！我剛才打斷了你的話，你不會多我的心吧？」

余參謀心裏忽然明亮了一下，暗暗冷笑：

——哼，你這傢伙不知道又去和參謀長講我的甚麼話來了！回來就這麼敷衍



我——他嘴上却笑道：

「那算不了甚麼，那算不了甚麼。我們做一個人不過就這樣罷了！」

「你真的沒有多心？」

「我已經說了，你還要怎樣？」余參謀竭力忍耐住，但仍然嘲笑的說。

旁邊的三個沒有聽清他們說甚麼，以為參謀長又叫李參謀傳下什麼要緊話來了，都驚異的圍了過來，臉色嚴重的問：

「參謀長講了甚麼？」

李參謀趕快把他們攔住：

「沒有甚麼，你們坐下吧。我不過和余參謀講兩句話。」

「不，我不相信。」沈軍醫官拉着李參謀的衣袖說。

「說說，甚麼呀！這麼秘密麼？」孫連長和劉連長也圍着他說。

李參謀急得臉紅了：

「說沒有就沒有。難道我還騙你們麼？」

三個就退回去了，但還是不相信的，看着他，又用嫉妒的眼光看了余參謀一眼，好像說，哼！他倒比我們多知道一些！

——唉！我倒還是莫如走了的好，——余參謀憤憤的想；但隨即他又覺得李參謀既已來向自己陪小心了，馬上要走，似乎又不大好。

吳參謀長回進房間裏來的時候，一個勤務兵匆匆忙忙的跑了進來，兩手捧着一張名片到吳參謀長面前，端正的說道：

「報告參謀長，司令部的錢秘書來看參謀長。」

「請。」吳參謀長高興的說。

「參謀長，」李參謀湊到吳參謀長身邊說。「這錢秘書來會參謀長大概有甚麼要緊事情吧。」

「甚麼？」吳參謀長裝着沒有那麼一回事似的。

李參謀更把臉湊進一點悄聲說：

「前天我在周團長那裏曾經碰見他。他和周團長兩個談了許多話。參謀長，我

看我們退出去一下。」

吳參謀長嘉獎似的點一點頭，用手拈扯着鬍子尾巴就要迎出去，但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聽說這老同學錢祕書又討了一個女學生的事情。算起來這已是第八個小老婆了；這實在是一個風流人物。他微笑地想掉過頭去問，但他隨即又把笑臉收住了，警覺地克制住自己：

——是的，在這些手下人的面前，還是不要談這類話的好，像我這樣的身份！

李參謀見吳參謀長走出去了，轉過身來的時候，見面前的幾個人都在對他射出羨慕的眼光。他於是快活的喊道：

「噲，我們避一避吧，我們到對面書房裏去坐一坐吧。」

他搶先領頭走在前面，四個人都就跟着他走出來了。

余參謀忽然說：

「我要回去了。」

「你怎麼就走呢！」李參謀吃驚的趕快拉着他的手。「我們回頭不是還要吃參謀長的接風酒麼？」

余參謀的心又活動了，他想：

——我是不會被你利用的！不過，也好，我就在這兒做一個旁觀者也好！他一確定了自己的地位，立刻又覺得輕鬆許多了。

就在這當兒，只見前面天井邊的走廊下，一個穿灰軍服的勤務兵一手提着一盞風雨燈，引着那錢秘書向裏面走來了。那風雨燈的黃光照着錢秘書那纏繞着的團花緞袍，一張白白的刮得光光的瘦臉，一對色情的光芒四射的眼睛。

吳參謀長一迎上去，錢秘書老遠就哈哈一聲，兩手捏成一個拳頭不斷的拱了幾拱：

「哈哈！吳參謀長，你辛苦辛苦啦！到好久了吧。哈哈！」

「哪裏哪裏。」吳參謀長也微笑地捏起拳頭打了一拱。「你從司令部遠來不

也辛苦了麼？我今天才回來，不然是應該給你接風的。」

「哈哈！哪裏哪裏。」錢祕書連連的說，又拱了幾拱。「我這不過是兩三天的路程，算甚麼？我倒是應該來給你接風的，哈哈！」

進了客廳，錢祕書一坐到煙盤左邊，就對着吳參謀長連珠似的問：

「老太爺好嗎？老太太好嗎？大太太好嗎？二太太好嗎？」

「都好。」吳參謀長微笑的說。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聽說你要放關監督了？」

「哪，是的，哈哈！」

「那倒是一個肥缺。」吳參謀長微笑的說。

「那算甚麼，一年頂多也不過拿得到幾萬，那算甚麼。你要薦人嗎？你薦來吧。希望你不要客氣，哈哈！」

吳參謀心裏驚異了一下，他想：

——這出名滑頭而又專用私人的老錢，今天居然這麼慷慨，他一定又有甚麼花頭在後面了！

他只是微笑的說：

「那很好。給你道喜！」

「哈哈，那沒有甚麼。我倒要給你道喜呢！」錢秘書又拱了一拱，他見吳參謀長驚異的望着他，並且從那莊重的嘴唇上發出來一聲：

「甚麼？」

他於是把嘴湊到吳參謀長的耳邊去放低聲音說：

「我這回的來，就是奉了司令官的使命來和你商量一件事情的呢！」

吳參謀長叫站在旁邊伺候煙茶的勤務兵出去之後，兩個就躺上床去，隔了煙盤，臉對着臉。

「吳參謀長，」錢秘書忽然事務地滿臉正經地開始了。「你們旅長這回不是又買了五百支槍來了嗎？」

「有這一回事。」吳參謀長心裏已經明白他要講的是甚麼了，但他故意皺着眉頭翹起大拇指再補上一句：

「不過，我好像聽說我們這個同學大不高興，是吧？」

錢秘書知道他指的是司令官，裝作沒有聽見似的只顧說：

「你們旅長不是又要打算成立一個補充團嗎？」

「是的。」

「但是司令官覺得這團長的人選問題……」

「恐怕是王營長吧。」

「老哥，這就是難題呢！」錢秘書忽然高叫一聲，一翻身坐了起來。側着身子看了吳參謀長一會；而吳參謀長則兩眼深思地望着他。



「你知道，」他又說起來了。「司令官所慮的就是這一點。他派我來就是想先徵求你的意見……」

吳參謀長的兩眼閉住了，眼珠子在眼皮下面轉動着，他感到輕微的失望：

——司令官打電催我回來，原來僅爲了這個！

錢祕書以爲他一定在感動了，趕快乘勢說：

「司令官還說，這五百支槍暫時編兩營。內中的一個營長，他打算把內人的哥哥給你介紹來。」

吳參謀長睜開了眼睛，皺着眉頭，微笑道：

「我還得攷慮。」

「爲甚麼？」錢祕書倒忽然吃驚了，大大的張開嘴巴望着他。

吳參謀長站了起來，把兩手反扣在背後，在地上踱了起來。

——五百支槍，那算甚麼呢？而且他們還要插腳一個營長呢！

他想着，向門口踱了過去。

——不過既然有了這機會，也未使……

忽然發現靠煙榻旁的玻璃窗外有誰在那兒偷聽，他便伸出頭去一看。只見那人已慌慌張張跑到對面去了。

「五百支槍的團長，」他轉身回來的時候，皺着眉頭說。「那是太寒儉了！」

「老哥，」錢秘書拍拍他的肩頭，笑嘻嘻說。「實力抓在自己的手上就是自己的本錢呀！哈哈，幹下來吧，幹下來吧！」

「這不是幹不幹的問題，」吳參謀長一面緩緩的說，一面用右手食指在擺着煙燈的閃亮的白銅盤上點畫着，就像作戰時他在地圖上點畫着似的。錢秘書的眼光就隨着他的指頭轉動。他畫了幾個小圈，然後又在那許多小圈中的一個緊緊的點着。「這問題的要點是在這兒，旅長那方面能通得過嗎？」

「司令官的意思，」錢秘書連忙搶着說。「旅長那方面由他去辦就是了，只要

你答應下來。」

「但是槍還是太少了呀！老哥！」他說着，同時想：

——司令官派這老錢來，一定還有甚麼話的；因為司令官既然要我來分散旅長的兵力，他對我的估計，大概也知道我不會隨隨便便這麼廉價就答應的吧？

「司令官大概還有甚麼更好的意見的吧？」

錢祕書怔了一下，但他趕快就用笑來把怔掩過去了。

「哈哈！老哥，司令官的意見就是這樣。槍少，你自己不能去想辦法麼？」

「我自己怎樣想辦法呢？」

「哈哈，難道你老哥還少了辦法麼，你這老軍人？」

「但是我總覺得司令官該還有別的甚麼更好的意見。」

「的確的確，」錢祕書一本正經的說。「司令官只是這麼向我說的。」

「不，難道你老弟不能幫我想點辦法？」

「哈哈！我有甚麼辦法呀！老哥？」

「不，我是說你在司令官面前。」

「老哥，這我也早已想到了的，我已向司令官說過了呀！可是他說只能這麼辦。」

——狡猾！這傢伙一定要給他一點甜頭他才肯說真話的！——吳參謀長憤憤的想——但是給他甚麼甜頭呢？

一個丫頭雙手捧着一盤月餅進來了。這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頭髮梳成一條辮子拖在背後，一張秀氣的瓜子臉，眉清目秀，端正的鼻子，含着天真的微笑的嘴唇。她把那盤點心向煙盤前送來的時候，用着清脆的聲音說：

「太太叫我送來的。」

吳參謀長一面用手指着點心說：

「請用點點心吧。這是我從家鄉帶來的。」

一面抬起眼來看，却見錢秘書那一雙色情的眼睛癡呆地看着那小丫頭，下嘴巴都掛了下來。他不禁笑一笑，說道：

「請吧。」

「呵呵，」錢秘書這才從夢境拖了出來似的笑了起來。「這女孩子還不錯。」

「你喜歡麼？」

「呃，呃，哈哈，這女孩子是你才買的吧？」錢秘書笑着說，很可惜地看着那丫頭走出去了。

「我最近倒另外買了一個，這是去年買的。你喜歡麼？你把她帶去吧。這孩子倒聰明伶俐的。」

錢秘書一驚，頓時捏起拳頭打一個拱笑道：

「那怎麼可以……那怎麼可以……」

「那有甚麼關係？老同學。」

錢秘書很感動地伸手搭在吳參謀長的左肩上，拍了一拍：

「唉，老哥，你這樣的深情厚意，我要怎樣感激你才好呢？」

停了一會兒，他又閃着很誠懇的眼光問道：

「那補充團你怎麼樣？」

「我不想幹。」吳參謀長覺得這時應該更要拿穩一點了，把兩眼望着地板說。

「爲甚麼？」

「爲甚麼？」吳參謀長掉過臉來，把手向兩邊一攤。「請你替我想吧，我從前

並不是沒有當過團長的，這五百枝槍的團長，即使你，你願意幹麼？」

「那自然……也不一定囉！」錢秘書同情地但吞吞吐吐的說。

「難道司令部的軍械庫就沒有槍麼？」吳參謀長更逼進一句。

「有槍。」錢秘書這才恍然地笑起來了。

「你能不能擔保他來補充我？」

「不忙，你說你能不能答應？」

「不忙，你說你能不能擔保？」

「那麼，你讓我去攷慮一下吧？」

「那也好。」吳參謀長不在乎似的說；肚子裏却暗暗的笑道：

——狡猾！那一定是司令官早已授意了的！哼，攷慮……



四

李參謀從玻璃窗那兒向書房跑來的時候，感到了非常的興奮：  
——參謀長又要當團長了！那麼我的禁煙委員是不成問題了！

他高興的走進書房，就忍不住地向房間裏散坐着的四個人招招手，低聲說：  
「喂，好消息，好消息！」

四個都張着驚異的眼睛，一窩蜂似的擁過來了，把他圍了起來。

「喂，參謀長要當團長了！」

「真的嗎？」

「真的嗎？」

孫連長和劉連長搶着問，緊張得臉上發出油光來了。



李參謀覺得面前這四個完全在他的消息支配之下了，感到自己所處的地位的高大，他於是興奮的低聲說：

「這回是司令官來請我們參謀長當團長的，請他把補充團成立起來！」

「那不是要新委三個營長嗎？」孫連長高興的搶着問。

劉連長慌忙拍拍李參謀的肩頭：

「李參謀，你聽見參謀長決定了那幾個的營長？」他說時，和孫連長會心的對  
看一眼。

「哪裏就這樣快呀！」李參謀笑起來了。

孫連長碰了碰劉連長的拐肘，悄悄在他耳邊說：

「今晚上遲一點回去。」

劉連長也高興的點一點頭。

李參謀覺得今晚上是太痛快了，見他兩個那樣興奮，忽然想要給他們開開玩

笑：

「不過，他舉起手來說。『不過我好像聽見說司令官要派兩個營長下來呢。』這好像晴天裏忽然來了一個霹靂，孫連長和劉連長都震驚了，兩個異口同聲的急問：

「怎麼？」

沈軍醫官心裏很高興的想：

——一個團長可以駐防一縣，可以保委一個縣知事，不要是今天趙軍需官給我看相正應在這兒呢！

他全身都緊張了，伸手抓住李參謀的肩頭問：

「當真是真的嗎？」

「難道我騙你幹甚麼呀！」

沈軍醫官就碰碰余參謀的肘拐，悄聲問：

「你當甚麼？」

余參謀只是笑一笑，不說話。

孫連長拉着李參謀的手肘把他向屋角拖去，這邊三個人都驚異的望着他兩個。

孫連長把嘴湊到李參謀的耳邊說：

「你看這一個營長，參謀長會決定哪個？」

劉連長看見孫連長那樣子，頓時憤怒了，他想：

——媽的，李參謀又不是你一個人的！

他就故意逼上前來了。

「喂喂，老劉！請你不忙過來好不好？」孫連長連忙搖手說。「我同李參謀談幾

句話就來！」

「甚麼秘密話呀！」劉連長嘲笑的說。「有甚麼秘密不能公開呀！難道我們就

把你們吞了麼？」

孫連長見他不走開，頓時憤怒的但却微笑的喊道：

「唉，老劉你這人真是！」

李參謀遠遠看見余參謀在煤油燈旁沉默的坐着，頓時非常吃驚了：

——唉，我真是一個多麼草包呀！我怎麼當着他把這消息說出來呢！糟糕糟

糕！

他想起了趙軍需官在對付他的手段，想起了吳參謀長剛才責備他的話，全身都戰慄了：

——唉，這傢伙現在是一點都放鬆不得的！

他離開孫連長就走過來了，伸手拍拍余參謀的肩頭道：

「喂，老余！我們兩個外邊去一去！」

——哼，他一定又要利用我甚麼了——余參謀想，但他只得點了點頭。

兩個就一道走出書房去了。

孫連長慌忙的也跟着追出去。

劉連長追到門檻邊，看見孫連長在李參謀余參謀的背後跟着。他心裏憤憤的

想：

——媽的！隨你玩甚麼花頭吧！我總是參謀長的學生！

他覺得孫連長那麼情急的樣子，簡直是多麼卑鄙呀！於是就憤憤的轉身回來

了。

沈軍醫官笑嘻嘻的向他說：

「喂，劉連長，你看參謀長駐防哪一縣好？」

劉連長沒有聽清他講的甚麼。帶着嘲笑的臉嘴，就伸手向門口一指說了起來：

「老孫這人真是牙牙烏得很！你看他就慌得像命都不要了似的！喂，沈軍醫官，

我告訴你，老孫前天晚上在後街上調戲人家一家良家女人挨了一耳光，你聽見嗎？」

呵呵，他還有可笑的事呢，有回他跑到一個土娼家裏去，因為屋子裏沒有點燈，他就錯跑到那老太婆的床上去了，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將錯就錯……」

「甚麼？」沈軍醫官驚異的把他望着。

「他呀！他就是那樣慌得不要命似的，只要看見是女人，不管是甚麼，只要頭上有一個「轉」，下面有一個眼，他就想鑽她一下，真是，我聽見全城老百姓都把他恨死了他……」

他還要竭力搜尋些比這還厲害的劣跡來攻擊一通，孫連長已在門口出現了。他於是趕快掉轉頭來嘲笑道：

「你們在外邊談些甚麼呀！」

「哈，你這人真多心，我談甚麼呀！」孫連長笑着說，立刻又神祕地把聲音放低

下來。「他們兩個在外書房悄悄談話呢！老劉，走！我們去聽去！」

劉連長擺出很正經的臉相說：

「算了！去偷聽人家幹麼！又不是婦人女子！」

於是大家都不說話了，散開坐着，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停一會，孫連長又忍耐不住了，走到沈軍醫官面前，嘴唇抿笑的說：

「沈軍醫官，據你看來，這一個營長，誰有希望？」

劉連長也全身緊張的望着沈軍醫官，立刻站起來走到面前去，心裏惟願他一一說出來的是自己。

沈軍醫官拿起一張手巾蒙在鼻尖上，很神氣的「噓」了一聲，然後笑道：

「自然你也有希望。」他指着孫連長說。「自然你也有希望。」他又指着劉連長說。「你們都有希望的。我準備來吃你們的喜酒就是了。不過，據我看，李參謀是更有希望。」

這最後一句，就好像幾百斤重的鐵錘似的，重重的敲在面前這兩個的頭上，兩個都頓時發昏得呆了一下。但這一敲，倒好像才從夢裏驚醒了似的。孫連長和劉連長就緊張的然而失望的互相看一眼。

孫連長碰碰劉連長的肘拐：

「走，我們兩個出去！」

劉連長點點頭就跟着走出書房來了。孫連長走不幾步，忽然停住在天井邊，拍拍劉連長的肩頭道：

「據你看，會不會是李參謀？」

「可能的。」

「那不行，他憑甚麼功勞苦績？我們是拿性命去拚來的！」

劉連長帶着嘲笑的眼光看他：

「哼，媽的，你現在也找我商量來了！我才不給你利用呢！——他想着，但口裏



却笑道：

「只要你不贊成，我當然也不贊成。」

孫連長帶着懷疑的眼光望着他：

「你不開玩笑麼？」

「笑話！」劉連長就在自己的胸脯上拍了一掌。

但兩個忽然閉住嘴了，因為他們看見李參謀正笑嘻嘻地在余參謀的前面走了。兩個頓時都覺得那樣子非常的討厭和難看，於是兩個的眼睛都敵意的瞪了起來。

五

李參謀正在非常高興的走着，忽然一盞明晃晃的風雨燈光在他旁邊一繞就橫到他面前來，同時在耳邊響了一聲：

「參謀，參謀長在哪裏？」

他吃驚的掉過臉來一看，是滿臉擦着雪花膏的吳剛。

「參謀長在客廳裏呢，旅長回來了麼？」

「旅長回來了。就是他叫我來看參謀長的呢！」吳剛快活的說着，提起風雨燈就要向裏面跑。

「喂，不忙！」李參謀趕快止住他。「參謀長在會客呢！我問你，陳監印官今晚上同太太講些甚麼？」

「陳監印官講了些甚麼，我還沒有打聽到。不過今天是連趙軍需也在那兒呢！」

李參謀立刻覺得很糟，感到自己又冒失了，因為他忽然發覺余參謀正在旁邊，他便趕快推了吳剛一掌說：

「好好，你先進去看一看二太太再來吧。」

吳剛就笑嘻嘻的提着風雨燈跑進去了。他高興的望着他那帶着燈光漸漸遠進去的背影，心裏快活地想：

——可惜余參謀在旁邊，看情形，一定又有甚麼好消息了！

他轉身來，故意拍拍余參謀的肩頭興奮的說道：

「好，回頭我們喝了參謀長的接風酒再一道回去吧。今天我真高興，真想喝它一個痛快。」







一

旅長昨晚在床上翻來復去的，到了聽見鐘鳴了十二下才漸漸朦朧睡去。忽然，禮拜堂召喚人們去做禮拜的銅鐘大聲響了起來，咚咚噹噹地震撼他的耳膜，他才驚醒轉來了。一掙開眼睛，只見滿屋都是耀眼的陽光。方桌上零亂的酒瓶和玻璃盃都閃射着白點的光芒。他立刻又閉住眼睛。昨天晚上那門外邊稀呼稀呼的暗泣聲，又在他的耳裏響起來了。記得那聲音是差不多很久很久才漸漸離了開去，遠遠的消失在門外的黑暗中。他心裏覺得非常難受起來。

他坐起來了，偏着臉，呆呆的看着窗外那遠遠的山峯出神。靠着那一帶山邊的村裏，他有着許多水田和沙地。那都是這二太太經手買下來的。二太太還說將來靠着小河邊恆豐祥老板的莊子附近選一片地來蓋它一幢半中半西式的房子，花園，

池子，亭子，九曲迴廊，……腦子裏一閃現出這些有着無限豐美的景象，他更覺得自己昨晚上的那些舉動究竟是太固執一點了，他想：——我雖然有了幾十萬的財產，大太太是從來想不到這些的，她究竟是貧家小戶出身，而且臉子也不好看，是一個凸額頭凹眼眶的女人……

往常這時候，早已聽見二太太在堂屋裏指揮女僕丫頭們的聲音了：

「王媽！你這措的甚麼抬子呀！灰塵都還有！」

「秋香！快把燕窩蒸好來！」

「吳剛！你還不快些去把旅長的烟杆燙了嗎！」

一時間，人們的脚步就忙亂的響了起來——這是一種音樂，是一種家庭特有的融和氣象的音樂呵！



他現在側着耳朵一聽，房外邊還是靜悄悄的，靜得連蚊子聲音都沒有。

他覺得有些無聊了起來，好像靈魂上突然缺少了一種甚麼東西，空虛了一大塊，隱隱覺得這融和的家庭就會黯淡了下來似的。

——自己已經快五十歲了，一個融和的家庭是必要的。——他想着，覺得自己還是到她房間去一下的好。但立刻他又自己克制住了。

——不行！那她會高傲起來的！一個堂堂的旅長去俯就了她，那不成了笑話麼？他故意很響亮的在喉管底裏呼一聲痰，響徹了整個的院落。是才聽見房外邊的人們忽然騷動起來了。

「呵，旅長起來了！有誰輕輕的說。」

秋香端了一盆洗臉水進來放在洗臉架上的時候，他問：

「太太起來了麼？」

秋香端正的站住，垂頭答道：

「還沒有」

秋香那帶着羞怯的豐滿的臉，血色很好的紅的兩腮，嫵媚的兩隻眼睛，以及那一個肥大的富有誘惑性的屁股，把衣服綑得緊綑綑的。在陽光下更顯得她的美麗。

——那屁股確要比太太的大些。——他想——據說那是宜男之相。但太太却有着非常大的醋勁！——他頓時又覺得太太討厭起來，而且覺得那擦了粉的臉也沒有這自然的臉子好看。

「旅長，副官長來了很久了。」秋香羞怯的說。

——那嘴唇動得多麼好看。——旅長凝神的想，眼睛直盯住她那嘴唇。

秋香急得滿臉飛紅了，紅得就像一朵桃花。

「秋香，你再來看看我這腳上擦傷的一塊皮，看看。」

秋香看見這威嚴的旅長頓時擺出那種尷尬的樣子，她知道這老傢伙又在打她甚麼主意了。她急得一面走過去，一面趕快說：

「旅長，副官長來了，有要緊事要見旅長，等了很久了！」  
旅長這才從夢境裏拖了出來似的，睜大一對眼睛。

「副官長來了麼？」

一種緊張的觀念立刻又把他捉住了。部隊的事，那早已成了他習慣上的重要的大事，這副官長這一個概念在他的腦子裏立刻全盤盤據了，秋香甚麼的早又拋出了他的腦子圈外。

「那麼，請副官長來吧。」



張副官長在門口喊一聲：

「報告！就進來了。」

他見旅長正在洗臉盆裏水淋淋地擰出毛巾來洗臉。

「旅長，早！」

旅長的鬚邊，耳根和頸上堆滿了螞蟻吐的口沫似的肥皂泡。他一邊拿毛巾兜着水沖洗，一邊說：

「今天已經不早了，我昨天到鵝毛山去回來太疲倦了。」

張副官長站在方掉邊無意識地拿起酒瓶來看看，一面掉過臉來微笑的說：

「旅長去看那地方好吧？我記得那裏是依山傍水的吧？我從來還沒有看

見過那樣好的風水。」

旅長沒有回答他，因為他正拿牙刷插進嘴裏去。洗完了之後，他用兩手把身上的衣服拍拍，然後說：

「我看，那地方倒很像我們的家鄉。」

「哈哈，不錯！不錯！」張副官長立動着嘴邊的一圈鬍子笑了起來。「那地方確是非常像我們的家鄉。簡直太像了，是呀，我是說我在甚麼地方看見過呢！那裏也有一道捲洞的石橋，是吧？」

吳剛端進一盤燕窩湯來了。

旅長一手接過盤，一手接過湯匙，向張副官長笑道：

「請。」

「旅長，請。」張副官長彎一彎腰，微笑的說。「我已偏過了。」

旅長喝了一匙湯之後，看着張副官長這態度覺得很高興。想不到大家在少年

時候同着一塊玩耍的孩子，現在自己竟在他之上。他於是快活的說道：

「那裏也有一道捲洞的石橋。我昨天晚上不知怎麼忽然記起我們小孩子時候的事……」

「旅長的記性真好。」

「我記得我們在月地裏偷偷拿着網兜下河去的事，月亮下的草地白濛濛的……」

「哈哈，旅長的記性真好。」

旅長兩口喝完湯，也笑了一笑，然後說：

「我記得你有一回拿網兜絆了我的脚一下，我就跌一個跤子……」

張副官長的臉頓時紅了起來，趕快笑道：

「旅長，那時我真不知道自己會那樣傻，真是該死！那時候我真是一太糊塗了！想不到旅長還記得。」他心裏非常慚愧，但同時却也高興旅長記起了這些事。

「那都是過去的事了，」旅長仍然微笑的說。「想不到時間過得真快。你我都快是五十歲的人了！」

張副官長的臉色忽然嚴重起來，走到門口邊向門外看看，然後走進來。

旅長皺一皺眉頭：

「你看甚麼？」

張副官長笑一笑說：

「我看有人在外邊沒有。旅長，我看我們旅部守衛的第二連還是調開的好。」

「甚麼事？」旅長忽然吃驚了，緊張的望着他。

張副官長移進旅長的身邊一點，悄聲說：

「旅長，最近第二連的兵士壞極了！爲了欠餉的事情，他們裏面在伏着可怕危險呢！」

旅長吃驚地兩眼不動的望着他，眼光顯得非常銳利。

「昨天晚上，」張副官長又說下去。「我的勤務兵來向我說，昨天王營長向他們訓話了之後，他們在背地裏亂罵。這事情本來我昨天下午就親眼看見過。我曾經責罰了他們。不過，據說他們在罵着趙軍需官把錢拿去買田去了呢！」

旅長非常憤怒了，但他鎮靜着，嚴厲的說道：

「這是誰傳出去的？」

「現在我還沒有確定的調查出來。不過，旅長對於身邊的馬弁們要注意一點才好，尤其是那吳剛……」

「哼，」旅長從鼻孔冷笑了一聲，立刻非常憤怒的就要叫吳剛進來。

「旅長，請你息一息怒。」張副官長嚴重地說。「還有別的消息呢！今天早上王營長慌慌張張跑來向我說，有人說吳參謀長要當補充團長了！他問我知道不，我真猜不透這是從哪裏來的消息。不過據我看，大概不爲無因，因爲昨天晚上李參謀醉了回來，口裏面又唱又笑的，這是這一兩個月來不曾見過的……」



旅長捏起拳頭，越加憤怒了，兩隻眼珠挺了出來。

「吳參謀長昨天晚上到了沒有？」

「已經到了。」

——哼，這禍害竟已到了！——旅長的腦子裏忽然這麼閃了一下。

張副官長掉過頭去向背後望望，見門口那兒沒有甚麼人，又趕快掉過頭來悄聲說：

「聽說昨天晚上錢秘書周圍長他們在他公館裏密談了一夜。」他一提到周圍長，心裏非常的不舒服：「他那團長的位置從前還該我的！」這一句好像鐵爪似的緊緊把他的思想抓住。他於是再着重的說道：

「周圍長最近是太跋扈了，昨天還發了趙軍需的脾氣！」

旅長的臉色變得很難看，發青，鐵緊的閉了嘴。他想：

——這幾天對老錢的到來，自己是太不小心了！也許從司令官那兒帶有甚麼

秘密來的吧？司令官最近和我是太別扭了！甚麼他都要抓過去而吳參謀長周圍長這些人……唉，太太的話究竟是對的！

他覺得很可惜，昨晚晚上回來的時候，沒有好好聽完太太的話，自己就咆哮起來。

——大概太太還有些甚麼嚴重的消息吧？

他憤怒的在桌上擊下一拳，嚴厲的說道：

「哼，補充團的事情，我已經決定了！我昨天叫你去叫王營長準備起來，你給他講了麼？」

「已經講過了，旅長！」

「那麼就這樣辦吧。」旅長把右手舉到桌上來，開始下命令了。「限今天下午把第二連調出去，但先把軍風紀給他整頓一下。把第一連調回來守衛。」

「是，旅長。」張副官長彎一彎腰說。

「把餉先發一部份給他們。」

「是，旅長。」張副官長隨即皺着眉頭。

「旅長，只是那兩筆官產還沒有繳來。」

「爲甚麼？」

「聽說李參謀他們要想幫忙要求一下。」

「胡說！」旅長把拳頭在桌上一打。「如果再不繳來，給我馬上押繳！」

「是，是。」

旅長看着自己擺在桌上握着的拳頭——是一個多毛的鐵實的拳頭，一個握有雄厚兵力和生死大權的拳頭。可是自己好久沒有發威，在這拳頭裏所握着的力量，竟至腐敗或甚至在周圍分裂起來了！

——是的！我一定要把我的力量握緊起來的！——他這麼想着，拳頭就更加握緊了，指頭的骨節都發出格格格的響聲。

吳剛兩手在胸前捧着兩個裝璜很好看的盒子站在門口立正，說：

「報告旅長！參謀長來看旅長來了。這是參謀長給旅長送來的鹿茸和燕窩。」  
旅長沉着臉說道：

「給我請到客廳去！」

他立刻站了起來。吳剛以為旅長要看禮物了，趕快高興的把盒蓋揭開來。但旅長瞪他一眼就走出去了。經過太太房門口的時候，只見太太站在門口裏邊，在繡花軟簾縫那兒現出她那雙紅腫的眼睛，一手捏着手巾蒙在發嘔的嘴上。他趕快把眼光掉開，因為他心裏感到些微的難過。客廳是一個滿月形的圓門，門兩旁排列的兩盆珍奇的他所歡喜的外國種的龍爪菊花，（那是鼎泰綢緞莊的老板送來的。）但

今天都在他的眼裏忽然失去了光彩。他一走到門邊，只見坐在煙榻右邊的一排椅子上的吳參謀長立刻站起向他迎出來了。

「旅長早！」吳參謀長點一點頭微笑的說。

旅長勉強裝着微笑，點一點頭，立刻又沒有表情地喊道：

「馬弁拿茶來！」

吳參謀長的心裏暗暗吃驚了一下：——怎麼呢？旅長今天第一次看見我怎麼就是這樣呢？難道真是因為和太太吵了的緣故麼？但他從來和太太吵是一回事，和我見面時又是一回事。唉，莫非是趙軍需官已說了我的壞話了麼？又或者昨天晚上和錢秘書周圍長的事情他已知道麼？

這些紛亂的疑問，在他腦子裏很快的一閃，他不禁戰慄了一下，但他竭力鎮靜着，仍然保持着不慌不忙的態度笑道：

「聽說旅長要大喜了。」

「是的。」旅長簡單的回答，大家就隔一個茶几在椅上坐了下來。停了一會，旅長才說道：

「你辛苦了！」

「哪裏。」吳參謀長點一點頭說。

兩個都保持一種莊嚴的態度，互相對望着。但相互間都在推測着對方的舉動和態度。馬弁們進去忙了一通，擺兩盞盞茶放在茶几上，給他們點燃長煙杆的葉子煙捲。兩個都含着煙杆，用嘴叭着，吹出青白色的濃煙，來打破面前的沉默。

吳參謀長一面叭煙，一面想：

——看情形今天不但不好問那禁煙的事情，連宋保羅的事也還是不談的好！他忽然煩惱地記起李參謀向他說的，趙軍需官常常對着別人提起自己和江

● 「大喜」這裏指的是生兒子的意思。

防軍的事情；那麼這回又去了來，那更是給他破壞的好機會了！

——是的，說破的鬼不害人，我倒莫如給他一個硬上！——他這麼決定着，從嘴裏抽出煙杆來，笑道：

「旅長，我這回回家去曾經會見江防軍的黃旅長……」

旅長把煙杆子抽出嘴停在下巴邊，冷冷地笑一笑……

「那很好。那是一個全省馳名的鋼甲旅長。」

「他托我問候旅長。」

「那很好。大概我上半年沒有把他捉住的緣故吧？」

吳參謀長見旅長雖然冷冷的，但覺得已把他的話引起來了。應該抓緊這機會，把他的興趣引到自己這一方面來，那麼許多事都好進行了。他於是乘勢叭一口煙，吹出青白色的濃煙來，微笑的說下去：

「他向我講起那次戰爭的情形來，確是非常的有趣。」

「怎麼樣？」

「那是這樣的，」吳參謀長用一個手指在茶几上一點，同時注意的看了旅長一眼，看他的態度是否已在改變。「他對旅長非常的佩服。他說，他自從和戰爭結了因緣以來，幾乎在全省橫衝直闖。但闖去闖來，闖得無聊起來了，因為他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敵手。旅長，這倒是一個有趣的人物。」

「有趣。」旅長冷淡的說。

吳參謀長怔了一怔，仍然接着微笑的說下去：

「他說，終於他是碰着高強的敵手了！上半年在挖斷山那一次，他在最前線督戰，旅長也在最前線督戰。他一手提着大刀，一手拿着手槍，誰要是退下去，遠的就給他一槍，近的就給他一刀。他說，可是士兵們終於崩山倒海似的退下來了，他甚麼也攔不住了，一個身邊的馬奔向他說：「旅長，趕快走！敵人已經衝來了！」他一刀就把奔兵砍倒在地上。可是就在那時候，不知從哪裏來的，只見一個穿着兵衣服的人提



着手提機關槍的，背後帶領着十幾個弁兵，——那就是旅長。」他鄭重的看了旅長一眼，旅長的兩眼在緊張的睜大起來。他於是更加鎮靜的說下去。「他見旅長已經衝到面前來了，看看只有十來步光景，他慌得丟了大刀，兩個弁兵把他扶上馬背，才逃走了。」

這給他描出來的過去那轟轟烈烈的景象，在旅長的眼前重現出來了。旅長頓時感到了緊張，興奮，一種威名和權力的感覺在他的腦子裏明確的擴展開來。覺得這面前的吳參謀長究竟渺小得多了。聽他說到最後的時候，他忍不住笑一笑，含着煙杆噴出白煙說道：

「那一次把他活捉着就好了。」

吳參謀長也微微笑了一笑，鎮靜的說：

「旅長，你真佩服得你了不得呢！他說在戰爭中只有旅長是他的知己。我自然也代表了旅長問候了他。」

旅長點一點頭，臉上沒有表情地又叭起煙來。

吳參謀長看了他一眼，暗暗吃驚着：「唉，今天這形勢大概有些不大好！」他在肚子裏盤算着也默默的叭起煙來。

大家都又沉默了。停了一會兒，旅長掉過臉來道：

「錢秘書到這裏來了，他向我說他是提款來的。他來會過你麼？」

吳參謀長吃驚得汗毛都倒豎起來，「唉，果然他已知道了，」但他仍然竭力鎮靜着，趕快微笑的答道：

「已經來會過我了。我本來昨天晚上，一到馬上就要過來看旅長的，就因為他來了，又弄得我走不成。」

他說完，開始覺得這一種硬上的辦法很妥當，但隨即他又覺得不妥當了。因為他看見旅長只是含着煙杆沒有表情的點一點頭。

他兩個約着一塊上旅部去。立刻十幾個掛好盒子砲的弁兵都在門邊一字兒屏列着伺候。七八條高大的黃的和黑白花的洋狗在天井邊站了起來。兩個的臉一點表情也沒有，莊嚴地一走出來，洋狗們就爭先恐後的向外面跑去了，一面跑一面嗷嗷的叫着。弁兵們在他兩個後面緊緊的簇擁着。

旅長忽然停着脚步了，大家都一斬齊的停住。

「伍長發！旅長喊道。

伍長發趕快從弁兵羣裏跑了出來，立正，使勁的挺着胸脯，垂着兩手。

「你去給太太請醫生去。」旅長沉着聲音說。「你叫秋香記着把藥熬給太太

吃。」

旅長一說完，又走起來了。弁兵們都帶着嫉妒的眼光看着伍長發走了開去，大家又簇擁着旅長和參謀長走出來了。

到了門口，門房垂手立在旁邊，衛兵舉槍行禮。一乘綠紗窗的拱竿轎子和四個穿了滾紅邊短衣褲的轎夫在階沿下伺候着。

洋狗們在街心旺旺的叫，街上的行人都趕快向兩邊躲開，遠遠站在屋簷下，緊張的看着那從高大龍門裏擁出來的旅長參謀長和弁兵們。附近一帶店鋪裏的伙計們都立刻停止了工作，三三五五的隔櫃台伸出臉來。在一家雜貨店的門檻裏，一個小孩扯着他祖母的衣襟，嚷着要看，因為門外邊站滿的人把他遮住了。祖母嚴重的伸手握着他的嘴：「不許叫！大人會打人的呵！」

一個光頭的小學徒剛由街心向猪肉店跑回，忽然那羣洋狗旺旺的一聲猛撲過來，他嚇得趕快逃上階沿，一面揮動兩手自衛着，一脚幾乎踢在狗的身上。肉店老板嚇得胖臉都發青了，趕快從肉案跳了出來，給那學徒拍的一耳光，就抓着他的耳朵

拉回店去，一路責罵着：「哼！你尋死麼！你要給我闖禍麼！」

滿街的陽光都也頓時黃閃閃的緊張了起來，屋簷吹下一口風來，着地捲起一股灰塵，更加重了眼前烏煙瘴氣的嚴肅的空氣。

吳剛跑到轎邊來，扶着轎前傾斜的轎竿。但旅長看也不看，就和吳參謀長在街心走起來了，他竭力向前走一步，使吳參謀長稍稍跟在自己的肩後。弁兵們都擁在他兩個的後面，在街心一字兒橫排着走。轎夫們則抬起空轎在後面跟着。

洋狗們在前面開道，旺旺的一路跑去，街心走着的人們都陸續向兩邊躲開；一個斷了腿的叫化子也顧不得腿痛，慌忙爬上階沿去。旅長昂起頭，腰骨筆直的走着，心裏感到一種充滿了嚴肅的權力的痛快。他從眼角梢忽然發覺了吳參謀長和自己快並肩了，他就把步子稍微大一點，仍然保持着一個稍前一個稍後的距離。

洋狗們快到旅部就慢起來了。旅部門口的衛兵們一見洋狗，便立刻整起精神，把回下去的胸部直直的挺了起來。旅長和參謀長一到門外，便聽見一聲響亮的口

令：

「敬禮！」

兩個站在旁邊的號兵便吹起三番敬禮號來：

「大達，達大達，大達低，低達低，大達低低達大大，低達大，達達達……」

在口令聲和號聲裏，衛兵們一斬齊的舉起鎗來。

在天井中的士兵們，正在搶奪着一顆蜂窩，成羣的黃蜂在他們的頭頂上嗡嗡亂飛，大家伸出無數的手在趕打着，但一聽見狗聲和號音時，已見弁兵們簇擁着旅長和參謀長在營門外出現了。士兵們趕快向兩邊跑開。一個兵忽然跌了一跤，他慌忙爬起來時，旅長已在天井邊鐵青着一張臉咆哮起來了。他嚇得膝蓋直發抖，趕快筆挺的站直，垂着兩手。天井兩旁的士兵們都替他捏一把汗，靜靜的筆挺站着。

旅長怒衝衝的走到那士兵面前了，夸的一聲就給他一個嘴巴。音聲響徹了天井，響徹了每個士兵們的心。那士兵仍然挺直不動的站住，左頰青了一塊，剛剛轉成

紅色，旅長又垮的給他一個嘴巴。那塊紅色立刻又變成青色。

旅長氣得臉直發青，兩眼鋒利地緊盯住他。就在這當兒，一個蜂子飛來了，全身黃黑色，尖嘴尖屁股，兩翅飛舞着發出嗡嗡的聲音，就在那兵士粗亂的眉毛前，深陷的眼睛前，尖尖的鼻子上上下下飛動。那蜂子忽然停在那兵士的鼻樑上了，伸出牠屁股尖的針刺直向皮膚刺進去，屁股還動了幾動。那兵士僵了似的，緊緊咬住牙齒，仍然腰骨筆挺的立正，兩手垂在屁股邊不動。那鼻樑上立刻隆起一個疱來。眼眶裏含着淚水。

旅長石像似的看了他好一會，忽然嚴厲的喊道：

「叫孫連長馬上把全連士兵給我集合起來，我要訓話！」

天井兩旁的士兵們都覺得那士兵周志高一定是大禍臨頭了。周志高的心也直衝喉頭亂跳，額頭都綻出大顆大顆的汗水珠子來。臉上頓時變成土色。

孫連長把「軍笛」●呼呼一吹，士兵們都慌忙站成一長條的列子。孫連長領

着三個排長站在列子的前頭。

旅長站在弁兵們和吳參謀長的前面。他把右掌握着左掌擺在小腹前，挺着胸，昂着頭，把列子從頭到尾看了好一會，檢查着每個兵的立正姿式。從連長到士兵都惶恐地竭力把自己的胸脯挺出，立得就像一列鐵樁似的。

最後，旅長舉起一隻手到臉前來，嚴厲的開始了，他的嘴巴好像在咬鐵似的，很準確的動着：

「聽到！」

天井裏是一片嚴肅的靜，靜得連晒在天井裏的太陽光都不敢抖動。

「剛才我打了的這個兵，現在我要立刻提升他當班長！」

全列子從連長到士兵，以至背後的吳參謀長和弁兵們，個個都感到吃驚，更加



緊張起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個疑問在每一個人的心上掠過。

「我要說，我剛才打了的是我們全軍中的模範兵！本來你們這種亂七八糟的亂跑，是敗壞軍風紀的，個個都應當嚴厲處分。」旅長忽然伸手指着周志高。「可是我剛才責罰他。他在挨打的時候，連臉都不動一下。隨着一個蚊子飛來在他鼻子上刺了好一會，刺起了一個疤，他連眼睛都不閃一閃，連淚水都沒有，他的立正式還是一點也沒有改變。這種精神是值得嘉許的。這是我們軍人的模範。所以我要立刻提升他當班長！」

他停住了，輪着兩眼看了列子裏每個人的臉孔，看他們究竟感動了沒有。最後，他垂下頭了，兩眼望着地下，好像在思索甚麼似的。兩手的指頭交合着擺在小腹前，半面轉過身來踱兩步，停一停，又轉過身去踱兩步。前後的人們都緊張的把他望着。最後，他站住了，昂起頭來，又嚴厲的說道：

「最近你們的軍風紀是太壞了！從此以後都要整頓起來！本旅長是有眼睛的！」

凡是只要好的，嚴守紀律的，我會馬上把他提升起來！只要是我知道就是兵，我也馬上可以提升他當連長！他向着前面的列子莊嚴地看了一眼，然後嚴厲地大喊一聲。「聽見哇！」

一陣斬齊的龐大的吼聲在整個列子裏面應了出來：

「聽見啦！」

「孫連長！你馬上把這個兵的公文給我呈報上來！」

「是！」

旅長要走開了，孫連長趕快喊一聲「敬禮！」兵士們都斬齊地把右手舉到軍帽簷來。

旅長點點頭，隨即昂着頭轉過身來，看了吳參謀長一眼，那一眼好像說：「你看吧！我的權力！」

弁兵們簇擁着他，和吳參謀長就向裏面走進去了。

五

列子一解散開來，士兵們等連長和排長們都進屋裏去了，大家都就立刻把周志高圍了起來。都爭着搶到前面來看他的鼻子。

周志高這回才覺得鼻樑和左頰針刺似的痛了起來。他伸手摸摸左頰，熱熱的，腫得好像發糕，但心裏却感着一種莫明其妙的高興。

「噲，周班長！一個嫉妒的喊道。

「報告周班長！部下前天也挨了一耳光！另一個也嘲笑の喊道。

「報告周班長！我們兩個月的餉請給我們發下來呀！第三個却做一個立正姿式，向他伸出手來了。

塌鼻子的杜占鰲擠上前來看了一看，就掉過頭去向人堆後面喊道：

「喂，王金玉，來看呀！媽的，同是一樣的挨揍，我們却沒有這樣的好運氣！媽的，昨天我們怎麼遇見的是副官長，不是旅長呢？」

尖下巴的王金玉在人堆後面嘲笑的喊起來了：

「媽的，去爬你的狗屎吧！別要把你想瘋了！就是個個當班長，也沒有那許多班長給我們當呀！」

「可是他竟當了班長！」杜占鰲不服氣的說。

旁邊有一個插嘴進來了：

「旅長說還當連長呢！」

王金玉想起昨天自己白白挨打的事情，心裏有些不服氣，他於是帶着煽動的口吻說道：

「可是當班長還吃飯不？我們到現在還是一頓也是稀飯，兩頓也是稀飯呀！這一句話，好像鐵爪似的緊緊抓住每一個人的心了。大家都旋風似的掉過頭

去，緊緊把他望着。

有一個弟兄忽然舉起一隻手來說：

「你們吵雞巴呀！旅長又要說我們不守軍風紀了！」

這一句話，又好像更大的鐵爪似的把每個人的心緊緊抓住了。大家又旋風似的掉過頭去，緊緊把那腫鼻樑腫左頰的模範兵望着。

孫連長打連長室走出來了，憤怒的咆哮了起來。士兵們趕快就要向兩邊躲開，他忽然大聲喊道：

「不准動！」他氣衝衝的向這一大堆兵士走了過來。士兵們立刻又緊張起來了，都趕快端正的垂着兩手，有的還特別把胸脯挺得過火，竟至連小腹也挺了出來，都忘記了。

就在這同一的時候，李參謀忽然也從裏面憤憤的昂頭走出來了，他走到天井邊，就高聲的喊道：

「孫連長來我給你說一句話！」

孫連長立刻叫士兵們「散開」。李參謀却趕快搖手說：「不必。」大家於是又站着了，見他兩個帶着一種緊張的樣子，都詫異的把他們望着。

「孫連長！」李參謀舉起右手來向他一指，憤憤的用着使所有的人都可以聽見的低聲說。「我看見了副官長在寫命令，限今天下午要把你們全連調走了！」

「爲甚麼？」孫連長詫異地然而憤怒地把他望着。「我們住在這裏難道有甚麼過錯？」

「誰曉得？」李參謀攤開兩手來，憤憤的偏着臉，說。「據我看，這中間一定有甚麼挑撥！」

「誰挑撥？」孫連長茫然的憤怒着，現出優裏八幾的樣子來了。「媽的，老子不捶扁他，算不得人養的！」

李參謀忽然嚴重地把嘴湊到孫連長的耳邊，悄聲說：

「你怎麼這麼傻！這不明明是那裙帶軍需幹的把戲麼？」

「滾他媽的蛋！」孫連長暴怒的吼起來了。「媽的，我說過的，他再拖欠我們的餉，我要尅他屁股的！喂喂，李參謀，今天既然要把我們調走，我們的餉呢？」

「不曉得！」李參謀搖了搖頭。故意把聲音講得很響亮地，同時望一望面前的士兵們。「好了，我還有要緊事，我要趕着到宋家去一去！」

兵士們緊張的看着，忽然聽見說要調走，忽然又聽見說餉，大家都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緊張並且憤怒了。李參謀慌慌忙忙向着營門走去的時候，大家都一圍的向孫連長圍了起來。有幾個七嘴八舌的問起來了：

「報告連長，我們要調走？」

「報告連長，可是我們的餉呢？」

孫連長暴怒的橫着眼珠看了他們一眼，就咆哮起來：

「你們在這裏圍着幹甚麼！各自給我散開去！就是你們這些亂七八糟的傢伙

給我尋些麻煩！走開！不准講話！

兵士們都一怔，靜了下去，但不退開。停一會，忽然有一個在他背後又說起來了：

「可是我們的餉！」

這雖是輕輕的一聲，但却是沉實的一聲，好像在半夜裏誰拿着一個小鑼錘敲了一響清磬似的，聲音在每個人的心弦上蕩動，每個的臉都顯着沉靜和焦慮的顏色，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孫連長。

——餉！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事！趙軍需官這傢伙確也可惡！哼！他竟把我破壞了！今天要把我調走了！好的，你要破壞我，我倒要叫你認得我！——他憤怒的想着，兩手分開衆人，在人巷子裏走出的時候，故意加重着語氣咆哮的喊道：

「我不曉得！你們問趙軍需要去！」



兵士們散坐在太陽晒着的天井邊，漸漸的奇怪起來了：「嘻！今天真是古怪得很！一會兒要打人，一會兒又升官，說是模範兵，但一會兒又要調走了！然而說到餉，『不曉得！』於是大家都就敵意的看着周志高了。都想媽的，他一個人升官，我們大家都餓着肚子！」

快吹吃飯號的時候了。

只見兩個穿着破軍服，敞開胸膛，赤裸大腿的伙伕，滿臉流汗的從大廚房抬一桶稀飯出來，擺在天井當中，稀飯黃湯湯的在太陽下閃光。伙伕抽出槓子，又跑轉去抬一桶稀飯出來了。地上還疏疏落落的擺了幾盃青菜。

號音一吹，兵士們立刻排成一長條列子。點過名之後，大家一聞的就圍到飯桶

邊來，爭着拿盤到桶裏去舀稀飯。他們見周志高拿盤跑了來，大家就緊緊圍着飯桶，把他擠開去。他走到一個麻臉的旁邊，麻臉推他一掌喊道：

「周班長！這不是你吃飯的地方！」

周志高憤憤的看了他一眼，只得跑到另一個飯桶去了。這邊的飯桶，大家也緊緊圍着，把他擠開去。王金玉嘲笑喊道：

「報告班長！去幫我們報告一下，這頓又是稀飯，媽的！」

周志高氣得臉青地跳起來了：

「媽的，當班長算甚麼？又不是我去要來的！你們不願意吃稀飯，有本事你們就自己報告去！」

「噓！」

「噓！」

「噓！」兵士們立刻發出抗議的聲音。

王金玉跳到他面前，扭歪着臉，喊道：

「嘻，你怕我不敢麼！我們當兵不吃飯幹條卵來！」

士兵們圍了過來，都站在王金玉的一邊裝着怪臉望着周志高。隨後有幾個跳出來，把他兩個拖開了。

「算了！稀飯快冷了！吵雞巴！」

「可是你們看他呀！」王金玉一手端着稀飯盤向周志高一指。「當了班長就那麼威風起來了！」

周志高憤憤的轉過頭去，一面說：

「好的，你罵我！報告連長去！」

衆人又把他拉住了。

「好了吧！我的弟兄們！」杜占驚雙手捧着稀飯盤向他兩個彎腰作一個揖。

「甚麼都是小事，我們的餉才是大事！連長不是說他不曉得，叫我們向趙軍需要去

嗎！

大家都不說話了，端着飯盤，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王金玉又跳起來說：

「好的，我們向他要去！」

周志高從鼻孔冷笑了一聲：

「哼，別在那兒說大話！你敢麼！」

「哼，我有甚麼不敢！」王金玉就拍了胸膛一掌。

就在這時候，趙軍需官從裏面匆匆忙忙的走出來了，大家都立刻靜了下來，一團一團的圍着一盤青菜蹲下去，偷偷的拿憤怒的眼光看着在走動的趙軍需官那愁眉不展的胖臉。

趙軍需官一面走，一面想：

——唉，事情真是想不到會變化得這樣快！我得趕快去叫劉大興把錢弄來，不然要押繳了！

「噲，王金玉！怎麼啦！」周志高嘲笑的說。「我們的耳朵還是熱的呢！」

王金玉憤憤的放下筷子盤，就站起來了。大家都吃驚的旋風似的掉過頭去望着他的背影。王金玉已向趙軍需官的面前走來了。他很起勁的兩腳後跟一靠，臉就脹得通紅，額角上蚯蚓似的青筋鼓了出來。

「報告軍需官！」他喊道。「我們的餉甚麼時候發下來！」

趙軍需官一驚，呆了一下，白胖的臉兒頓時發紫。他看了王金玉一看，隨即又憤怒了。

——哼，一個兵，居然和我直接要起餉來了！這一定是甚麼人玩的把戲？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兵士們都一閃的圍過來了，他的膝蓋抖了一下——該不會暴亂麼？這些野傢伙們——他着急地想。兵士們緊緊的把他圍着。站在後面的有幾個兵士說起來了：

「報告軍需官！我們兩個月沒有拿過餉了呵！」

嗎！

大家都不說話了，端着飯盤，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王金玉又跳起來說：

「好的，我們向他要！」

周志高從鼻孔冷笑了一聲：

「哼，別在那兒說大話！你敢麼！」

「哼，我有甚麼不敢！」王金玉就拍了胸膛一掌。

就在這時候，趙軍需官從裏面匆匆忙忙的走出來了，大家都立刻靜了下來，一團一團的圍着一盤青菜蹲下去，偷偷的拿憤怒的眼光看着在走動着的趙軍需官那愁眉不展的胖臉。

趙軍需官一面走，一面想：

——唉，事情真是想不到會變化得這樣快！我得趕快去叫劉大興把錢弄來，不然要押繳了！

「噲，王金玉怎麼啦！」周志高嘲笑的說。「我們的耳朵還是熱的呢！」

王金玉憤憤的放下筷子盤，就站起來了。大家都吃驚的旋風似的掉過頭去望着他的背影。王金玉已向趙軍需官的面前走來了。他很起勁的兩腳後跟一靠，臉就脹得通紅，額角上蚯蚓似的青筋鼓了出來。

「報告軍需官！」他喊道。「我們的餉甚麼時候發下來！」

趙軍需官一驚，呆了一下，白胖的臉兒頓時發紫。他看了王金玉一看，隨即又憤怒了。

——哼，一個兵，居然和我直接要起餉來了！這一定是甚麼人玩的把戲？

他氣得說不出話來。

兵士們都一閃的圍過來了，他的膝蓋抖了一下。——該不會暴亂麼？這些野傢

伙們？——他着急地想。兵士們緊緊的把他圍着。站在後面的有幾個兵士說起來了：

「報告軍需官！我們兩個月沒有拿過餉了呵！」

「怎麼今天要把我們調走了還不關餉給我們？」

最後有一個輕聲說道：

「是不是通通都拿去買田置地去了呢？」

這雖然說得很輕，但在趙軍需官的心上好像是重重一擊，他的心劇烈的跳起來了。但這一擊却打開了他的心扉，一切甚麼陰謀詭計和怎樣的來路，都好像非常明亮的在他眼前呈現出來了。他鎖靜了一下，趕快裝出笑容，伸出右手來向前一揮說道：

「大家聽到。」

兵士們都就立刻靜下去，屏着呼吸睜大眼睛緊張的把他望着。

「你們的餉，司令部還沒有發下來。昨天王營長已向你們講過。不過旅長說，現在由我去給你們設法，就這兩天給你們發下來……」說到這裏，看見兵士們的臉漸漸開朗起來了，他於是又把手一揮嚴厲的說道：



「你們的餉，旅長是決不會欠你們的！但是你們這種聚衆要挾的行動可不行！你們應該要守你們的軍風紀，不得受人的挑撥！」

兵士們每個的臉孔都呆了一下，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但隨即又有幾個說起來了：

「究竟哪天發給我們？」

「我們今天就要調走了呀！」

孫連長忽然慌張地跑出來了，大喝一聲：

「你們在幹甚麼！」

大家掉頭一看，慌忙就跑回剛才的原地去了。

孫連長的心咚咚的直衝喉頭亂跳。他滿臉張惶地跑到趙軍需官面前，抱歉地說道：

「軍需官，他們在作甚麼？」

趙軍需官青着一張臉，全身都氣得發戰，看也不看他，掉轉身就向裏面走去了。  
一面走，一面從鼻孔冷笑了一聲：

「哼，你還來問我！你們幹得好事！」



趙軍需官經過副官處門口的時候，遇見張副官長站在門口拿着一封命令在叫傳令兵。他慘笑地露齒喊道：

「噤嘴，反了反了！」

張副官長慌忙跑上前來，嚴重地張大一對眼睛，急促問道：

「甚麼事，甚麼事？」

「噤嘴，反了反了！第二連的士兵們圍着我，幾乎就要把我打死了！」

「怎麼回事！打傷你那裏了？這還了得！」

「噤嘴！我馬上要見旅長去了！」

趙軍需官就直向裏面走去了。

張副官長莫明其妙的嚴重着臉色，張開嘴巴就要跟着他走。却見孫連長的臉色白得像紙一般，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了，他跑到張副官長面前，兩眼張惶地拿起右手來說：

「副官長，那是這樣的。那我實在不曉得，那是這樣的，那是兵士們問他要餉，那是……」

「哼，這很好！」張副官長憤憤的說了一句，看也不看他，就向趙軍需官追進來了。

他陪着趙軍需官走到鄭秘書的房門口，只見旅長嘴上含着左手拿的象牙烟杆，坐在煙盤的左邊，鄭秘書則拿着一封寫好的紅八行信紙，用半邊屁股坐在煙盤右邊，唸給旅長聽。

張副官長走在趙軍需官的前面，因為他感到這是自己的責任來了，他趕快喊一聲：

「報告！」

旅長和鄭秘書都旋風似的掉過頭來。一見趙軍需官那氣得發青的臉，旅長便把頭一扭，挺着頸根問道：

「甚麼事！」

「報告旅長，」趙軍需官端正的站在煙榻前，帶着受了傷似的顫聲說。「他們士兵包圍我……」

「甚麼？」旅長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了，立刻從嘴裏抽出烟杆來，頸根更加挺了起來。

張副官長搶着說：

「旅長，是這樣的！第二連的兵士包圍着問他要餉，把他打了！」

旅長一拳打在床沿上，煙燈裏的豆大火光都抖跳了一下：

「混蛋！」他憤怒的鼓起兩眼吼道。

趙軍需官趕快說

「旅長，是的，他們圍着我，聲勢洶洶的，幾乎要打起來了！」

「把孫連長立刻給我押起來！」旅長向着張副官長喊道，隨即怒衝衝的站了起來。「這簡直太不成話了！」

鄭秘書嚇了一跳。知道旅長在盛怒之下，是甚麼話都不好說的，但他覺得這士兵還沒有調走，一把孫連長押了起來，就在這旅部門口會出甚麼亂子呢？他呼吸迫促地放下信紙跟着站了起來，彎腰湊到旅長的面前，嚴重着一張臉說：「他已下了決心苦諫，即使遭到嚴厲的拒絕也不管了！」

「旅長，這事情恐怕還要斟酌一下吧？」

張副官長也覺得馬上押起來就會非常棘手，因為他知道，孫連長一定到吳參謀長房間去了，而且現在重要的是先對付士兵的問題。他也嚴重着臉色說道：

「旅長，我看此刻就把孫連長押起來，大概有許多不方便吧？是嗎？我看先想辦

法發一點餉給他們再這麼辦。不然的話……」

旅長鐵緊的閉住嘴，輪着兩眼看了他們一眼，就又坐下來了。停了一會，他又偏側着臉嚴厲的說道：

「那官產的款子……」

趙軍需官連忙搶前一步：

「報告旅長，還有那宋保羅的還沒有繳來！」

「給我押來！」旅長捏着拳頭在床沿打了一下。「限他今天給我押繳！」他把頭掉過來望着張副官長。

張副官長趕快點一點頭，答道：

「是。」

「同時趕快給我到連上去，給他們說，馬上就給他們關餉。」

「是。」









孫連長跌跌撞撞的走進吳參謀長的房間。吳參謀長正坐在一張辦公桌前，板着臉翻卷宗看。聽見門簾的響聲，他以為又是誰偷偷在屋外看來了，便氣憤憤的掉過臉來。孫連長已端正的站在他面前，慌忙說道：

「報告參謀長！」

吳參謀長見他的臉色那樣慘白，有些吃驚了，但他鎮靜着，看着他的臉。

「報告參謀長，」孫連長的兩隻眼球在眼眶裏慌張地不停的左右轉動。「今天事情糟透了！李參謀剛才跑來向我說，我們第二連要調走了，沒有餉發下來，士兵們一聽見，就把趙軍需官包圍起來了！幸好我跑出來吼住他們，他們才跑開了！參謀長，你看這事情簡直糟透了！不知道旅長會怎麼樣！」

「哼！」吳參謀長冷笑了一下。定定的看了他一會，就冷冷的把臉掉開去，看着面前的玻璃窗格子。他覺得這倒真是糟透了！自己下面的這一批人沒有一個中用的，簡直給自己的事添了不少麻煩！昨晚上海秘書去會自己的事，是誰都不知道的，但今天部裏邊却已傳遍了。衆人都在用詫異的眼光看着他，而且隨時似乎還有人在門外偷看！綜合起今天在部裏所聽見的各種謠言來——那些很刺心的謠言，簡直像鬧得烏煙瘴氣……他越想越憤怒了，兩手太用力，捏着的卷宗殼紙都捲了開來。但他鎮靜着竭力不露出一點自己的慌亂，很沉着的轉過臉來，嚴厲的說道：

「今天你向誰說過我要當團長？」

孫連長怔了一下，趕快端正的答道：

「報告參謀長，我沒有說過。真的，我可以賭咒……參謀長問過李參謀沒有？」

吳參謀長沒有回答他，只定定的用看透一切似的眼睛看着他的臉。他厭惡地

想：

——這簡直是一些豬！自己幾個人就在互相攻擊！

「去吧！」他冷冷的說。「我不愛管你們這些閑事！」

孫連長簡直呆了，木頭似的站了一會，見參謀長那鐵似的方面孔，他只得無可奈何地做一個立正姿式，向後轉。他傷心地下了決心：參謀長都不幫他了！他只有硬看頭皮去等着了！

「轉來！」吳參謀長忽然喊道。

他又只得頹喪着臉轉過來了。

「哼，你看你那樣子！」吳參謀長冷笑地說。「拿點你的男兒氣出來呀！你們是太年青了！一個人凡事要沉着，才能做得出大事來的。你們剛才，不，你們這兩個月來究竟幹了些甚麼事情！」

「剛才就是這樣的，」孫連長急急地說。

吳參謀長立刻打斷他的話：

「不，我不要問你剛才！我要問你們這兩個月來……」

孫連長有些茫然了。

「參謀長，真的，沒有甚麼事情，我們都好好的，和平常一樣……」

「哼，都和平常一樣！可是你們的敵人已經給我樹得不少呢！」

孫連長沒有話了，呆呆的紅着臉看着吳參謀長。

吳參謀長冷笑的點了幾點頭。大家整整的僵了幾十秒鐘。隨即他又覺得這年青人太難爲他了，究竟還是不大好，他總是自己的手下人呢！最後他抬起眼來，用兩個手指頂着桌面，慢吞吞的說道：

「你剛才的事情，那只有看你的造化了！」說到這裏他停了停，看了他的臉色一會，又才冷冷的補一句：

「好，去吧。」

沈軍醫官慌慌張張跑進來了，他彎腰站在吳參謀長的面前，拿手巾蒙着鼻尖，「嘩」了兩聲，悄聲說：

「參謀長，事情壞了！他們去抓宋保羅去了！」

吳參謀這回着着實實吃驚了一下，手掌在卷宗上一拍，就掉過臉來：

「唉，你們這些人簡直要逼得我……唉，這是怎麼一回事？」

沈軍醫官怔了一下，以致拿着的手巾在嘴角邊停了好一會，見吳參謀長憤憤的望着他，他又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說才好了。隨後見吳參謀長老不開口，他又只得慚慚的說道：

「參謀長，宋保羅在今早上看了參謀長去了以後，參謀長剛走不久，他又去了。」

一次他帶去的那東西，我已交給二太太了，他在等着回音，可是現在他們却去抓去了！

吳參謀長好像隱隱的感到：大事去了！他很短的嘆了一口氣。他自從昨天晚上和錢秘書商定之後，所等待的就只是司令官在電話上和旅長最後的決定。覺得前途非常樂觀。可是今天，一切疑難，一切糾紛都突地鑽出來了，圍繞着他，攻擊着他，這些攻擊的來踪和去跡，就像漆黑一團紛亂的絲，無從抽出一點頭緒。而且今天自從見了旅長之後，到部裏來，感到自己所處的地位，就像一個陌生人似的，不簡直像一個犯了什麼嫌疑似的，不被注意，但同時却被窺伺！他越想越覺得受了這批手下人的拖累——唉，你們拖累得我好苦啊！——最後他鎮靜的抬起臉來說道：

「昨天晚上錢秘書他們在我那兒的事情是誰講出去的？」

沈軍醫官怔了怔，悄悄說道：

「李參謀也在懷疑這個，他向我說，恐怕是余參謀說的吧？」



吳參謀長頓時憤怒了，在檯上一拍——「哼！這忘恩負義的王八旦！我還以為他是自己人呢！」

沈軍醫官皺一皺眉頭着急地說：

「可是那宋保羅……」

吳參謀長嘆了一口氣：

「唉，這事情我還沒有機會向旅長說呀。」

「可是他們就要抓來了呢！」

「那麼抓來了更不便說。你看見今天旅長的脾氣的吧？」

沈軍醫官急得伸手抓了抓頭髮：

「可是如果一抓來我們就糟了！如果宋保羅說出那些事情來呢？」

吳參謀長這才真的吃驚了，睜大了兩眼把他望着。

「不過，參謀長，」沈軍醫官又把嘴巴湊攏去悄聲說。「這回的官產的事情現

在是兩家，可是他們只抓了宋保羅，沒有抓劉大興呢！

吳參謀長在卷宗上拍了一掌：

「是這樣的嗎？」

他好像覺得一切又有轉機了。好像覺得這一切都又不能單怪自己手下人的不中用；而是處在敵對地位的張副官、趙軍需官、王營長等人對自己的排斥，確也是相當猖獗。他覺得一切的樞紐就在這兒。接着他就自暴自棄似的想道：

——這些事情看他怎麼發展下去再看吧！不怕他們包圍了旅長，可是我也有我的相當實力抓在手上的！

他的眼前立刻閃現出了周團長、錢秘書、劉連長等等人的面影，而且還有司令官，還有江防軍那邊……他自己立刻又興奮起來，感到剛才自己的頹喪的可笑。——是的，我應該拿出我自己的魄力來的……最後他用指頭點着卷宗，畫了一圈，悄聲的向沈軍醫官說起來了，而沈軍醫官則緊緊看他的指頭轉動。

「我看現在的事情是只有這一條路了。」吳參謀長把指尖在桌上畫了一橫，像作成了一個戰圖計劃似的。「今天我是不便向旅長說的。你頂好立刻去找柯牧師來！」

沈軍醫官莫明其妙的點頭答應着：

「是是。」但立刻就疑惑起來了，他拿手巾蒙着鼻尖「嘩」了一聲，說：

「他來恐怕不見得有用吧？」

吳參謀長鄙夷地看了他一眼，於是斬釘截鐵地說道：

「你去呀！我自自有道理！」

吳參謀長見他已走到門邊了，又把他喊住，向他悄悄說了幾句話，才叫他趕快趕去。

當看見沈軍醫官走出門去的時候，他心裏不禁惡毒的冷笑一下：

——哼！旅長呀！旅長！你要給我臉色看麼？好，我也給點你看！

他關好卷宗，決定到鄭秘書的房間去了。伸手拈扯着鬍子尾巴，走出房門，却見周團長進旅部來了，後面跟隨着三個揹盒子砲的馬弁。

周團長一走到面前來，就笑道：

「你早呀！」

吳參謀長笑笑的點一點頭，就向他招一招手。把弁兵們留在房外，兩個又進屋裏來了。

站在辦公桌邊，吳參謀長用兩個手指在桌面上一頂，說道：

「剛才第二連的兵士包圍趙軍需的事情，你知道麼？」

周團長憤怒了起來，眼睛睜得大大的：

「我剛才進營門的時候就聽見了！哼，這事情我看太不成話了！可是這老趙也太可惡！他向士兵們把一切都推到司令部了呢！」

吳參謀長冷笑一聲，點一點頭，從桌面舉起那兩個指頭來，笑道：

「照你看來，這事情怎麼辦？」

周團長拿着拳頭在桌上一擊，憤憤的說道：

「哼，這太掃我的面子了！我只得去向旅長說，把爲頭的兩個抓起來！」

吳參謀長拈着鬍子尾巴點一點頭：

「這倒也是一個辦法。」他說；他隨即又皺起眉頭了。「可是在這欠餉了兩月，士兵們竟至敢於包圍長官，如果馬上抓了起來，不會不出亂子麼？據我昨天晚上所得的各種消息，現在各連都在隱伏着可怕的危機呢！」

周團長怔了一下，隨即又拿拳頭在檯上咚咚擊着：

「那麼我只好主張把孫連長暫時看押起來，以卸我的責任！」

吳參謀長大吃一驚，大大睜開眼睛望着他。他好像覺得：竟不料周團長這人遇了這樣的事情，竟至草包到這樣！

「那自然也是一個辦法。」他點一點頭說，隨即拿一隻手掌拍拍他的肩膀，——在他看來，這應該是一個有擔當的肩膀。「可是老哥，這對於你的面子下得去麼？孫連長是你的人呀！而且他是一個能征慣戰的小子，每次打衝鋒少得了他麼？」他說到這裏停下了，兩眼炯炯的盯住周團長的眼睛。他不放鬆地逼住那眼睛，使他沒有致慮的餘裕。果然那眼睛在遲疑起來了。

「是呀！我就是這樣想呀！但是照你看來，你覺得怎麼辦呢？」

「不忙。」吳參謀長用手在面前一攔，好像要攔住他的話似的。「我想你今天還有新消息告訴我吧？昨天晚上我們所聽見的，那幾家繳了款的商家打算控告旅長的事情，你昨天晚上回去派人去調查過麼？」

周團長的臉色立刻很嚴重了，稍稍俯下頭來悄聲說：

「我已經派人調查去來了！他們裏面的情形說是很複雜，他們正在進行聯合各商家呢！不過，我聽見了一句笑話。」他說到這裏笑一笑。「在這市面上流行着一個奇怪的話呢，你知道麼？就是人家在把老趙當咒來賭。比如，誰欠了誰的債，那債戶向債主說：『如果我不能到期付還，讓我明天就遇着老趙！』你看，這狗東西，老百姓簡直把他怕到這樣了！不過，聽說這些控告的後面，有些是老趙的債戶在活動呢！」

吳參謀長微笑了，拿手拍着周團長的肩頭嚴重的悄聲說：

「老哥，你想當旅長的機會到了！」

周團長驚異的然而興奮的睜大兩眼，從嘴唇裏發出一個顫聲：

「啊？」

「老哥，我昨天晚上所知道的究竟太少了！」吳參謀長一字一字肯定的說道；感到前途樂觀起來。「我今天綜合了各種所見所聞，許多事情的變化，真是出了我的意料之外。老哥，你這個肩膀，」他拍拍他的肩膀，以致周團長驚異的轉側過頭來。

看看自己的肩膀。吳參謀長沉靜的看了他，一看才把語氣補足道：「大的責任將要到你這上面來了！」他又把嘴巴湊到他的耳邊去，悄悄地：「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你記得錢秘書昨天晚上給你說的話麼？」

周團長有些發昏了。定定的看着他的臉。

「把你的魄力拿出來，其他的事情我來給你辦。」

「那就是了！」周團長感動的伸出手來，吳參謀長便一把抓住，緊緊握了一下。

「關於孫連長的事情，我有一個辦法。只要你堅決的來一下。」

他又把嘴唇湊到周團長的耳邊悄悄說了一會。

忽然聽見窗外的天井邊噪雜一陣，接着就聽見幾個人說話的聲音：

「喝，已經抓來了！」

「他們去抓的時候，還碰見李參謀在那兒！」

「把他抓到街上，他還喊呢！」



「但是一把他關進衛兵室，他就垂頭喪氣了！」

「副官長，已經來了！在衛兵室！」

吳參謀長皺一皺眉頭，就拉了周團長一把：

「走！我們到鄭秘書房間去！」

「他們又抓甚麼呀？！」周團長一面轉身，一面詫異的問。

「他們把宋保羅抓來了！唉，真是該死！」

「唉，事情不是很糟麼？」

「自然糟是很糟。不過他們在點燃導火綫呢！」

他們兩個走進鄭秘書的房間，到了旅長的面前，吳參謀長就皺緊眉頭，焦急地問：

「旅長！說是第二連的士兵包圍了趙軍需官，這真太胡鬧了！」

「哼！」旅長冷冷的望了他一眼，冷笑了一下，「在我旅部門口，竟至胡鬧到這步田地！」他心裏却在憤憤的想着：

——事情已經過了這半天你才來，不曉得你又弄甚麼鬼呢！

「旅長，這太不成話了！」吳參謀長憤慨的說，「這應該把孫連長扣起來！」

旅長吃驚的望着他，真是想不到他居然說出了這句話！隨即他拿起象牙煙杆，湊到煙燈火上叭燃，燈火一跳一跳地。他叭了兩口之後，偏着頭說：

「哼，那自然要辦的！不然，這些東西簡直要爬到我的頭上來屙屎了！」

吳參謀長和周團長的眼睛對視了一下。

「你們請坐哇！」旅長拿着煙杆，伸手向前面的一排椅子一指，說。

周團長坐了下來，也拿起自己的湘妃竹煙杆對着燈火叭燃起來，然後說：

「旅長，我看事情有些不好辦吧？」

「怎麼？」旅長把煙杆抽出嘴來了。

「孫連長是能征慣戰的小子，士兵們都是擁戴他的！」周團長笑一笑說。

「那麼，怎麼呢？」

「旅長，我的意思是，如果把他扣了起來，恐怕會引起士兵的不穩吧？」

旅長冷笑了一下：

「哼，不是已經引起來了麼？」

周團長的臉通紅了，有些憤激起來。但他趕快含着煙杆嘴叭了幾叭，吹出煙圈，

藉此把自己鎮靜下來，然後笑一笑說：

「我不過這麼說說罷了。」他轉臉去看了吳參謀長一眼。吳參謀長特別向他睜一下眼睛。他於是又鼓起勇氣來說下去：

「不過照我想來，像過去孫連長那樣的衝鋒陷陣，竟爲了這點事情把他押起來，恐怕會引起別的幹部的營議吧？」

旅長有些憤怒了，鼓起一對眼睛呆呆的埋頭看着煙燈火口。其時鄭秘書正拿着煙杆子在燈火口裏好一口煙泡，栽上煙斗。但旅長的眼前好像甚麼都沒有看見似的。

鄭秘書偷偷看他一眼，有些發聳了，他就那麼拿着煙槍，下嘴巴都掛了下來。

房間裏立刻是一片可怕的沉默，連玻璃罩裏的豆大燈火都直立不動。

旅長看着燈火，憤然的想：

——哼，你的部下做出了這樣的事，自己不認錯，還公然和我別扭起來了！好吧，

我就拚着一個旅長不幹也不要緊！

但他仍然不動，看着燈火，竭力按捺着自己的憤怒。覺得就這麼爆發起來，究竟還是不大好，因為其他的兩團人是駐在外縣，馬上調動起來是來不及的！最後他和緩一下呼吸，抬起臉來，稍稍帶着一點嚴厲的口吻說道：

「有誰要警議？如果讓這軍風紀如此破壞下去，我還當甚麼旅長！」

周團長的臉更紅了，覺得那句話都打在自己的心病上。他憤怒得嘴角都顫抖起來。

「不過我覺得旅長還是攷慮一下的好！」他勉強微笑的說，但因為太勉強，却顯得是一種慘笑。

「攷慮……」旅長望着燈火說。

鄭秘書趕快兩手捧着煙槍遞了過來笑道：

「旅長，請抽這口煙呵！」

吳參謀長抓住這機會站起來，笑道：

「我看旅長的意見是對的。像這樣敗壞軍紀的事情，當然應該懲辦。自然周圍的意見作爲一種參攷，似乎也倒不無見地。」

「旅長，煙要冷了，請抽……」

旅長心裏冷笑了一下。隨又覺得就這樣僵持下去也太不好，聽見鄭祕書的聲音，他便乘勢轉過臉來，勉強微笑的說道：

「你們要抽麼？我已經抽夠了！」

吳參謀長趕快微笑的說：

「旅長請，好了。」

吳剛進來了，手上拿着一張印有一行外國字的名片，筆挺的站住說道：

「報告旅長！柯牧師來會旅長！」

旅長嚴厲的把頭掉過來：

「哪個柯牧師？」

「報告旅長，就是那教堂裏的柯牧師。」

旅長掉過臉來看看吳參謀長：

「這柯牧師跑來會我甚麼事？」

吳參謀長生怕自己會臉紅起來，趕快笑道：

「唔，這就奇了！他跑來會旅長有甚麼事呢？」他趕快避開旅長的眼光望着吳

剛。

吳剛端正的答道：

「報告參謀長，他們好像說他是爲宋保羅的事情來的。已經坐在客廳裏了！」  
「混蛋！」旅長咆哮的喊道，他好久的憤怒這時才發洩出來了，同時在床沿捶下一拳。「他外國人敢來干涉我們的內政嗎？去給他說，旅長不見客！這宋保羅的事情是誰也不能保出去的，除非繳款來！」

吳參謀長等他說完，趕快擺着一張認真的關心的臉嘴說道：

「旅長，這事情拒絕了，恐怕會引起外交來的吧？」

旅長忽然一怔，腦子裏頓時慌亂了一下，臉色變成鐵青，緊緊的望着吳參謀長。

「旅長，我剛才不知怎麼竟把這回事情忘記了。」吳參謀長抱歉似的說。「我們教堂，我們是應該保護的。執政政府曾經有過這樣的通令。自然這保護，連教徒也包括在內。現在柯牧師親自跑來，事情恐怕有些辣手的吧？」



「啊？」旅長傻頭傻腦似的望着他，口裏無力地發出這一聲。

「是的，旅長！」鄭秘書忽然放下煙槍坐了起來，他覺得此刻是正需要他這「智囊」的時候了。見旅長趕快把頭掉過來，他便咳嗽了幾聲，清清嗓子，然後說：

「那還是去年的事情，——那是一個甚麼縣呢，我已記不起來了。——就出過一回這樣的事情。好像是誰得罪了一個外國人，就起了交涉，他們兵艦上提出一個哀的美敦書來，限二十四小時怎樣怎樣，城裏面大家都弄得沒有辦法。果然兵艦就開起砲來了！轟了全城。後來是查辦了許多人才完。這是確確實實的事……」

「那麼怎麼辦？」旅長有些茫然了，趕快問。

「我想，旅長還是莫如會他一下的好。」

旅長閉住眼睛想了一下，又想不出甚麼別的辦法來。他有點抱怨趙軍需他們

了：

——唉，怎麼剛才這樣的魯莽！

他拍拍衣服站起來了，但立刻又躊躇一下，掉過臉來，嚴厲的問道：

「他會講中國話麼？」

「報告旅長，聽說他好像不大會。」吳剛趕快說。

「去叫沈軍醫來！」

吳參謀長冷笑的說：

「哼，這種外國人簡直討厭透了！」

「哼，他們外國人在我們中國傳教，究竟幹些甚麼的？」周團長也從旁插了一

句，說。

旅長咬着牙，氣得臉直發青，他覺得今天當着自己這許多部下丟這個臉，簡直恨不得要打誰一拳才好，或者把那外國人甚麼的趕了出去。

沈軍醫官慌慌張張跑進來了，端正的站在面前。

旅長嚴厲的問道：

「這柯牧師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唔？」

「報告旅長，」沈軍醫官微彎了腰，皺一皺眉頭說。「這柯牧師，據我所知道的，是一個頂橫暴的傢伙，他在學堂裏常常拿學生的頭在柱頭上撞的！教會裏的人都那個他的……」

「不，我不是問你這些，我是問他會說中國話不會？」

「不會的。旅長！」

「那麼你同我去會他吧！去給我翻譯！」

旅長鐵青着臉就向房門走去，沈軍醫官跟在背後。當要跨出門檻的當兒，沈軍醫官把頭掉過來一下，吳參謀長就給他遞了一個眼色。

旅長走到大圓門的客廳門口，看見坐在客廳裏一張大餐桌旁邊的一排茶几椅子最末的一張椅子上，是一個自己從來不大留意過的高大的穿着灰色西裝的外國人。紅黃色的鬚頭髮，高鼻樑，綠眼睛。猛然一看，那簡直高大得像一個雄獅在椅上的怪物。這就是所謂的柯牧師。旅長的心裏不禁遲疑了一下。

旅長跨進客廳。柯牧師離開椅子站了起來，這更顯得他的高大了，就像一座牌坊，遮住了壁上掛的那秋海棠葉似的中國地圖。

旅長微笑的點一點頭。柯牧師也點一點頭。兩個就沉默的對坐下來了。馬弁送進兩盤茶來，一邊擺一盤，就輕輕的退出去了。沈軍醫官則端正的站在大餐桌旁邊。旅長矜持地挺直坐着，他覺得自己也應該保持一種莊嚴才好。他微笑地抱歉。

地說道：

「你等久了！」

柯牧師莫名其妙地望了他一望，又轉過臉來望着沈軍醫官。旅長的臉微紅起來，也把沈軍醫官緊緊望着。

沈軍醫官端正的站在餐棹邊，用外國話向柯牧師轉述一遍。柯牧師便笑一笑，說道：

「我就是因為宋保羅的事情來的。」

旅長着急地望着他說完，又望着沈軍醫官。

沈軍醫官遲疑了一下，他覺得照中國普通規矩說起來，應該先寒暄幾句，才談事務的。他於是轉過身來向旅長說道：

「旅長，他說冒闖貴部，還請海涵！」

旅長覺得很高興，這外國人倒也很客氣的，他於是把手一伸說：

「請茶。」

柯牧師莫明其妙的一怔，又望着沈軍醫官。

沈軍醫官笑一笑說：

「我們旅長說，已經知道了。」

「你向他說，」柯牧師滿臉正經的道。「宋保羅那產業是屬於我們教會方面的。」

沈軍醫官又遲疑了一下，覺得這話對旅長講，這程序是太快了。他於是說道：

「旅長，柯牧師說宋保羅已被貴部押起來了，那是他們教會方面很重要的  
人物。」

旅長的眉頭皺了一下：

「你向他說，那是屬於我們內政方面的事情，關於教會的部分，我們決不牽  
涉。」

沈軍醫官有些慌亂了，他覺得兩方面的話弄得錯雜起來了。他幾乎忘記了誰的話是怎麼說的。但他一想起剛才商量好的話，就又鎮靜着說道：

「我們旅長說，他應該要把款繳來才能釋放。」

「那不能，那是我們教會的產業。」

沈軍醫官只得把這話轉述出來了。

旅長立刻把臉沉了下來，說道：

「你向他說，那是我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了的，確是宋保羅在前年廉價向

山爺廟收買的產業。」

沈軍醫官說：

「我們旅長說，那不能，我們既然押起來了，當然要他繳了才行！」

柯牧師不高興起來，拿起手巾蒙在鼻尖上，很神氣的「嘩」了一聲，說：

「難道你們就不講法律了嗎？那是手續已經弄好了的，怎麼還要他繳錢？」

沈軍醫官也不自覺的拿起手巾來蒙鼻尖，但他立刻想到這是旅長的面前，趕快又把手縮回來了，垂得直直地。他向旅長說：

「柯牧師說，他要照國際公法辦理。他要求今天無論如何就要放人出去。」  
旅長有些發昏了，他着急地想：

——哼，想不到事情竟至如此辣手！——但他準備作一次最後的掙扎，說道：  
「那是屬於我們內政的事情。你向他說。」

沈軍醫官說：

「我們旅長說，那是我們的內政，不縱無論如何不行！」  
柯牧師憤憤的站起來，說道：

「隨你們吧，產業是我們教會的一個也不給！」

旅長大吃一驚，趕快望着沈軍醫官。

沈軍醫官趕快說：



「旅長，他說，他說不行就動外交！」

旅長慌忙把手向前一伸，說道：

「你請他坐下再商量吧。」

沈軍醫官轉過身來，伸出兩手請柯牧師坐下，微笑的說道：

「牧師，宋保羅我們都是自己人，請你坐一坐，我幫他求求吧。」

就在這同一個時候，旅長很高興的閉了嘴一會說：

「你給他說，看在他的面子上，我可以准他的人情，叫宋保羅繳一半來好了。」

「你求一求也好。」柯牧師說。「不過就算照你們的法律講來，錢是一個也沒有。」

沈軍醫官說：

「旅長，他說，照國際公法講起來，凡是屬於教會的產業，那是神聖的產業，絲毫也不能動的。我看，旅長還是考慮一下吧，這傢伙的態度強硬得很，如果動起外交

來！……」

旅長慘矣了一下，憤憤的着了柯牧師一眼。他覺得這怪物簡直太不講人情世故了！可是他又相信外國人說一句是一句的，如果真的動起外交來，或甚至因為這點小事就開起兵艦來，那自己就更沒面子了！最後他又慘笑一下說道：

「你向他說，那麼我就完全准他的情面吧！」

沈軍醫官說：

「旅長說，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准了你吧。」

柯牧師沒有想到剛才旅長是那樣強硬，現在竟一下子這樣輕鬆就解決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道：

「好，很好，我很感謝。」

沈軍醫官說：

「旅長，他說很感謝，不過他說請馬上釋放了宋保羅，他要親自帶回去。」

「嚇，媽的！」旅長憤憤的說。「好好好，就讓他帶回去吧！」

柯牧師站起來了，伸出他多毛的大手來。旅長趕快伸手去握了一握，就送着柯牧師出來了。一路上只見兩旁站着的勤務兵和馬弁們都在看着他。這些眼睛就像芒刺似的直刺着他，好像看透了他的一切秘密和弱點似的。他就憤怒的鼓起兩眼來，睜了他們一眼。勤務兵們都就趕快躲開了。

他把柯牧師送到大堂外，兩個面對面地彎腰鞠了一躬，柯牧師就腰骨筆直昂頭走出來了。

一走出營門，只見街心擁擠着無數看熱鬧的人們，把一條街都遮斷。全都是黃面孔。柯牧師看來，這些都是半殖民地的賤種，他勝利地感到自己就是這城市裏唯一高大的優種人物。他長手長腳地飛快的就向人堆走去了。人們來不及讓開，他就挺直的伸出兩手，好像兩把拊，把人們向兩邊亂推亂踢，人們趕快讓出一條巷來，燃燒着無數憤怒的眼光。他更加昂昂然大踏步的走去了。

旅長轉身回進裏面來的時候，臉色鐵青得像一塊石頭，牙關咬緊，兩眼像在噴火似的。

他一進了鄭祕書的房間，就鐵棍似的一屁股坐到床沿上。他的臉更顯得非常難看。

吳參謀長、周團長、鄭祕書都靜靜的把他望着。吳參謀長的心裏在暗暗的發笑。

「馬弁！旅長暴怒的大聲喊道。」

三個人都吃驚了一下，房間裏更顯得沉靜了。好一會兒才聽見門外答了一聲：「來啦！」

吳剛一走進來，旅長疇的就給他一耳光。吳剛的左頰上頓時白了一掌。

「媽賣屁的跑哪去啦！」旅長憤怒的罵道。「去把趙軍需給我喊來！」

吳剛含着眼淚，趕快做一個立正姿勢就走了。

停了一會兒，吳參謀長微笑的說道：

「旅長，那外國人走了麼？」

「滾他媽的蛋！」旅長憤憤的說，唾沫星子都飛濺出來。「這種外國人簡直太他媽的了！野蠻到了這樣！」

吳參謀長和周團長對望了一下，會心的交換了一個眼色。大家於是又沉靜下去了。

趙軍需官走進來了，旅長就在床沿上打了一拳喝道：

「你怎麼這麼糊塗！剛才弄都不弄清楚就把宋保羅押了來！這簡直是和我搗

蛋！」

趙軍需官嚇得說不出話，只得靜靜的站住。

吳參謀長微笑的說道：

「這事情確是魯莽一點了！」

旅長心裏冷笑了一下，看了吳參謀長一眼，又向着趙軍需官喝道：

「你怎麼不弄清楚再向我說唔？你們這些人平時在幹甚麼的？」

趙軍需官仍然靜靜的站着不說話，他隱隱看見前面的兩個敵人在那裏帶着勝利的微笑。

「我看這個錢，今天先拿劉大興那一筆就沒有這事情了！」吳參謀長又從旁冷冷的說。

旅長心裏又冷笑了一下，知道他們兩個又在自己的面前鬪法了。但他仍然嚴厲的說道：

「今天你怎麼不先把劉大興的弄來？」

趙軍需官這回開始說話了：

「報告旅長！劉大興本來答應今天繳的，剛剛已經收來了！」

旅長看見吳參謀長和趙軍需官兩方含着敵意的臉色，他忽然想：

——罵趙軍需也枉然。徒給這幾個傢伙佔了上風去！

他於是順着勢子轉了開，去嚴厲的說道：

「那麼，趕快去給我把餉發了下來，再給你說！」

旅長憤憤的倒到枕頭上去。他煩惱得全身都在燃燒，腦子脹得像要爆炸開來似的。面前坐着的是兩個眼中釘，而這兩個眼中釘簡直沒有一點動的意思，他恨不得把他們踢將出去。他閉住眼睛，一切亂麻般的糾紛，都集中在他眼前來了。自己的周圍在崩裂下去。自己連馬上要扣起一個連長來都做不到！還要受外國人的欺負。今天在許多部下的面前丟這樣大一個面子！最近司令官和自己的別扭！錢秘書和周團長昨天晚上在吳參謀長公館裏的密談！吳參謀長今天忽然有了當團長的消息！周團長今天的那種跋扈的態度！他越想越憤怒起來。覺得自己完全孤獨地墮在一

種可怕的危險中。他覺得很氣悶，好像連透一口舒服的氣都不可能似的。他竭力想抓住自己。竭力打算一條怎樣安全的出路。他的腦子忽然閃現出鵝毛山腳的景象來了：像駱駝背脊似的連綿起伏的不大不小的山，山上是長滿蒼鬱的森林，一直延到山脚的一條潺潺流水的小河邊。沿河兩岸搖搖擺擺的垂楊。山峯環抱中的平原，豐饒的土地，黃色的田禾，白色的牆垣，灰色的瓦屋，高大的龍門……這的確是一個好地方！

他忽然聽見周圍長的吐痰聲，立刻把他這腦子裏的景象打滅了，一種現實的憤恨又把他從幻境裏拉了回來。他忽然驚心的覺到：

——唉，自己的權力難道就這樣讓這些東西毀棄了麼？隨即他又堅決的想：——不能的！——但怎麼不能呢？他自己又覺得如亂麻一般煩惱起來了。

他一翻坐了起來，沒有表情地向面前的幾個看一眼，就站起身，直向門外走去。

伍長發搶着大聲喊道：



「旅長下來啦！」

立刻十幾個馬弁都慌慌張張的跑了出來，地板上跑得轟隆轟隆價響。七八條洋狗也散亂的衝了出來，向着外面汪汪叫着跑了出去。

張副官長迎上來了，微笑的說道：

「旅長走了麼？」

旅長冷冷的看了他一眼，點點頭。

張副官長湊到他的身邊，悄悄的說道：

「旅長，我看今天這宋保羅的事情有點奇怪！勤務兵向我說的，剛才這兩個，他舉起兩個指頭來比一比。」在房間裏唧唧噥噥的好一會……」

「我曉得！」旅長冷冷的說。「你回頭同王營長一齊到我的公館來也叫趙軍需來！」

說完，就一直走去了。洋狗們遠遠的跑在前面，馬弁們簇擁着他走去。

張副官長呆呆的看着，見今天那些馬弁們都好像沒有精神似的，顯得萎靡得  
非常刺眼，旅長則孤伶伶地，垂着肩膀懶懶的在那些萎靡的馬弁們前面走着。

漸漸走遠去了。出了大堂了。影子漸漸小起來了。到了營門口了。三翻號吹起來  
了。奇怪得很，連此刻的號音都失去了它的力量和威嚴似的，懶洋洋的。

張副官長不禁深深的嘆一口氣。





屋角滿是粘掛着蒼蠅蚊子的蜘蛛網，地上滿是燃燒過的稻草灰和燒剩的草節的衛兵室，宋保羅坐在一個牆角，頹喪的垂着頭。他兩肘支在膝蓋上緊緊用手掌把頭抱着，額頭上層層疊疊的紋路都皺了起來，鼻孔裏流出的清涕粘在他那黑梳子似的鬍鬚上。他全身都縮在一團緊張的恐怖中。忽然兩個提着槍的士兵走進來了，在他背上一推，喝聲：

「走！」

他吃驚的抬起臉來，那臉色頓時現得慘白。他想：

——唉，莫非要過堂了麼？

他立刻記起旅長上半年打回此地來的時候，擢派了一次三萬元的借款，是用

民國四十年的糧稅抵還。那認為曾經有通敵嫌疑的元亨久老板，被派了兩千塊錢。元亨久老板嚇得躲起來了，但不到兩天終於被拉了進來，在大堂上用柴棍打了一頓屁股。宋保羅的眼前就飛快的呈現出那大堂的威嚴來了：兩旁是站滿拿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槍的士兵，上面是掛着紅桌圍的公案，和公案那面旅長的一副冷森森的臉。那時旅長用拳頭擊着公案喊道：

「再打着實打！」

他不禁抖了起來：

——唉，我生平是沒有吃過官司的！地方上的紳商都是尊敬我的！唉，想不到今天……

「走呀！」那兩個士兵又吼起來了。

宋保羅搖了搖頭，深長地嘆一口氣，就被那拿着槍的兩個兵一邊站一個夾出衛兵室來。忽見沈軍警官向他面前走來了，那拿着手巾蒙在鼻尖上的手立刻伸了

過來，微笑的拍拍他的肩頭，道：

「好了，你的事情我已幫你說好了！別的話我回頭再向你說吧。你此刻可以回去了。」

宋保羅這才深深的透出一口氣來，兩眼呆呆的對他望着。隨即他感動得兩眼都湧出淚水來了。他向他鞠一個躬，顫聲說道：

「感謝你，望上帝保佑你。」

沈軍醫官就把他送出營門。他剛剛走到門口的時候，忽然吃驚的嚇一跳了，全身的汗毛都倒豎起來，因為那時他猛然聽見兩旁拿槍站着的十來個兵士中忽然有一個大喊一聲，階沿邊兩旁站的兩個竟把槍在胸前舉了起來。他捏着一把汗向沈軍醫官一看，見他正在向衛兵點頭，知道是在行軍禮，他才放心的吐出一口氣來。他和沈軍醫官面對面點一個頭就轉身走出來了。只見旅部兩旁擠滿了人羣，都在伸長頸額，詫異的睜大眼睛望着他。有些人在嘖哩咕嚕地說着：

「喝，出來了！」

「大概已經打過了罷！」

「可惜我來遲了一步沒有看見！」

「怎麼打人的時候沒有聽見聲音呢！」

宋保羅的臉立刻羞得通紅。衆人的那鋒芒的眼光的海直向他衝來，他趕快垂下了頭。他記起他平日在教堂裏那高高的講台上講聖經的威嚴：自己是昂着頭，兩手捧着厚厚一本燙金字的皮面精裝的新舊約全書，高傲地拿在挺出的胸脯前；下面坐着擠滿一間像戲園那麼大的大廳的人們——是靜得連呼吸聲都沒有地的學生和教徒。柯牧師則坐在他的背後。他講着，台下誰發出一個咳嗽聲，他便立刻把新舊約全書放在講台上，昂起頭來，通過眼鏡嚴冷地睨了台下一看。台下立刻又歸於肅靜了。可是現在這圍着看的衆人却都那麼放肆地看他，輕蔑地嘲笑他自己。以後還有臉站在講台上去貶別人麼？



他氣憤憤的向街心走來，擁擠着的人們都向兩邊閃開，眼光仍然不放鬆的把他盯住。他想：

——管他媽的，自己的尊嚴還是應該拿出來！

他立刻把兩手五指扣五指地攔在背後，挺着頸根昂起頭來。但他又吃驚了，因為他忽然又聽見人堆裏有人在說：

「你看，一定是細綁過的！」

「不錯，那手頸上還有繩子印！」

他全身都毛骨悚然起來，脊梁都出了汗，那些可怕的逼人的眼光好像完全看透了。他剛才關進衛兵室時自己的醜態：一個兵兩手拿着一條粗麻繩進來向另一個兵說：

「喂，來我們把他扎起來。」

「就把他吊在這根柱子上麼？」

「噲，老頭兒，站起來！」

拿繩子的兵就在他背上很凶的拍了一掌。

另一個兵就拉他的手：

「哼，你們平常哪一個把我們當兵的當人麼？」

他趕快站起來，彎腰打拱地向他們作揖，兩眼流出淚水哀求着：

「先生先生！請你們念我幾十歲的年紀……」他的兩膝蓋一閃一閃的就要跪下去……

他的臉於是火辣辣地燃燒起來了。他好像看見兩旁的衆人都在嘲笑他鄙視他。往常這條大街一走就走完，今天忽然特別長了起來，街兩旁商店裏的人們都必定定的看住他。他緊緊咬住牙關，額角的青筋就蚯蚓似的暴脹起來。他憤怒的想：

——媽的！我還要見人呀！我還要在社會上立腳呀！把我的財產拿去了都不要緊，可是，唉，你狗東西關了我這一下……

一個身上穿得很襤褸，斷了兩條腿的叫化子，一手拿着一個破盤，一手拿着一根竹竿在街心爬着，哭叫着：

「爺爺呀！奶奶呀！賞點殘湯殘飯來吃呀！可憐我是火線上帶傷殘廢的呀！」

宋保羅憤憤的昂頭走着，忽然他跳起來了，因為一根竿子絆了他一下，他氣得臉青的一看，是一個斷腿的叫化子。他的怒火猛然爆發起來——媽的，今天連叫化子都要欺侮我來了！

他憤憤的踢了他一脚又走起來。

快要經過恆豐祥雜貨店門口的時候，遠遠就看見那堂皇寬大釘有一塊金字匾額的店面，許多洋貨和土貨都密密的堆滿了貨架和高高的紅漆櫃台。櫃台裏五六個夥計正在高傲的嘲笑的他，而且有一個還伸出手指指了他一下。恆豐祥那大胖子老板，滿身穿着藍綢，肚皮高高凸起，長長的胖臉，下巴和肥大的頸項連接在一起。正在一張大椅上，高傲的含着一根粗大煙杆，一個學徒端端正正在他旁邊送

上一盃茶。

宋保羅憤憤的想：

——哼，你媽的！你那不是旅長的資本麼！把你喂得像豬一樣了！

他立刻很後悔那天廣和雜貨店老板來約他在一個密告旅長的呈文上簽字的事情來了，他覺得自己當時是太糊塗了，以為自己會有辦法，不必捲進他們的漩渦去；一方面，自己在旅部裏有人緣，另一方面，還有教會可以作後盾。而且很顯然看得出廣和的活動，是完全出發於感受恆豐祥的威脅，同行相忌妒。他當時兩手把呈文捧還廣和那瘦臉老板的手上時，微笑地說：

「我很贊成你們，但是我很抱歉，因為我們是屬於教會方面……」

現在他看見恆豐祥老板挺着大肚子含着煙杆向門口走來了，帶着輕蔑的微笑向他招呼：

「宋先生，你出來了麼？」

宋保羅很凶的掉開臉去，看也不看他仍然不停的走去。



他走到廣和雜貨店門口的時候，只見廣和老板遠遠就笑嘻嘻的迎了出來，伸手撫着他的肩頭說道：

「老先生，今天受苦了麼？請到小店休息休息，喝盃茶再去吧。」

宋保羅看見那和恆豐祥比較起來顯得小些的雜貨店，門額上一道橫匾都脫了金，看來顯得猥瑣；店裏面只有三四個夥計在櫃台裏空閑地坐着。他覺得自己這瘦臉的廣和老板所受的打擊是差不多的，覺得同病相憐起來，苦笑了一下說道：

「好，我也打算同你商量一件事。」

兩個就一道走進櫃房後面的一間客堂裏來。他說：

「我剛才看見恆豐祥老板呢！那大模大樣的樣子！」

廣和老板冷笑了一聲，立刻站着，舉起一隻手來，憤憤的說道：

「我告訴你，他最近又進了一批私貨呢！還免了保商費！可是我們是正大光明做生意呀！可是……」

宋保羅憤憤的把兩手向兩邊一攤，噴濺着唾沫星子說：

「可是，你們總算沒有坐牢呀！唉，我們還要在社會上立腳呢！」

廣和老板知道他今天有意思了，故意不提那呈文的事情。他向着宋保羅同情地搖一搖頭，也憤慨的說道：

「真的還坐了牢麼？」

宋保羅跳了起來：

「哼，媽的，他們還要吊我的鴨兒浮水呢！」

「哎呀，真是受苦了！」廣和老板大聲的叫了起來，大大的張開嘴巴看着他。隨即他就嘆一口氣。「唉，這簡直太野蠻了！這簡直太把人當人了！而且老先生還是

面上的人物……」

宋保羅在桌上擊了一拳：

「我寧可破了我的財產！」

廣和老板忽見一個學徒送了兩盃茶進來，他生怕這盃茶會澆冷了這老頭子，剛燃到頂點的怒火，他便趕快向學徒遞一個眼色，不忙送攏來。

「我還有甚麼臉見人？」宋保羅又在桌上擊了一下。「幸好今天有外國人去幫我講情，要不然，唉……」

廣和老板見他的手垂了下來，恐怕他要軟氣了，趕快拿手掌在桌邊拍了一下：「唉，是呀！你老先生說得不錯！人生在世爲了甚麼？就爲了這口氣！就爲了這個面子！這簡直弄得多麼坍台呀！」

宋保羅立刻又圓睜眼珠，在檯上打了一拳：

「我要告他的！不怕我弄得傾家破產！我要告他的！」



「快把茶給老先生拿來呀！」廣和老板這才趕快向那學徒吼起來了。「在看  
着幹甚麼？」

學徒就趕快把茶送了過來，擺在茶几上，轉身出去，又拿一根水煙袋進來。

宋保羅左手拿着水煙袋，右手拿着一根香似的紙煤。他氣得全身都在戰慄，手  
上拿的紙煤都在發抖，被那一點火照亮的嘴唇吹了紙煤幾下都沒有吹燃，他又掉  
過頭憤憤的說起來了：

「我說過，我不怕弄得傾家蕩產的，他在地方上甚麼惡沒有作？大利盤剝，與民  
爭利……還有很多很多苛捐雜稅，我要告他的！司令官那裏不對，還有執政府，執政  
府不對還有外國呢！」

廣和老板微笑的看着他好一會說：

「老先生確是慷慨悲歌，罵得痛快！」

宋保羅見他總不提起呈文的事情，有些急了，他便把嘴湊到他耳邊去悄聲的

顛顛的說：

「你們的那個送上去麼？」

廣和老板裝作吃驚的樣子看着他。

「那個是甚麼呀！」

宋保羅更着急了：

「就是那密呈呀！」

「哦哦，老先生也來一個麼？」

「來的！」他點點頭說。「我也來簽一個字。」



他回家來了，一腳踏進門檻，就看見沈軍醫官在前，老婆在後迎了出來。後面遠遠的還站住十八歲的女兒瑪麗。

「呵呀，我以為你回來好久了！你到哪裏去來呀！」沈軍醫官微笑的說。

老婆一上來就拉着他哭了起來。

他憤憤的向老婆喝道：

「還儘哭甚麼呀！趕快去給軍醫官倒茶來！」

他便請沈軍醫官到客廳裏坐下。

「你到哪裏去來？」沈軍醫官拿手巾蒙着鼻尖「嘩」了一聲，說：「你的師母以為你又有甚麼危險了！急得叫你的少爺到處找你去了！」

宋保羅趕快拿水煙袋遞給沈軍醫官說道：

「我是在廣和坐了一坐。」

沈軍醫官吃驚的睜大兩眼望着他：

「聽說廣和他們要告旅長麼？」

宋保羅嚇得全身都發抖了，臉色頓時慘白：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他連連陪笑的說。

沈軍醫官向他微笑的說：

「請你不必瞞我吧，我們已經調查得清清楚楚了！」

宋保羅全身的汗毛都根根倒豎起來。他着急地想：

——怎麼剛剛一會兒的事，沈軍醫官就知道了？難道這廣和出賣了我們了麼？

那我要趕快去把我的名字塗去！

「真……真的……沒……沒有……」他吞吞吐吐的說。

沈軍醫官的臉色忽然正經起來：

「今天幸虧來抓你的時候，我在旅部。」他說。「我同參謀長幫你說了很多話，並且還找柯牧師去幫你說了幾句，事情總算完全成功了！」

宋保羅鄭重的站起來，打一個拱說道：

「真是感激得很，我是這一輩子都忘不了你的。我給你禱告……」

「不敢當，不敢當。」沈軍醫官微笑的說；隨即又臉色正經起來。「這回這樣一來，你的事情倒意外的完全成功了！不過……」

宋保羅怔了一下，那「不過」的下面是甚麼，是很顯然的。他覺得自己已經送了不少，還坐牢，現在還要「不過」，他遲疑了一下，支吾地說道：

「感謝得很！感謝得很！我給你禱告！」

但沈軍醫官終於說出來了：

「不過，我和參謀長的確幫你說了不少的話。我倒無所謂，因為你我都自己

人，並且都是教友；不過參謀長那方面，似乎……嚇嚇！

宋保羅感到一陣心痛，他想：

——這傢伙一定是打聽了廣和那兒的消息，又來敲詐我來了！

他感到了一陣的慌亂，決定回頭一定去把那名字塗掉！他遲疑的望着沈軍醫官，不知道要說甚麼才好。

「不過，你要知道，」沈軍醫官又微笑的說。「這回給你做的，總算是天大的人情，真是從來沒有過的。你不但放了出來，而且你的官產的事情都完全免了！」

這好像晴天來了一個霹靂似的，宋保羅吃驚得大大張開嘴巴了。他幾乎要笑起來，要跳起來：竟是這樣的好事麼？他於是立刻鄭重的站了起來，恭敬的打了一拱。隨即眨着眼睛叫女兒出來；女兒的腦後拖着一條粗黑的大辮子，害羞的低頭站在面前。他指着沈軍醫官說道：

「給軍醫官行禮！他是我們的大恩人呢！」

女兒彎腰點一點頭，白白的圓臉脹得通紅，額頭上的一撮流海一飄一飄的。

沈軍醫官頓時覺得自己高大起來，覺得這一家人的生命財產都完全是自己的。他兩眼呆呆地看着面前的這瑪麗，覺得那羞答答的樣子實在非常可愛的。他想：

——李參謀在想她。那不行的，那應該我的。我救了他一家人！

宋保羅捧着茶壺再給他換一盃茶，一面說：

「那自然，參謀長那方面……」

——我把她弄到手，一定還有不少的陪奩……沈軍醫官興奮的想。

「參謀長那方面，我一定……」宋保羅又說。

沈軍醫官趕快笑道：

「哦哦，那很好，那很好，你就交給我好了，我幫你送去……」

「軍醫官，」宋保羅忽然慌張了起來，說：「你請坐一坐，我馬上出去一下子就

來！

沈軍醫官以爲這老頭兒有意思了，故意把他和他女兒兩個留在這兒。他非常高興起來。但他做出很誠懇的樣子，伸手攔住他，笑道：

「老先生，你往哪裏去？」

宋保羅急得發昏了，趕快說：

「請你坐一坐，我到廣和去一去，馬上就來！」

「你又到廣和去做甚麼呀！」沈軍醫官微笑的說；他拿手巾舉到嘴角邊，又要准備蒙上鼻子去了。

宋保羅這才知道自己說糟了，呆呆的看了沈軍醫官一會。他想他既然已調查清楚了，瞞了他反而不好，因為他是已經大大幫忙過了的。他于是做着很親密的樣子，一手撫着他的肩頭，悄聲說：

「我慚愧得很，做錯了一件事——這事情我要趕快向上帝懺悔的——就是廣和剛才叫我簽了一個名字。我那時因為剛剛放出來，氣得糊塗了。現在既然蒙軍



醫官幫我弄得一點事也沒有了，我還簽甚麼名？我想趕快去塗去。」

沈軍醫官緊張的問：

「你們已經簽了多少人？」

宋保羅遲疑地想：

——好不好說出這是不是賣朋友？唉，管他媽的，反正以後不關我的事！

「已經有四五十。」他一說出來，立刻又覺得非常糟糕，假使這四五十個人將來向自己攻擊起來呢？但隨即他又堅決的想道：

——管他媽的，反正我吃的是教會的飯！

「已經有四五十，不是很好了麼？爲甚麼你還要去塗掉？」沈軍醫官又逼進一步說。

宋保羅吃驚的大大張開眼睛望着他，心裏疑惑起來了：

——這沈軍醫是在諷刺我麼？——他想着，急得臉紅的說：

「我已經沒有事了呀！我何必去受人家利用呢！我對你們旅長我要給他禱告，祝他的福，我怎麼敢同那些壞傢伙們一起呢？」

「不忙，我想同你商量一下。」沈軍醫官把手一伸，大家坐了下來，然後說：

「我想你不必去塗掉。」

「怎麼樣？」宋保羅懷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恐慌，嘴巴張得就像一個盃口似的望着他。

「我想你回頭頂好到我們參謀長公館來一下。」

宋保羅嚇得全身都發抖了，趕快捏起拳頭拱了幾拱，哀求道：

「軍醫官，請你救救我。你是我的大恩人！我剛才實在是太糊塗了！參謀長同軍醫官的好處我是曉得的，禮物的方面……」

沈軍醫官吃驚的望着他，見他說到這裏，知道他誤會了。他於是笑了起來，說道：「是的是的，你送參謀長的，你交給我幫你帶去就是了。我看你回頭還是到參

謀長那兒去一下。你既然加入了，很好。參謀長還有借重你的地方呢。」

宋保羅莫明其妙的望了他好一會，然後惱惱的認真的說：

「要我偵探他們的內幕麼？那只要軍醫官參謀長抬愛我，我也可以的……」

他更加鄭重的把兩手掌搭在茶几邊沿，把上身湊過來悄悄說起來了：

「告訴軍醫官，那廣和的確是一個壞傢伙，我知道他的，他口裏說着什麼爲公辦事，替大家伸冤，但是他骨子裏是在反對恆豐祥，是同行相忌，誰不曉得恆豐祥裏大部份是旅長的資本？旅長的資本也可以反對的嗎？還有鼎泰綢緞莊雖沒有簽名，但他在廣和他們的後面煽動得很厲害，因爲他希望的就是旅長倒，因爲他借有旅長的一大筆債，三分半息，他想旅長一倒，那就吞得個連水泡都不起一個了。還有元亨久老板，就是那挨過柴棍的一個。他是簽名的。其實他挨打是活該，誰叫他要通敵？敵都可以通得的麼？還有……」

「好了好了，」沈軍醫官笑笑的用手一攔，攔斷他的話。「這些我已知道了，你

只是回頭來一下……」

宋保羅急得臉紅筋脹的說：

「那麼，我再去偵探一點消息來？他剛才告訴我的，他們還要發通電呢！請你無論如何給旅長給參謀長的面前多多拜上，那實在不是我要加入去的，我是故意打進去破壞他們的！總之，隨便旅長他們要我怎樣，我都效勞。那些鬼兒子是太不像話了！」

沈軍醫官心裏暗暗好笑，見瑪麗還站在旁邊，他便故意端起茶盃來，斜眼看着她。

瑪麗的臉羞得通紅，趕快垂下頭，兩手弄着手帕。

宋保羅驚訝地睜大眼睛看着。他覺得自己已經進了他們的圈套了，那還有甚麼辦法呢？他苦笑了一下說道：

「瑪麗，喊軍醫官嘛！」

瑪麗扭着手帕就把臉躲開了。

「哼，沒出息的女孩子！幸好軍醫官不是外人呢！瑪麗，你叫一聲呀！」

「軍醫官，」瑪麗垂着頭貓聲似的叫了一下，立刻兩手把手帕扯成一條勒在嘴邊。

沈軍醫官哈哈笑了起來。他想：

——嘻嘻，有意思了！我一定要把他抓緊起來。

他放下盃子，站了起來，向宋保羅笑道：

「老先生，我們的事情就這樣好了。你剛才向我說的話，我包你守得着。不過你千萬不要向第二個人說，譬如李參謀。回頭你到參謀長公館來，由我引你見他就是了。我現在馬上還有要緊事。」

「真是感激不盡，上帝要保佑你的。你囑咐我的話，我一定記得的。」

宋保羅把沈軍醫官送到大門外，轉身回進屋裏來的時候，他用手指拈着下巴下的鬚鬚，兩眼一眨一眨地懷疑起來了：

——沈軍醫這傢伙，看來簡直是一個不可靠的惡棍，他明明是在想着我的財產和女兒，才這麼給我幫忙的。難道我把女兒給他麼？可是他已有兩個老婆，外邊還壞了人家幾個女學生！而且李參謀早已托人向我說過他的意思的。唉，我剛才怎麼這樣糊塗呀！怎麼把密告的事讓他知道呀！這簡直自己拿繩子套在自己的頸子上！

他拿起手掌來就重重的打了自己一嘴巴。之後，就把鬚鬚扯得更厲害了，在屋子裏踱了起來。他想：

——不行，如果不答應他的要求，他會告訴旅長的！他還可以藉此升官——一想到這裏，他的思想完全奔騰似的集中在這上面來了。他不由得停了踱步，在地上頓了一腳。心裏更慌亂了。

——他升官的事大？還是我女兒的事大？那很顯然的升官是大了！那麼這就糟糕！他一定把我的消息拿去出賣去了！他升官以後破了我的產，不是還可以得到我的女兒麼？

他的臉色慘白了，兩眼發直了，兩手抱着頭就倒到椅子上。他長長的嘆一口氣。他的腦子裏忽然閃出柯牧師的影子，他緊緊把那影子盯住，覺得最後的辦法還是只有去找這外國人來作爲後盾了。他緊緊的想着這，又才漸漸覺得事情有些轉機起來。他想：

——現在重要的是，趕快去把自己的名字塗掉，並且多多調查一點他們的內幕，如果沈軍醫賣了我，我就緊緊抓住這個來獻上去，將功折罪大概總該可以的吧？

他興奮的站了起來。但他忽然呆了似的又站住了，兩眼睜睜的望着大門外。

大門口那兒正出現一個影子，是一個頭上包了一圈藍布包頭，身上穿了一件藍布褂子，腰間束着一根草繩，以致胸前的衣服都鼓了出來的鄉下人。那鄉下人動着兩隻黃泥腿子走進來了。他仔細一看，這正是他叫人帶口信到柳村去叫來的佃戶阿發。

阿發是一個紅銅色的臉，兩頰和額上刻滿着橫橫直直的皺紋，一嘴鬍子，兩眼呆呆地張着，他一走進來，就垂着兩手說道：

「老爺！你叫我來，我就來了。我來過一回，說是老爺上衙門去了，我又出去，我又來了。」

宋保羅一手拈着鬍鬚，用嘴唇向他一指：

「你坐嘛！」

阿發呆了一會，望着他。



「你坐下嘛。」宋保羅伸一根手指向着一排椅子旁邊的一個矮凳子說。「你坐下來，我有話給你說。」

阿發木頭似的坐了下去，就伸手在背後的腰帶上抽出一根短的竹根煙杆來。當他揭起衣襟摸火柴的時候，一股汗臭就直從那裏向宋保羅的鼻尖撲來。宋保羅皺一皺眉頭，把臉掉開說道：

「你想來已經知道了，我叫人來給你說的那加租的事情。」

阿發慌忙站了起來，垂着兩手，臉額上的皺紋更皺得緊，像一隻風乾的香橙。這加租的事情，他本來已經聽見那帶口信的人說過的，但現在一聽見，仍然好像一個晴天霹靂直向他轟來。他心裏完全慌亂了，和老婆兒子已經商量好的話也忘了一大半了。他呆呆的站了好一會，然後啞啞的說：

「老老爺，真是，我們真是吃的都沒有。一年四季忙下來，還過不了冬，求你老人家，我們實在……其實……真是……」

宋保羅橫着眼睛，睜了他一眼，憤憤的說道：

「給你們一說話，你們就裝窮，你知道我爲那塊田在吃官司麼？我買上告下，要用多少錢！我要用錢呀！」

他定定的看着他，心裏的一股惡氣，恨不得要向他吹去似的，他的嘴巴在不停的顫動。

阿發趕快把眼睛避開了，長長的嘆一口氣，搖了搖頭之後，才把已經商量好的話說起來了：

「老爺，你老人家曉得，去年的年成不好，天乾，除了繳了你老人家的租，我們就一點都沒有剩的，又是團防捐，又是水利捐，又是門戶練捐，又是懶捐，又是煙苗捐，

……

宋保羅好像捉住了甚麼緊要關鍵似的，立刻打斷他的話，搶着說道：

「喂喂，我問你，今年的煙苗捐又要下來了，聽說你們鄉下在打算反對，有你一

個麼？」

阿發大吃一驚，嚇得倒退了一步，張大一對眼睛望着宋保羅。他心裏慌亂的想：「唉，這些消息怎麼他就知道了？他呆了一會之後，隨即拿起兩手來搖了一搖，右拳握着的煙竿也隨着擺動，他紅着臉說：

「老爺，哪裏，沒有這樣的事，那是犯王法的事……」

「你不要瞞我，我早已經知道了！」

「老爺……實在……其實……真沒有的事……」

宋保羅趕快堆下笑臉來說：

「你坐下。這不要緊的，你給我說了，我是決不向別人說的。你是我的佃戶，難道我還壞你麼？」

阿發帶着懷疑的眼光看着他，仍然呆呆地不動的站住。

「你要喝茶麼？」宋保羅端起茶几上喝剩的一盃茶遞給他。「你這樣遠來也

辛苦了。」

阿發木頭似的伸手接着茶盃，從他的經驗看來，老板在向自己笑或者顯殷勤，那就又有甚麼新的麻煩在後面了。他把盃子老捧在腰帶前不動，懷疑地望着宋保羅，吶吶的說道：

「老爺，那真是……其實……」

宋保羅知道這樣問下去是不行的，鄉下人固執起來，就是拿兩把鐵拊板開他的嘴也不會說的。他叫他坐了下來，自己就拿手很兇在茶几上一拍，憤憤的說道：

「唉，我今天真是氣極了！你知道今天他們把我關到旅部去麼？」

「老爺，聽見說了。」阿發同情地大聲說，拈出一團烟絲裝在煙鍋子上。

「嚇！我在地方上也是面子上的人物啦！外國人都和我來往的，哪個不知，哪個不曉，阿發？」

「是，老爺！」

「可是，他們今天把我關進去了！還要拿繩子來捆我呢！」他吼着，傷心的拍着兩手跳了起來。「唉，我還要見人呀！我還要在人面子上走動呀！阿發，是不是？」

「是，老爺！」

「這種狗旅長，我要反對他的！我要告他的！我跟他拚命就是了！他在地方上甚麼惡沒有作！苛捐雜稅，巧立名目，還有甚麼懶捐，煙苗捐來抽我們的筋！」他說得嘴角的唾沫星子直濺。到了這裏，他又故意拍拍兩手，又把手向兩邊攤了開來，注意的望着阿發，看他激動了沒有。「我要反對他的！我就是傾家破產也要反對他的！」阿發有些感動了，但他的心裏還在懷疑着。爲了免得回答，他便把一根火柴劃燃，一朵火亮了起來，他趕快含着煙竿叭出白煙子來。

宋保羅坐了下來，擺着誠懇的臉嘴說道：

「阿發，你們要反對，我也來……」

「老爺，」阿發趕快叭一口煙，從嘴上抽出煙竿來說，「我們真的沒有那事，老

爺……」

「呸！你難道還不相信我麼？」

「相信你呢，老爺！」

「那麼你向我說呀！」

「真的沒有……」

宋保羅急得從椅上跳起來了，他的憤怒幾乎按捺不住了。這種鄉下人的固執，真是他媽的一條牛——他憤憤的想。

「那麼你這就是不相信我。」

「哪裏，相信的，老爺！」

阿發又拈出一團煙絲又要加進那煙鍋子上了，宋保羅急得伸手去一擋，說：

「喂，你等一等呀！我們談話呀！你既然相信我，你怎麼不說呀！」

「老爺，是沒有喔……」

「唉，嘖……」宋保羅在地上頓了一腳。「你看他們把我弄得這麼傾家破產，你都不幫助我麼？」

阿發弄得有些發昏了，見他那種真誠着急的樣子，覺得似乎情不可却。他喃喃地說：

「老爺，不是我，那是他們那些年青小夥子……」但他一說出來，立刻又慌亂了。他預感到回進自己那草房的時候，老大一定要跳起腳向他吵起來了，又一定要說他老糊塗了！他恐慌的把臉皺了起來。

宋保羅聽他一說完，高興得眉開眼笑的跳了起來。他想：對了，我可以報功去了！隨即他坐了下來，望着他說：

「沒有你麼？」

「沒有，老爺！」阿發顫聲地說。

「真的沒有麼？」

「真的沒有，老爺！」

「你騙我。」

阿發苦皺着臉看着他，又拿起煙竿子來。

「好吧，」宋保羅的臉更湊攏他一點。「那你告訴我。」

「那是這樣的，那是我家老大聽來的……」

宋保羅抓緊這個機會板着臉色說道：

「那麼你家老大是在場的。」

阿發大吃一驚，知道自己又說糟了。他趕快把煙杆抽出嘴來，把腰彎着，吶吶的

說：

「老老爺，沒有他，沒有我家老大。」

「你自己已經說了，你何必又不承認？」他舉起兩個指頭對他威嚇地說。「我們不說這個了。我那加租的事情怎麼樣？你知道我還在吃官司的！不要連你也吃起



官司來那就不好！」

阿發嚇得臉色慘白了，趕快站起來兩手打拱，一面作揖，一面吶吶的說：

「老老爺，我家老大真的沒有……」

「我不問你那個。你只說那租加不加！」

「老老爺，加不起呀！我們吃的都不夠……」

宋保羅舉起的那兩個指頭威嚇地又要動。阿發簡直嚇得發昏了。但忽然看見那指頭放下去了。他抬起臉來一望，只見宋保羅緊張地掉過頭去望着門口。他順着他的眼光吃驚地望過去，只見一個身穿灰色洋裝的人走進來了。

宋保羅掉過頭來對着阿發用嘴向裏面一指，趕快說：

「你趕快進去一下，回頭我再給你說。你看旅部的人又來了！」

阿發嚇得膝蓋直發抖，趕快拿起煙杆跌跌撞撞就向裏面跑去了。

五

沈軍醫官第二次從宋保羅家裏出來，在街心走着的時候，左肩聳起，右肩斜下，一搖一擺的，他幾乎興奮得要飛起來了。有一大隊新兵開了過去，他都不覺得似的。

——我這回有了這麼大的功，我的縣知事一定要做成了！

他在街上來往的人叢中直衝衝地逕向吳參謀長公館奔來。剛剛走到客廳門口的時候，只見點着煙燈的煙榻邊沿，三個頭在聚攏着，悄悄的談着。煙榻右邊是錢秘書，左邊是周團長，站在煙榻前的是吳參謀長。吳參謀長一面說，一面還拿手指在煙榻邊沿點畫着。那兩個幾乎鼻尖碰鼻尖的臉上的眼睛直看着他的指頭動。

沈軍醫官一腳踏進門檻，那三個頭就閃電似的分開了，緊張的把他望着。

周團長首先喊道：

「你打聽的消息怎麼樣？」

錢秘書也跟着喊道：

「哈哈，看你那樣子，又有甚麼好消息了麼？」

吳參謀長只是冷靜的，看着沈軍醫官，兩眼睜得大大的。

沈軍醫官趕快高興的拿起左手的五指來，用右手的食指點着，他想先把自己跑的地方之一二二的報了出來，他興奮的說道：

「我先找了宋保羅，知道他也加入了，隨後我就去找元亨久，我走得太急，在他家門口的階沿邊還絆了跤，弄得我的腿幹子都括脫一網皮。在元亨久出來，我又跑到鼎泰，可是鼎泰老板不在家，說是出去了……」他說得太忙，幾乎喘不過氣來了。面前的三個都皺着眉頭直盯住他。

「說是出去了，我問甚麼時候回來？說是就要回來了，我身上的汗還沒有乾，又準備跑，可是鼎泰回來了，我們談了一陣，我又跑到宋保羅那兒去，這差不多又跑了

一個穿城……」

吳參謀長冷冷的打斷他的話，說道：

「說你的要點吧！」

沈軍醫官怔了一下，臉通紅起來。隨即他又趕快興奮的說了起來：

「我今天得到的消息，真是很多很多……」

吳參謀長又冷冷的打斷他的話：

「他們有多少人？」

「已有六七十，有十好幾個就是我的親戚……」

「他們的呈文甚麼時候送出去？」

「他們，大概，我想就這兩天。我是勸他們早點送……」

吳參謀長笑一笑，周團長和錢祕書莫明其妙他笑的是甚麼，但也都微笑地看了吳參謀長一眼。吳參謀長的笑忽然煞住了，皺一皺眉頭道：

「哎，你看你跑了這樣多，却連一個准定的時間都沒有問到。」

「那我馬上再去。」沈軍醫官紅着臉，馬上就要轉身。

「算了算了。」吳參謀長喊住他說，掉過臉來望着周團長和錢祕書。

錢祕書笑一笑，放下手上抱的煙槍說：

「我看我先去到電話上給司令官說了好麼？」

「那很好！」周團長搶着說。

「我看，不必忙在此刻。」吳參謀長的兩眼眯了兩眯，說：「我們還得多知道一

些，弄得可靠一點才好。」

錢祕書和周團長都點點頭，表示了贊成。

沈軍醫官又興奮的搶前一步，拿起身來說：

「我還得到一個消息呢。」

三個人立刻又緊張的把他望着。

「宋保羅向我說，鄉下人在準備反對今年的煙苗捐呢！」

「啊？」錢祕書緊張的站了起來。

「這怕要反了！這不行的！」周團長憤怒的說。

吳參謀長笑一笑，把臉向他兩個掉過來，說道：

「這消息也很好。只看我們怎樣的把它運用起來。」他看着他兩個的臉，見兩個都點點頭表示同意，他又掉過頭來說道：

「我看，這事情就歸你辦。我們要的只是他們的呈文，但不要弄出亂子來。」

就在這時，忽然聽見門外天井中李參謀和劉連長慌慌張張地問吳剛的聲音：

「參謀長在客廳裏麼？」

四個人都感到緊張了一下。旋風似的掉過頭去，只見李參謀和劉連長兩個跑進來了。劉連長只是臉上裝着慌張樣子，心裏却感到非常的高興。李參謀長還沒有站穩，就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孫連長扣起來了！」

「啊？」

四個人吃驚的望着他，馬上都慌忙站了起來。

「我早就曉得他會弄出亂子來的！」劉連長也搶着說。「他過去的確有些地方是太糟糕了！」

在緊張中的幾個人，都驚愕的望了他一眼，覺得他此刻還來講這個話簡直太不行了！大家都把臉掉開，仍然緊張的望着李參謀。李參謀慌忙的說道：

「剛剛第二連一調走，他們馬上就把他扣起來了！」

周團長從床邊跳了起來說：

「爲甚麼連我都不通知就扣起來？我要去！」

錢祕書一把攔住他：

「你此刻去是很不好的！」

「可是他把我這團長放在眼裏嗎？」

奧參謀長也把他攔住，鎮靜的說道：

「我看我們的事情已經發展到相當的火候了！但我們還得冷靜的來計劃才好。」

李參謀又慌忙的說：

「我出來的時候，還看見張副官長交傳達處兩封信，是給劉團長和陳團長的。我看恐怕有甚麼事情吧？而且王營長已把招來的新兵開進城來，說是就要成立補充團了！」

周團長在床沿上捶了一拳，喊道：

「他要幹，我們就幹起來！」

錢秘書感到慌亂了，他沒有料到事情變化得這樣快：

「這……這事情怎麼弄得這樣糟？」



吳參謀長鎮靜的轉過臉來，但他的嘴唇也發白。他向着李參謀問道：

「還有別的消息麼？」

「別的還沒有聽見甚麼。可是這已經幹起來了！這簡直……」

「冷靜些，冷靜些。」吳參謀長打斷他的話。隨卽他就兩眼帶着深思的樣子在煙榻前踱了起來。衆人都斬齊的靜默下來了，都緊張的把他望着。他立刻感到自己的重要了。

——衆人都在等我最後的決定！——他愉快的想。——哼，我今天又成功了最中心的人物權力！這是權力到來的時候！

他踱了過去，又踱了過來。衆人緊張的望着他，以爲他要開口了，但他又踱過去  
了。

——看你們對於我的尊敬到怎樣的程度！——他想。最後，他在煙榻前站住了，舉起兩個指頭來。衆人又立刻望着他的指頭。這已經成了支配衆人緊張情緒的指

頭。他拿這指頭在空中畫了一圈，冷冷的說道：

「這已到了我們的嚴重關頭了！但同時也是我們千載一時的機會！現在是趕快把我們的力量集中起來。但主要的是……」他沉吟了一下，望着錢秘書。

錢秘書趕快說道：

「司令官那方面由我擔負就是了！」

「那就好。」隨後他又望着周團長。

周團長在床沿打了一拳。

「我趕快去把其餘兩個營長秘密召來！」

「不過，」吳參謀長把手在空中一劈。「我看最重的還是把這些所有的消息

給司令官報告去才好。」

錢秘書站起來了，他先望了周團長和李參謀長一眼，見兩個都在緊張的看着他，他立刻感到自己已經處在「千鈞一髮」，「舉腳重輕」的地位。他便在胸口上

拍了一掌，擺出泰然的樣子笑道：

「都包在我的身上就是了！我立刻打電話去！」









旅長在房間裏的床面前興奮的踱着。臉興奮得油亮亮的，就像一尊鐵羅漢。他緊緊捏起一個拳頭來在空中一揮，喃喃的說道：

「好的，事情要來，就讓他來好了！我得把我的力量拿出來……」

他想：

——此刻王營長、張副官、長他們大概已經佈置得差不多了。我得趕緊來解決孫連長的問題！一切的一切，一定要重新弄起來！司令官那方面暫時不管他！只要我趁這時機把權力集中得更緊，那他自然也只得來敷衍我的！是的，權力！權力！呵呵，只有權力……

他興奮得在長窗邊的半圓棹邊鐵椿似的站住了，用拳頭在棹上擊了一下。他

掉過臉來向着站在旁邊看得呆了的太太說道：

「你倒盃茶給我！我今天不知怎麼口這樣渴！」

太太一手端着一盃茶站在他身旁，一手搭在他肩頭上柔聲的說道：

「你太疲倦了，你休息一下吧！」

「我不疲倦，」旅長喝了一口茶，隨即拿着那盞搖蕩着半盃茶的杯子向前一伸，興奮的濺着唾沫星子說下去。「我現在是顧不得許多了，如果我再不弄起來，人們就要在我的頭上屙屎了！」

他掉過臉來看一看太太那蒼白的臉，之後，就把她的手從自己的肩頭上拿下來：

「你的身體不好，你去躺下吧！你不要管我！」

「可是你是太疲倦了！你休息一下吧！」

「你不要管我，哎呀，我說你不要管我！」他舉起手揮了揮，臉向着窗外喃喃着。



「你不要管我！我現在心裏是紛亂極了！是的，一切都應該整頓起來。唉，我的心裏不知怎麼這樣的紛亂，從來沒有這樣紛亂過，你不要管我……我想，王營長他們此刻大概已經佈置好了！你把手槍給我看看，唉，我好久身上沒有帶手槍了！他們這幾天給我擦過麼？拿來，我看看……」

太太又伸手搭在他的肩頭帶着懇求的聲音說道：

「算了，不要看了！你是太勞頓了，你休息一下吧！」

「我叫你給我拿來！」旅長憤怒了，命令似的說。「你別管我，我要看！」

太太嚇了一跳，生怕他又要大怒了，趕快到床枕頭下摸出一隻烏黑色的七子槍來。

旅長接過槍，看見太太那慌張的樣子，覺得有點可憐她起來。他一面拉開槍機，取出那一夾子彈，一面和緩地但嚴厲的說：

「我已給你說過幾次！你的身體不好，你就躺去吧！你別管我！別惹我的火氣！」

他拿出一張手巾一面埋頭擦着槍身，一面說：「你不知道，你一來管我，只有更增加我心的紛亂！你看，這槍大概好久沒有擦過了，有些灰，這樣弄鏽了是不行的人也是一樣，好久不發威，也會鏽起來的！你懂麼？今天周圍長那種跋扈的樣子，真是了得！而且今天那柯牧師……喂，你把洋油給我拿點來呀！」

太太把煤油燈給他拿過來，取下燈頭。他使用那手巾點了點煤油又在槍身上  
一面擦着，一面說：

「你看我這一擦，這槍就亮起來了。槍是一把好槍，但人要常常服侍它的，就跟自己周圍的力量一樣，要隨時留心着的，不然就壞了！你懂麼？這就是權力呀！好，這東西我現在要隨時裝在身上了！」他把那一夾子彈裝進彈槽，向太太遞過去說道：

「好，你還是給我暫時放在枕頭旁邊吧！喂，你剛才不是要向我講的，吳剛怎麼樣？我又忘記問你了！」

太太立刻高興起來，走到他身邊，用右手的食指搵着自己的下巴說：

「這吳剛是太不像樣了，他和吳參謀長不是叔姪麼？要把他防着才行的！而且我有一回看見他和秋香兩個鬼鬼祟祟的在說甚麼話！」

「混蛋！」旅長頓時憤怒了，在棹上打下一拳厲聲的說。「叫他們給我監視起來！唉唉，你怎麼不早給我說！」

太太心裏感到非常的高興，這兩個會分了自己的寵的眼中釘，總算一起掃蕩了，而且旅長雖然還是那麼硬頭硬腦的，但已回向自己來了，她於是再裝着不服氣的樣子說：

「我不是早要給你說麼？但你每回總……」

「叫他們給我監視起來！」

「我已給他們說過了！」太太故意皺一皺眉頭加添道。「不過吳剛這鬼兒子不知道又跑到哪裏去了！」

「叫人去把他給我叫來！」旅長又嚴厲的喊道，鐵樁似的在床沿坐下來了，兩

脚挺直的叉開攔在踏樑上，兩手又在腰間，憤憤的說道：

「哼，屋裏屋外都太不像話了！」他隨即捏起一個拳頭在空中一劈。「從今天起，我一切都要好好整頓起來的！」



伍長發在門口出現了，端正的垂着雙手說道：

「報告旅長，司令官來了電話，請旅長說話。」

旅長大吃一驚，臉色頓時發紫。他懷疑地想：

——司令官要給我講甚麼話？該不會是關於我這兒今天所發生的事麼？難道他們已搶了我的先，向他講了嗎？唉，我剛才怎麼沒有想到向他打電話這回事呢？管他媽的，看他說了甚麼再說吧！

他站起來就走。但他忽然又停住了，楞着兩眼嚴厲的說道：

「吳剛到哪去了？」

「報告旅長，」伍長發趕快站住，把胸脯一挺，說：「他又到參謀長公館去了。」

旅長的臉色越加青得難看起來。

「記住！他命令地。」回頭把他措的手槍給我繳來！把他監視起來！」

他說完，就一直昂頭走出房門來了。

到了電話機前，他伸手抓起聽筒放在耳朵上和嘴邊，「喂」了一聲，就聽見那裏面司令官的沙聲說起來了——是分出一項一項的，說道：

「第一，頃接你所駐全縣紳商各界的密告，舉了你的罪狀十條。這是怎麼弄的？」

旅長大吃一驚，心裏頓時慌亂了一下。這從來不曾預料到的禍患竟突然向自己猛襲來了！這是從哪裏來的？怎麼預先連一點風聲都不知道？全縣的紳商見了自己都不是很恭敬麼？他咬一咬牙，憤憤地說道：

「誰遞的是些甚麼罪狀？司令官要注意，那密告是否是假的！」

聽筒裏却冷冷的回答道：

「都是真的！簽名蓋章的一共有七八十家商店和紳士！」

「唉，混蛋！」旅長在肚子裏憤憤的罵道，他的臉頰頓時起了痙攣。

「我請司令官把那些姓名大致說給我聽。」

但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聽筒裏又說起來了：

「第二，據密報，你那裏全縣鄉民有不穩之勢。聽說你已在調動軍隊。怎麼我事前都不知道？」

旅長氣得跌了一腳。心裏更慌亂了——「唉，這是些怎樣的消息呵！——他看出這顯然是那些混蛋們的鬼計了。憤憤的咬着牙齒說道：

「誰說的！我要希望司令官查出這些謠言的來源！」

「自然，我正在調查中，但已經得了一些實據。這些事情如果爆發起來，於本軍是大大不利的，因為敵人正在搜求我們的破綻！因此第三，在這樣嚴重的時局中，連長不應扣起來！」

這一切都明白了，旅長的全身都憤怒得要爆炸了，兩眼要噴出火來。他瞪着面前的看不見實體的司令官，用力的說道：

「孫連長我不能放！他胆敢煽動士兵包圍長官！這種敗壞軍紀的敗類，一定要加以嚴厲懲辦！但這又是誰告訴司令官的！」

「第四……」

「不，請司令官關於這一點明白的指示。」

「不忙，你讓我說下去。第四，在這樣的嚴重關頭，你的補充團自然應該趕快成立起來。不過這人選問題，我覺得吳參謀長較為妥當。」

「……」旅長氣得咬緊牙關，不再說話了。

「第五，關於禁烟的委任狀就要下來了。不過爲了你那一縣鄉民的不穩，須選派得力幹員才妥當。我打算以李參謀充任。」

「……」



旅長兩眼發昏地看着說話的喇叭管，停了一會兒，才咬緊牙齒說道：

「還有麼？」

他憤憤的把聽筒在電話機上很凶一掛，咆哮的吼出來了：

「我幹出一條卵來！」

弁兵們都嚇得緊張的睜大眼睛，趕快向兩邊輕輕站開，屏着呼吸，讓他一衝的走了過去。

他一走進房間，就把床邊的一條踏凳一脚踢了開去，喊道：

「娘臊戾的，我不幹了！」

一聳身，就包裹似的倒上床去。

太太大吃一驚，慌忙跑到床邊來，見他那臉色憤怒得那樣可怕，她又趕快退在

一旁，囁嚅地：

「司令官講了些甚麼？」

來！

「娘臊屁的！」旅長在床上打了一拳。「我不幹了！我這旅長還幹出一條卵

隨後，他坐起來了，嘴唇惡狠狠的喊道：

「馬弁！去把張副官長給我喊來！」

太太鼓起勇氣，湊進他的身邊，彎下腰來柔聲說：

「你好好躺一躺吧。」

「去把張副官長給我喊來呀！」旅長仍然不看她，又暴怒的喊了。

「你今天太疲倦了。」

「走開！」

「你太疲倦了！」

「走開！」

太太歎一口氣，心裏感到非常慌亂。旅長今天這樣子是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不知道司令官和他講些什麼了。她扭着手指看着前面的玻璃窗。那玻璃已漸漸暗了下來，她的心也暗下來了。

聽見張副官長到了外面天井的聲音，她便搶着跑出來了。

張副官長在模糊的光線中也現出一種緊張，那嘴邊的一圈鬍子都在顫抖。

「副官長，」太太悄聲的說。「司令官不曉得說了些甚麼話，旅長簡直氣得暴跳。你趕快去勸一勸。」

「怎麼？」張副官長驚愕的睜大一對眼睛，隨即他又悄聲地，把手掌拿到一圈鬍子的嘴邊來，但立刻記起在太太的面前是不好這樣舉動的，他又趕快垂下手來，一面說：「我看這一定是周圍長又在玩甚麼把戲！其實他那團長從前是該我的，現在有人說他還想當旅長呢！」

「是他嗎？」太太嚴重着臉色，好像感到忽然抓着了所要抓而事前不曾發現的東西似的。「哼，我要趕快給旅長說去！」

張副官長心裏感到了一點痛快：

——好，趁這機會把他弄掉了，就該我！——他立刻又嚴重地說：

「太太，你聽見麼？今天街上的謠言多極了！說是鄉下不穩呢！城裏面有些人在告旅長，我看這些謠言都不無來源，比如周團長……」

太太又驚得怔住了，趕快問：

「誰告旅長？」

「聽說是許多商家……」

「混蛋！他們敢？今天怎麼這樣多的討厭事情呵！給旅長說去，派兵把他們抓來就是了！這真是怕要無法無天了！」

旅長在房間裏聽見他們咕咕嚶嚶的聲音，無可發洩的滿腔憤怒忽然轉到這聲音上來了：

——哼，我的大事就是給你們這些人搞壞了！哼，親戚！只會給我敗事的！

他把張副官長喊了進來，兩腳叉開，扭歪頸子，用半面臉向着張副官長，沒有表情的說道：

「副官長，去給我找鄭秘書擬一個電稿，我馬上辭職！」

張副官長大大的嚇了一跳，頓時發昏了——完了！完了！看看可以趁這機會就又可以到手的團長一下子就完了！而且許多事也完了——他慌亂的想着，趕快湊前一步：

「旅長怎麼突然一下要辭職？剛才旅長不是已經叫我把事情佈置好了嗎？」  
旅長仍然不動的，說道：

「我不高興幹了！趕快給我找鄭秘書去吧！」

「旅長……」張副官長決心苦諫。

旅長却把臉掉開，倒上床去。

張副官長退出房來的時候，只見趙軍需官也跑來了。

趙軍需官走到太太的面前，憤憤地說：

「太太，這劉大興剛才答應我下午的款子，答應得好好的，但我這回去找他，他却躲起來了！」

太太立刻憤恨了起來：

「我不是給你說過，叫他把我的錢繳來才繳那官產的？」

「唉，太太！」趙軍需官苦笑了一下。「事情危急得很呢！聽說全城在反對旅長，

他就乘機躲起來了！連隆盛也躲起來了！還有可怕的謠言，說是第二連要搶恆豐，

呢！

太太發昏了，在地上頓了一腳，向趙軍需官責備似的說：

「唉，我真不懂，不曉得你們怎麼弄的！」

「太太，」趙軍需官竭力鎮靜着安慰她說。「我看目前只有叫張副官長派人去把隆盛拘來，劉大興我敢斷定他不敢不出來，而且藉此懲一儆百，至於第二連方面，要請旅長趕快想辦法！」

太太見張副官長走了過來，便趕快問道：

「旅長怎麼樣？」

張副官長頹喪地搖一搖頭：

「太太，我看太太趕快去勸他一下，他要辭職了！」

「甚麼？」太太和趙軍需官都吃驚的望着他。

「在這樣的嚴重關頭，怎麼突然一下要辭職？」趙軍需官恐慌地和太太對望了一下。

「唉，我的天呀！」太太抱着了發昏的頭，在地上跳了起來。

張副官長把兩手一攤：

「不知道呀！他只叫我趕快擬電稿去！」隨即他又嚴重的悄聲說：「我們要趕快想個甚麼辦法要他收回成命才好！」

「太太，你勸過他麼？」

「勸過了呀！他總是生氣！」

「唉，太太，這就簡直糟了！今晚马上就要過不去！如果一旦發生事情，恆豐祥就完了，劉大興那兒也完了！鼎泰的也完了！隆盛的也完了……而且還有許多看不見的危險伏在裏面呢！」趙軍需官故意加重着語氣，直向太太逼進；心裏却也慌亂得像亂麻一般：

——唉，天啦！我的那些祕密放款都糟了！而且還失掉一個已經準備好的禁烟

委員……



太太慌慌忙忙的就向房間跑去了。瘋狂了似的，兩眼脹着淚水，

趙軍需官覺得現在要把一切可能的方法盡量用起來才好。他拍拍張副官長的肩頭，嚴重的說道：

「副官長，今天旅長的突然辭職，是太不合時宜的。他今天的確受的刺激是太多了，但我們不能順從他這亂命。對不對？」

「對。當然的。唉，可是沒有想到他今天是這樣變態！他對我從來是沒有那樣嚴厲過，你曉得，是吧？」

「照我看來，話雖如此，你同旅長究竟可以隨便些。總之，我們今天決定苦諫。你先我後，我們就這麼商量定。你想想看，如果旅長十二點鐘一辭職，一點鐘他立刻就要碰見許多敵人！會弄到怎樣是很難說的！所以我們這完全是替旅長打算。不說旅長，比如你，副官長，你是個外省人。不像我是本地人，光身子，無所謂。可是他們對你就會不同了！他們對旅長，也一樣。請讓我打個不好的比喻：叫化子丟了棍子，就要遭狗。」

咬！

張副官長知道他是在激動他，而且看出那些話的後面隱隱有着甚麼辦法。他

想：——是的，既然他有辦法，我就趁他這要利用我「先」的這一點，我就先了吧。事情一成功，那就會完全是我的功績。

他裝着嚴重的向他請教似的臉色說道：

「你以為要怎麼辦？我想你一定有辦法吧？是嗎？怎麼樣？」

趙軍需官見自己的話發生效果了，興奮的舉起手來：

「就是這樣，我以為我們除了勸旅長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們還得想辦法。你知道麼，參謀長公館裏這兩天在不斷的祕密會議！」

張副官長緊張了起來，興奮的說：

「不錯，這的確是重要的關鍵，重要的是那周團長，我們只要知道他們的那祕

密就好了！」

「我有一個辦法！」趙軍需官緊張的看了張副官長一眼。「我們只要把吳剛這傢伙拷問起來！」

張副官長忽然被提醒了。立刻覺得怎麼這樣近在眼前的辦法倒反被他先想去了呢？但隨即他又覺得疑難起來了：

「可是沒有證據，怎麼可以把他抓起來？」

趙軍需官就湊在他耳邊悄悄說起來了。張副官長開頭很吃驚，但後來也就點了點頭說：

「好，那就這麼辦吧。事不宜遲，我們就趕快幹起來！」

「那麼伍長發呢？」

「我彷彿見他到廚房去了。」

「好，那請你在這裏等一等，我就找他去！」

四

趙軍需官向着廚房走來，快到門邊的時候，忽然聽見那裏面有人在掙扎的聲音，接着是一個女子好像蒙在棉被裏的恐怖的聲音：

「你放我！我要喊！」

「你喊！你喊出來，大家都不好！你說你和吳剛是怎麼樣的！」

「放我！」

趙軍需官暗暗吃了一驚：

——哼，這些混蛋膽敢在公館裏這麼胡鬧！

但立刻他的心裏忽然明亮了一下，覺得要這樣才好，事情就更好辦了！他一直就闖進那昏暗的廚房去。

伍長發和秋香立刻恐怖地分開了，好像一對僵屍似的直立在那兒。趙軍需官一走上前來，秋香的臉羞得埋了下去，恨不得地下裂開一條縫鑽了下去。伍長發恐怖地用手按住盒子礮。

「不要動！」趙軍需官用手一指說；隨即掉過臉來望着秋香。「你還站在這裏幹甚麼？」

秋香好像才醒了轉來似的，一溜煙就跑出去了。

伍長發和趙軍需官兩個就面對面緊張的望着。伍長發恐怖地想：

——完了，我這回可完了！

趙軍需官冷笑了一下。他爲要看出他這一聲冷笑的效果來，就緊緊的把他望着。果然伍長發的身子發抖了。

「我問你，」趙軍需官帶着沉靜的鐵似的聲音說。「旅長待你怎樣？」

「我錯了！軍需官！」伍長發的聲音發抖了。

「不，我問你，旅長待你怎麼樣？」

「我錯了，軍需官！旅長待我很好。我錯了！」他把兩手捧在胸前打起拱來了。

「我平常待你怎麼樣？」

「軍需官，我錯了！軍需官待我很好。」

「可是你既然想秋香，你爲甚麼不向我說？」

伍長發又是驚疑，又是害怕，只是連連作揖，哀求道：

「軍需官，沒有，請你不要講……」

「哼，你還瞞我。」趙軍需官笑了一笑說：「你同吳剛兩個都在爭奪她，是不

是？」

「軍需官，那是吳剛……」

「算了吧，剛才還親眼看見的，我往常還以爲你是好漢！好漢做事就好漢當，這

有甚麼？」

伍長發越加莫明其妙了。他只是恐怖地覺着：

——完了！媽的，要不到好一會就完了！

「軍需官，」他抖着聲音說。「請你念其我家裏還有一個七八十歲的老母親，她完全要靠我侍奉她，請軍需官……」他記起趙軍需官的老太太常常在旅長面前說起軍需官是很孝的，於是想用孝去打動他了。

「哦，你還有一個老母親。你有老婆嗎？」

「軍需官，你曉得，我沒有。」

「你不要老婆？」

「軍需官，我不敢。」

「嗤！怎麼老婆都不敢要你這漢子氣到哪裏去了？」

「……」伍長發簡直發昏了，說不出話。他恐怖地想：

——唉，這簡直是貓兒要耗子！你要吃就吃了吧！

「你喜歡秋香麼？」

「軍需官，我不敢。」

「你不要這樣說，」趙軍需官嚴正的說。「我是在給你說真話！那麼我問你，你既然不喜歡秋香，你爲甚麼要調戲她？」

「……」

「你既然調戲她，這就可見你是喜歡秋香。對不對？」

「……」

趙軍需官見他沒有話說，知道他完全墮入恐怖中了。他於是笑一笑，說道：「你知道我爲甚麼今天忽然在這廚房出現麼？」

「……」

「喂，我問你，你怎麼不回答呀！」

伍長發發抖的說道：



「軍需官，我不知道。」

「那麼，我告訴你，吳剛已把你告了！」

伍長發立刻非常恐怖，但同時憤怒了起來，說道：

「軍需官，這完全是吳剛害我的！因為我昨天曾經在這廚房把他們捉到過！」

「哈，原來你們是這樣的！現在我問你，你試預先想想看，旅長對這事會怎麼

辦？」

伍長發沉默了一會，哀求道：

「軍需官，請你救我……」

「不忙，我問你，你想旅長會怎麼辦？」

「是，旅長會要槍斃我的軍需官，請你念其我有一個七八十歲的母親……」

「那麼現在我就問你，我平常對你怎麼樣？」

「軍需官對我很好。」

「那麼我給你說，你的事情，是剛不久吳剛出去的時候向我講的。我因為念其你平時對我還有許多好處，我才沒有向旅長講，先跑來找你。你懂麼？」

伍長發頓時輕鬆了一些，連忙深深的作了幾個揖說道：

「謝謝軍需官。」

「你不忙謝，事情還沒有完結呢！」

伍長發立刻又嚇一大跳，身上的汗毛都又根根倒豎起來，恐怖地把他望着。

「現在還是讓你自己想想吧。」趙軍需官又說道。「你想吳剛既然告訴了我，

難道他就不會在旅長面前告你麼？」

「那麼我也告他！」

「可是到那時你也完了！」

「軍需官，請你救我。念其我……」

「那麼你既然要我救你，你只有依我一個辦法。」

「軍需官，隨甚麼辦法，我都依得。我已是軍需官的人，軍需官吩咐我就是了。」  
「好，那麼你只有把他除掉！」

伍長發立刻又慌亂了，全身的熱血都集中到腦上發麻的奔騰起來。

「你要知道，我爲你打算，就只有這麼辦。只要你做得好，我絕對替你守秘密

……」

——哦，他這麼逼着我，是在要利用我除掉吳剛好，就這麼幹了也好——伍長

發這麼一想，頓時覺得恐怖完全從他身上儉跑了，換來了另外一種可怕的緊張。

「你相信麼？」

「軍需官相信的。」伍長發趕快高興然而緊張的說。「軍需官叫我怎樣我就怎樣。」

「不，不是我要你怎樣，我不過是爲你打算，你懂麼？好，你把耳朵拿過來一點，我來向你說……」

五

趙軍需官打廚房裏跑了出來，見吳剛已回來了，他向伍長發丟一個眼色，就約着張副官長向旅長房間走來了。那房裏已點着煤油燈，玻璃窗上映着明亮的黃光。快到門口的時候，就聽見太太抽抽着的訴說聲，和旅長憤憤的喊聲。他兩個又只得停着脚步了。只聽見旅長在踏凳上頓着脚喊道：

「唉，你儘跪着幹甚麼呀！起來！」

「你不要辭職了吧！太太的哭聲。」我求你。人家都在謀害你，你倒辭職！」

「起來起來，你別管我的事！」

「你別辭了吧！你答應我吧，你答應我才起來！你看你一辭了，我們就要受人家的欺負了！」

旅長又頓了一腳：

「唉唉，你們簡直要把我弄得發狂起來了！」

張副官長看了趙軍需官一眼：

「怎麼樣，我們等一等再來嗎？」

趙軍需官沉吟了一下，立刻又堅決的說道：

「不行，我們還是進去吧，時候已經到了！」

張副官長於是鼓起勇氣喊一聲：

「報告！」

停了一會兒，一陣脚步的聲音之後，旅長才回答一聲：

「可以。」

兩個就進來了。

旅長鐵青着一張臉坐在床沿上。太太坐在他的身邊，在拿手帕擦眼睛。

「去給我擬的電稿怎樣？」旅長冷冷的說。

「旅長，」張副官長嚴重地湊前一步說。「我剛剛出去，就碰到軍需官，他說今天街上的謠言多極了！」

「甚麼謠言？」這證實了剛才太太的話，旅長緊張的睜大眼睛了。

「報告旅長，」趙軍需官也湊進一步垂着手說。「是這樣的。聽說第二連恐怕要搶恆豐祥了！四鄉也有不穩的消息……」

「甚麼？」旅長把牙齒咬起來了。

「照這情形看起來，這明明是吳參謀長他們的煽動……」

「哼，煽動！」旅長頓時憤怒起來了，恨不得立刻抓起那般人來。但他又竭力鎮靜着，同時想：

——恐怕你們也給我作了不少的惡！我不幹了！我也爲你們這些不中用的人受得夠了！反正我已經有了十幾萬……

趙軍需官見旅長只是「哼」了一聲掉過臉去，他便趕快轉過臉來望了張副官長一眼。

「旅長，」張副官長又鼓起勇氣說道。「在這樣緊急的時候，辭了職恐怕不大好吧？今晚就簡直過不去……譬如一個叫化子，如果丟了棍子……」

突然，門外一陣脚步聲和人聲騷亂起來了。

「抓住他！抓住他！」

「把鎗拖下來！」

「抓住他！」

幾條洋狗同時汪汪的叫着跳起來了，立刻起着一陣緊張的混亂，就像要向房間衝來。

太太嚇得臉色慘白，張大一對恐怖的眼睛躲到床角去。旅長順手在枕頭邊抓起那隻手鎗來。張副官長趕快跑到旅長身邊護着旅長。趙軍需官在壁上取下一把

大刀來，勇敢的衝向門口去。只見伍長發和別的幾個馬弁已從吳剛手上拖下一隻手鎗來，把他的兩手背剪起來了。吳剛在燈光下蒼白着一張臉跳着喊起來了：

「你們把我抓住幹甚麼？」

「哼，你狗東西！」一個馬弁就跨的打了他一個嘴巴。其餘幾個馬弁想着他平日的驕傲，也都在他背上腦上亂揍一氣。

旅長提着手鎗，蒼白着臉衝到門口，厲聲地喊道：

「幹甚麼！」

「刺客抓住刺客！」幾個馬弁異口同聲的說，就把吳剛推送到面前來。

趙軍需官張副官長和太太簇擁在旅長的背後。趙軍需官驚慌似的喊道：

「喝，陰謀！一定有陰謀！」

旅長提起腳來就在吳剛的肚子上踢了一腳。張副官長也跑去給吳剛一巴掌：

「嚇，好大膽！」



吳剛痛苦地癡癡着臉，滿口流出血來。他大聲地喊道：

「冤枉呀！旅長，冤枉呀！是伍長發叫我把鎗送進來的！他們都把我抓起來了！」  
他的兩眼湧泉般滾出淚水來了。

伍長發在他背上很兇一拳：

「你別胡說八道！亂攀誣人！你看這槍裏還有子彈！」

「你叫我繳上來的！」

伍長發筆挺的站在旅長面前，垂直兩手說道：

「報告旅長！剛才吳剛鬼鬼祟祟的跑回來，部下就曉得他有些不對了。趕快把旅長的命令向他說，叫他把槍繳下來。我把槍擺在床上，把子彈點清裝在子彈帶裏的時候我回頭再來看盒子，可是盒子是空的，吳剛也不見了。我驚慌起來，這是他們大家都看見的，我們就一起跟着追進來，就看見他拿着這手槍在向旅長的房門走來，旅長你看，這手槍裏還有子彈！」他捏着手槍一拉，就從槍槽裏跳出一顆子彈，接

着又拉出一夾子彈來。

吳剛恐怖地慘白着臉哭喊道：

「旅長，冤枉呀！是他叫我送進來的！他說旅長叫我拿上來的呀！」

伍長發向着那幾個弁兵一指：

「我們問他們看，是不是他們親眼看見的！你別亂咬！」

旅長又向吳剛的肚子踢了一腳，向着臉孔打了一拳，厲聲的咆哮：

「你狗東西！給我撐起來！」他同時心裏恐怖地想：——唉，好危險呀！就在我的

身邊！

趙軍需官趕快搶着向一個馬弁說道：

「趕快把大門關起來！恐怕走漏消息！」

一個弁兵跑去關了門。伍長發跑到廚房去拖出一根四尺長拳頭那麼粗的柴棍來。兩個弁兵就把吳剛拖翻到地下，一個用手按緊他的頭，一個抓緊他的兩腳拖

成一字。伍長發手執柴棍蹲在吳剛的屁股邊，望着旅長。

旅長頓了一腳，喝聲：

「打！」

伍長發便高舉着柴棍向吳剛的大腿直打下去。吳剛就像殺豬似的嘶聲叫了  
起來：

「啊呀！旅長呀！我的媽呀！是他們害我的呀……」

柴棍在他兩腿上發瘋般不斷起落，柴片柴屑在空中飛濺，伍長發沒有數數，滿  
臉流汗地直打下去，只聽見哐哐哐的聲音。

「啊呀！旅長呀！冤枉呀……」

趙軍需官走到他的腦袋邊說：

「你說呀！誰叫你來行刺的是參謀長麼？」

「不是呀！哎喲！哎喲！我的媽呀……」

「着實打！」旅長憤怒的跌着脚喊。「着實打！」

伍長發更加緊打起來了：「咚咚……那大腿的褲子上濺出鮮紅的血來，血染着柴根在空中一晃一晃的。」

張副官長用脚在吳剛的耳邊踢了一下：

「你怎麼還不說！要把你打死了！」

「哎喲，副官長，是他們叫我的呀！哎喲哎喲……」

趙軍需官趕快問：

「他們怎麼叫你的？」

「軍需官呀！你救救我呀！是他們叫我把槍拿進來的呀！……」

「是他們叫你來刺的麼？」

「不是呀！哎喲哎喲……我的媽呀！」

「哇！」趙軍需官在地上頓了一腳。「你又裝瘋！」

「着實打！」旅長頓了一腳，厲聲的喊道。「着實打！」

柴棍又更加緊的起落起來了。吳剛痛得用牙齒去咬地板，哭着，號着，聲音漸漸嘶啞，漸漸低下去了。

「你快招呀！」張副官長又踢他一脚，說。

吳剛沒有聲音了，就只聽見在這肅靜的堂屋裏柴棍打在大腿上咚咚的聲音。張副官長慌張地看了趙軍需官一眼：

「恐怕死了吧？」

「裝死！趕快拿點水來噴他一下。」

一個弁兵去拿出一盞冷水來了，從他頭上直淋下去。一會兒，吳剛又才叫了起來，他已覺得受不下去了。只覺全心肺都翻攪過來了。

「你快招！」

柴棍又不停的在他大腿上打起來了。

「哎喲哎喲……我招就是了！我招就是了……！」

伍長發把柴棍停了一下。

吳剛緩了一口氣說：

「是伍長發叫我拿進來的……！」

「咄！」趙軍需官頓了一腳。

伍長發又打起來了。

「好好，我招我招。是參謀長叫我來的。」

「他叫你來做甚麼？」張副官長問。

趙軍需官趕快搶着：

「是叫你來行刺麼？」

「是的。」

趙軍需官同張副官長趕快緊張地看了旅長一眼。旅長暴跳起來，着着實實踢

了吳剛的腰部幾腳：

「哼，你這狗東西！你這狗東西！」

「他們幾個人叫你來行刺的？」趙軍需官逼進一步問。

「只是參謀長。哎喲，我的媽呀……」

「不止吧。你剛才回來的時候，參謀長公館裏有些甚麼人？」

「有錢秘書，周團長，李參謀，劉連長，沈軍醫，他們幾個……不，不，錢秘書說他打電話去了，還沒來。」

「給誰打電話？」

「給司令官。」

「他們誰去找過商家沒有？」

「不知道，只有沈軍醫官去找過宋保羅。」

「哦哦，今天誰去把柯牧師叫來的？」

「是沈軍醫官。」

趙軍需官和張副官長覺得一切都明白了，趕快抬起臉來緊緊望着旅長。旅長緊張的感到：

——唉，好大的陰謀呵！好，這也怪不得我了！我只有把我的毒辣手段拿出來了！

他橫着兩眼左右看了看，叫道：

「押下去！」

隨即他把右手一舉就下命令了：

「副官長！你此刻馬上全副城給我戒嚴！同時派一連人到參謀長公館去把所  
有的人抓來！」

「趙軍需，你趕快給我向司令官打個電話去！」

——唉，唉，我已經逼着騎到虎背上了！——旅長憤怒地但痛苦地想——可是



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虎背呀！唉，管他媽的，事情到了哪一步再說哪一步的話！

他把趙軍需官叫到身邊一點嚴厲地問道：

「你看這些馬弁中，還有誰是可疑的麼？」

「旅長，我不大清楚，我去調查一下。」

旅長轉身就到房間裏來了。他坐在床邊，痛苦地把兩肘支在膝上，兩手抱着頭。太太悄悄坐在他旁邊。

忽然一羣洋狗又在窗外嘍的一聲，亂跳亂吠起來了，震得地板轟隆轟隆價響。一個人在驚叫着，形成一陣騷亂。

太太驚叫一聲，用手按着胸口。旅長慌忙抓起手槍，躲到門後，把槍口緊對着門口。心怔忡地別別別的亂跳，兩眼緊張地望着，只等那誰一衝進來就給他一槍。他把耳朵也緊張的豎着。

只聽見秋香銳聲的喊道：

「黃寶！黃寶！你們瞎了嗎？」

同時那羣弁兵在羣狗亂叫聲中跑來了，一陣吆喝，狗們才跑了開去。太太立刻跟着旅長衝到門口，很兇的向前一指：

「哼！這秋香也在幹甚麼？」

這句話好像提醒了旅長，他於是憤怒的拿手槍一指，吼道：

「給我搜！」

十幾個弁兵馬上圍着秋香七手八脚的在她身上亂摸起來。秋香嚇得面如土色，全身直發抖。摸了一陣，並沒有甚麼東西。

「給我押起來！」旅長大聲的喊道；心裏同時恐怖地想：

——唉，好可怕呀！就在我的身邊！

## 後記

當一九三三年我剛來上海開始發表小說的時候，就曾經打算過要寫這麼一篇東西。因為像這裏邊所寫的那種生活，我究竟比較熟悉些。記得是一九二四到一九二六年的北洋軍閥時代，在一個較為偏僻的地方，我曾經在那裏面生活過來，體驗過來，看見了些平凡的或不平凡的事件，經歷了它的幾次興衰成敗以致最後的滅亡。生活在那裏面的各種各樣人物，我看見他們怎樣的無知和腐敗，爭奪着，衝突着，然而也苦悶着，煩惱着。自然那已經是過去了十餘年的時代了！在近幾年，我們這被逼到了存亡危急關頭的國家民族，當然不同於我這裏面所描寫的那些人物，一方面雖然有着不顧民族利益的漢奸，但另一方面却也有着一些不撓不屈的抗敵的民族英雄，而且這樣的英雄在人民大衆熱烈的希望中還在增多起來，共同挽救

我們民族國家的危亡。因此我這單純是暴露性質的作品，而且所反映的是一九二六年以前，即中華民國十五年以前的時代和人物，且是邊荒一隅的人物，對於目前究竟有着怎樣的意義，自然是很難說的。不過那生活於我究竟太熟悉了，雖然這熟悉並不是人的幸福。它像惡魔似的時時緊抓着我的腦子，啃噬着我的心，而且常常在我的夢中翻演着過去了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陳蹟。是一個很可怕的重負呵！使我煩惱，使我痛苦，任我怎麼決心要忘掉也忘不了它！我真要不禁這麼喊道：不會在那裏面生活過來的人們是幸福了。

但我終於決心寫它了。在我的一方面，雖然是不願再負這樣的重負，想用筆尖把它從腦子裏掃除出來了，却一件事；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把它作為過去了的歷史底的某一角的鏡子看，或者對於我們現在起一點借鏡的作用，所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也未使不無多少的意義吧？憑了這一點，我就大膽的把它送到讀者的面前。

我的起意寫這篇東西，如我上面說過，是在一九三三年。主要的，當然因為我是初學寫作，對於怎樣把捉題材和怎樣描寫人物，實在沒有一點把握；其次是生活的困難，要好好坐下來一個長時期寫這麼一個雖然並不算得怎樣長的長篇，究竟也困難。所以我一直都不敢寫，不能寫。在這四年中，我完全學寫些短篇來訓練我這支筆。時不時也想想這題材和那裏邊的人物，但也不過想想罷了，並沒有急於要把它就寫出來的意思。因為這幾年來，自覺雖沒有不長進，但說到要寫，究竟還是有些慚惘。但今年終於「逼」出來了，——雖然還只能算是一部份。（要到後一部我才能展開另一個場面。）這東西寫得怎樣，我自己實在不敢說，讓讀者去批評好了。不過，單從「逼了出來」這一點，我不得不感謝幾位誠摯地鼓勵了我的友人。在今年一二月間，因了某種原故，我曾經有一次牢騷似的說：「既然發表短篇的地方這樣少而且「那個，」我決定從此以後寫長篇了。」這話我也不過說說而已，但W兄却

認真的向我說：『好，你就寫長篇吧，我幫你向B先生問問看，把它收在文學叢刊裏。』這話我以為不過說了也就算了。不料過幾天，B先生居然信任我這不過發發牢騷而且從來沒有發表過長篇的初學寫作者，竟向我要題目來了。我當時確是非常羞愧，但也非常感動，覺得却了人家這樣的好意太過不去，所以就冒昧的答應下來了。用了一天的工夫，想了一個題目寄去，不兩天竟在報紙上被預告了出來。我一見時，又是非常的惶悚和後悔，因為假使拿不出貨來，那不是很糟糕麼？這裏，我應當要提起一些使我不能忘記的事，就是：當我曾經在那一段時間因了某種煩惱和苦悶而沒有寫一點小說之類的時期的某一天，魯迅（按）先生曾經鼓勵了我幾句話。他大意說，一個作者的創作生活，好像走路，應該要不斷的向前走去，但如果因了別的事而停了你的脚步或者回轉身去給糾纏着，那你自己也就失敗了，因為你至少在這時期是停滯了！還有M先生在一封信上，也和我談了「多產」的問題，他是主張勸朋友多寫的。他大意說，只要自己是鄭重下筆的，就是一天寫一篇要甚麼緊……

放手寫，拚命寫，我們不多寫，難道讓「××××」多寫麼？不過可惜他們其實寫不出！這些熱情的鼓勵，的確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氣。我於是重新又開始寫作，恰遇當時新起了不少的文藝刊物，幾乎出了我的意料之外地，在這苦悶時期反而較之從前多寫了幾篇，幾乎有比去年還更「多產」之勢。同時我要寫長篇的決心也更強，到了最近，終於用了一個短短時期把它逼出來了。

雖然沒有十分把握，但還敢冒昧動筆者，當然一部份也是因為在這幾年來不斷學習中漸漸增加起來的一點自信。這裏，我應該熱烈地記起F兄。他在我創作過程中，細心地看了我的每篇原稿，而加以批評和糾正的有力的贊助者。他的贊助，但是關於怎樣把握題材和怎樣創造人物，甚至連句法也都談到。不管我到現在寫得成功或失敗，都應該感激他的。

還有C，自從我開始寫作以來，幾乎是合作似的幫助了我，而尤其是對於這個長篇的幫助更大。我每寫完一章，總逼着C看一章。看了後，就不客氣的給我指出那

裏面的某些人物的不夠或缺點，而且提供一些很好的意見。我很多地方都照那意見修改了的。到寫完了改了又改之後，C還不足，還在指出某些人物的缺點，可是一因為時間的關係，二因為我實在太疲倦，並且我的手腕只不過如此，終於無力再改，只好讓它去。等以後再說了。

周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夜記於上海。

(按) 我在十月五日寫好的這篇「後記」原文上，我們的偉大先行者魯迅先生之名，本來也以F來代的。那時曾經想連小說一起送去請他指教。但因為先生剛在大病之後，實在不應該拿這樣一篇長文去麻煩他。所以我就一直送到書店去了。希望出版後才送給他。誰知，才隔了十四天，先生竟以用完了他最後的一滴精力與愛護他的大眾永別了！在這校完的時候，心裏感到非常的沉重。現在就索性



把先生的名字改正寫出，算是以此來永遠紀念先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補記。



有版權

平裝實價五角 精裝實價六角五分

# 煙苗季

周文作

發行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四集 共六十冊

煙苗季  
山徑  
航線  
里門拾記  
小魏的江山  
夜工  
長江上  
長生塔

周文 長篇  
白文 中篇  
沙汀 短篇  
蕭焚 短篇  
陳白塵 短篇  
蔣牧良 短篇  
荒煤 短篇  
巴金 童話

蘇美國嗎  
夜記  
旅人的心  
崇高的母性  
白夜  
廢郵存底  
新學究  
野花與箭

尹庚 報告  
魯迅 散文  
魯彥 散文  
黎烈文 散文  
麗尼 散文  
沈從文 書信  
李健吾 劇本  
胡風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四月再版

巴金主編

# 文學叢刊

我們編輯這一部文學叢刊，並沒有什麼大的野心。我們既不敢擯起第一流作家的招牌欺騙讀者，也沒有膽量出一套國語文範本貽誤青年。我們這部小小的叢書雖然也包括文學的各部門，但是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不過我們可以給讀者擔保的，就是這叢刊裏面沒有一本使讀者讀了一遍就不要再讀的書。而在定價方面我們也力求低廉，使貧寒的讀者都可購買。我們不談文化，我們也不想賺錢。然而，我們的文學叢刊却也有四大特色：編選謹嚴，內容充實，印刷精良，定價低廉。第一二集各書出版未及一年均已重版多次。第三集亦已出齊，第四集從一月份起陸續出版。

# 第一集

路

茅盾

長篇小說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四角五分

故事新編

魯迅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神·鬼·人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八駿圖

沈從文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團圓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雀鼠集

魯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珠落集

靳以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南行記

艾蕪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羊

蕭軍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飯餘集

吳組湘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分

何穀天

短篇小說集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短劍集

鄭振鐸

文藝論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黃昏之獻

麗尼

散文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雷雨

曹禺

四幕悲劇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以身作則

李健吾

三幕喜劇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魚目集

卞之琳

詩集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 第 二 集

秋花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生底煩擾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江上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海星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土餅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鷹之歌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谷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商市街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憂鬱的歌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畫夢錄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多產集

平裝四角  
精裝五角五分

憶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崖邊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母親的夢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鐮砂

平裝四角五分  
精裝六角

掘金記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靳以

長篇小說

歐陽山

短篇小說集

蕭軍

短篇小說集

陸蠡

散文集

沙汀

短篇小說集

麗尼

散文集

蘆焚

短篇小說集

悄吟

散文集

荒煤

短篇小說集

何其芳

散文集

周文

短篇小說集

巴金

散文集

柏山

短篇小說集

李健吾

戲劇集

蔣牧良

短篇小說集

學英午

詩集

# 第 三 集

星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葉紫

長篇小說

栗子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蕭乾

短篇小說集

曼陀羅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夜景

平裝三角  
精裝五角

艾蕪

短篇小說集

春風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張天翼

短篇小說集

黃沙

平裝三角  
精裝五角

靳以

短篇小說集

達生篇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

萬迪鶴

短篇小說集

小巫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奚如

短篇小說集

髮的故事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巴金

短篇小說集

印象感想回憶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

茅盾

散文集

綠葉底故事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蕭軍

散文集

橋

平裝二角半  
精裝四角

悄吟

散文集

銀狐集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半

李廣田

散文集

咀華集

平裝三角半  
精裝五角

劉西渭

批評集

日出

平裝四角半  
精裝六角

曹禺

劇本集

運河

平裝二角半  
精裝三角半

戚克家

詩集

# 第四集

煙苗季

平裝五角  
精裝六角五分

嚇美國嗎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三角五分

山徑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夜記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航線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旅人的心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里門拾記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崇高的母性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小魏的江山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白夜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夜工

平裝三角五分  
精裝五角

廢郵存底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長江上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新學究

平裝三角  
精裝四角五分

長生塔

平裝二角  
精裝三角五分

野花與箭

平裝二角五分  
精裝四角

巴金 童話集

荒煤 短篇小說集

蘇牧良 短篇小說集

陳白塵 短篇小說集

顧焚 短篇小說集

沙汀 短篇小說集

白文 中篇小說集

周文 長篇小說

李健吾 劇本

沈從文 書信集

羅尼 散文集

黎烈文 散文集

魯彥 散文集

魯迅 散文集

尹庚 報告文學









國家圖書館



003907222

